

歐美的詩情華

讀者文摘

西洋人的生社會

新書情華

中國人在美國

林立彬

當心鏡表匠騙你.....林立彬

美容業的女王.....施存

美國的最大錯誤.....秋原

節制的重理.....秋原

我不願跟他離婚.....施存

這樣的女學.....玉堂

共產主義在美國.....白孤

外科醫生的進步.....冬文

六個淵博的孩子.....宋志的

新的世界革命.....白孤

波蘭的神鷹.....北萍

教育界一個奇蹟.....拙存

贈送鮮花.....冬文

業餘捕盜公司.....冬存

美國的小科學家.....玉堂

小人物和大名詞.....施存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讀者文摘目次

怒海餘生(新書精華).....	拙存(一)
當心鐘錶匠騙你.....	林立彬(一二)
美國的最大錯誤.....	秋原(一六)
我不應跟他離婚.....	施存(二二)
獲普列賽獎金的記者.....	程東仁(二六)
共產主義在美國.....	白孤(三一)
怎樣磨折你的朋友.....	北萍(三六)
老當益壯的羅斯博士.....	宋志的(三八)
我怎樣從經驗獲益.....	秋原(四三)
民主國的空中生力軍.....	程東仁(五二)
美國最興盛的都市.....	徐立峯(五八)
你們的真面目在那裏.....	金仁(六三)
人體中的神祕物質.....	立森(六六)
六個瀾博的孩子.....	宋志的(七一)
新的世界革命.....	白孤(七六)
美容業的女王.....	施存(八)

渝 505

讀者文摘目次

教育界的一個奇蹟	植存(八七)
伊斯門的研究工作	立森(九二)
波蘭的神鷹	北濤(九七)
麥費爾的棒球隊	金仁(一〇〇)
美國的小科學家	玉堂(一〇五)
連貫美洲的大道	李維仁(一〇七)
節制的重要	秋原(一一二)
贈送鮮花	冬文(一二七)
外科醫生的進步	冬文(一二〇)
德國的貿易政策(新書精華)	白孤(一二四)
這樣的大學	玉堂(一三五)
美國最佳的郡政府	拙存(一四一)
業餘捕盜公司	冬文(一四七)
小人物和木名詞	施存(一五一)
中國人在美國(新書精華)	林立彬(一五六)

新書精華

怒海餘生

原名 Two Survived

原著者 Guy Pearce Jones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三的夜間，一艘英國航線不定的輪船盎格魯——撒克遜號滿載煤炭駛往南美洲，那時已離開阿索爾羣島五百哩，向西南方破浪前進，是時夜色漆黑，天際低雲飛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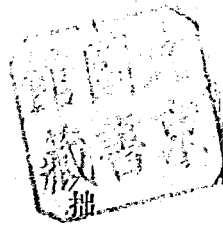
突然發出四下爆炸聲，它們是這樣地接近簡直是一聲似的，全船爲之震動。相距三哩外，一艘黑暗的輪船向它直駛過來，同時炮聲隆隆射擊起來。

剽襲艦的第一排炮彈把盎格魯——撒克遜船上右舷前艙上的人全數擊斃，接着船身後後彈如雨下。救生艇着火焚燒，無線電天線給轟掉了。

兩個人蹲伏在船橋的隱蔽處，看見左舷的小艇放下，便爬了進去。當它落到水而時，三個人從繩子滑下來；一會兒後又有兩個人從船面躍下來。

小船幾乎跟推進器的葉板相觸，飄浮開去時跟那艘剽襲艦相距僅一百尺。小船上的人們蹲伏下去，好像給人追獵的野獸，簡直不敢呼吸。在盎格魯——撒克遜附近突然有燈光出現，在波濤

怒海餘生



存(渝)

中起伏着。那是救生木排呀！劉襲艦更把大炮向燈光轟擊，這一點閃爍的燈光便熄滅了。木排和攀附在它上面的人都消滅了。

探照燈的光線向着負傷的盎格魯——撒克遜號照射。燃燒子彈打在殘缺的無線電室上；再也不會有人發訊求援了。接着船首幾乎成垂直線聳起來；同時它的船尾開始下沉，劉襲艦向黑夜中駛去了。

盎格魯——撒克遜號的四十名船員中的七個殘存者整夜都很可憐的擠在小艇裏。黎明到了他們所見到的只是一望無涯的巨洋和魯空。

大副 C·B·但尼便担任指揮。他首先關心的便是那些受傷者。R·H·披爾却受傷最重。炮彈碎片射穿了他的左足。大副和三等機司李斯處，霍克斯合力用海水替他受傷的足洗淨。他們便把他移到船首的帆布掩蔽處。

炮手李却，潘尼的右臂也給彈片擊傷很重。副廚子李斯廉，麼根的，右足跟上面撕裂了一塊。水手羅勃，塔史各碰掉了一隻門牙，牙筋外露。還有另一個水手雷伊，韋地康的手，當小船放下去時，給軋傷很重。

受傷諸人包紮了後，大副便取道西南向華德島進發——要駕一艘十八尺長的小船行駛二八〇哩呢！可是他們只能循這條路線；因為受風和急流的阻礙不能向東進發。那些身體健全的人一面除掉船內的水，把桅杆豎起揚帆出發。跟着便點查一下他們的糧食。食糧方面他們有的是三罐各重六磅的熟羊肉，十一罐煉乳，三十二磅船上的餅子。水箱裏大約有四加侖左右的淡水。

只有史派克一人從大船上帶了一點東西下來。他所帶了的是一把保安剃刀，一磅煙草，一隻

煙斗，他的行船日記和一些記錄時刻紙張，還有一本每日一張的聖經格言冊子。他們把後者用作捲香煙的紙，但未把它燃吸之前，總要先讀一遍紙上的「格言」。大副把史派克的記錄時間紙張自己製一本行船日記。他在船的上緣用刀刻劃，當作日曆。

那天晚上六時，他們第一次進食。食物是每人一片餅干。第二天日出時，他們第二次喝水，大副安排好每人每日的食糧：早晨和晚上各飲半杯清水，裏面加進二點煉乳，另外每次有半片餅干。

他們進行得順利，直到星期日那天，風停止了，小船便緩下來。整日裏，他們的船無目的地漂浮着，太陽照射炎熱非常。他們的體內水份已經是這樣地枯竭，就是這片硬餅干，非先用水溼了，簡直不能下咽。

披爾却和摩根的痛苦增加了。他們受傷的足部腫脹起來，結果祇得把所縛的綑帶放鬆了才行。這一來小船裏便充滿了可怖的腐肉惡臭。

六點鐘時，大副把水分配後，便說：「今天星期日，晚餐吃羊肉。」當他開着罐子，把半罐子羊肉分給他們時，大家都注睛會神看着了。他們喫時很謹慎，每一口都要嚼出滋味來。這比轉喝酒還要覺得高興。

可是第二日——以及跟着的第二日，他們在靜止不動的船中捱苦得很利害。灼熱的太陽有如炮烙之刑，那些躲在帆布的船篷下的人，却感到好像鑽進烘爐裏。現在他們覺得很渴了。他們的毛孔，沒有水份可以蒸發，已經閉塞了；他們的皮膚焦灼得乾脆了；口涎也乾枯了。早晨的半杯清水，一口氣便喝了下去，簡直無濟於事。

那些身體健全的人便把海水厚在受傷者的身上，他們自己却把身體浸入海裏，可是要時刻留意使面孔露在水面上，否則他們要忍不住把海水狂飲起來的。他們的身體從毛孔裏吸進水份，口中涎沫也恢復了，但這樣的安慰并不能持久。

到了第七日的晚上，爲了鼓舞精神，大副便舉行一次抽籤競賽。他把九月九日至十五日這幾天，列爲他們拯救或到達陸地的日子。各人的姓名分別寫在小紙片上面，混亂了放在史派克的帽子裏，由哥子担任抽籤。輸了的人規定遇救之後要出錢請獲勝的人盡量喝酒。

這次抽籤競賽很成功。各人都興高彩烈地說着他們所抽中的日期，一直到夜裏還爭論着。這樣地壞了他們的遇救來做抽籤的方法，似乎對他們保證這是實在的。

次日，風勢強烈，波濤洶湧。他們不停地斥出許多海水。誰也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他們與沖沖地等着過一個涼快之夜。他們認爲吃苦的日子快要過了。可是他們簡直不能入睡。披爾却神志昏迷起來，他不時發出的狂笑，高唱和咒罵的聲音，簡直令他們沒有一會兒的安靜。

到了早晨他們認爲要拯救他的性命，唯一辦法便是割掉這條受傷的腿。可是唯一可用的施手術器械便是一把斧頭——又鈍又鏽的斧頭——他們又沒有防腐劑和麻醉藥。

披爾却雖然很衰弱，可是却還清醒。他勇敢地對施行手術表示同意，可是到了最後關頭，甚至大副的堅決勇氣也不能下手。

「老朋友，忍耐下去吧，」他說。「我們不久一定會遇救的，那時自然有醫生替你好好療治的。」

披爾却微弱的笑了一下便閉上眼睛。當別人把他這一份淡水給他時，他吩咐把它給了別的比

他更需要水的人。等二天早上八點鐘，他靜靜地死去了。各人面面相覷，而上帶了不相信的樣子。這樣性了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他們頹然旁觀着，感到死亡的終局的可怖。後來大副用箭決低沈的聲音，吩咐把死者的身後事辦了。塔史各和三副把屍身舉起，從船緣輕輕放入海裏。他們沒有把它裹起來的東西，也沒有什麼沉重的東西使它下沉，它就這樣地跟了波濤慢慢飄去了。他們對

他看看，直到了看不見。

到了第十一日大副患起一種體內衰弱病，他嘔吐和癢癢起來。他的臉孔蒼白顯出痛苦的樣子。他的皮膚，甚至給太陽灼晒過的地方，也顯出一種沒有生命，泥土似的顏色。他用不很清楚的字跡，寫下了最後一段行船日記：『對救生船儲備的意見：最少要備兩水箱的淡水，一些罐頭水菓如桃子，杏，梨之類。』

九月四日那天，大副是這樣地衰弱，他幾乎不會動了。他不會發施命令了。那天正午，他們喝了最後的一點兒水。一會兒後，小船突然衝駛起來。原來沒有人在那裏把舵。剛才接班管舵的潘尼已經面孔朝下地倒在水裏，距離小船頗遠。要回船去救他是不可能。

兩日後仍然沒有雨意。而且船舵又給巨浪沖去。他們便用一根槳來代替。

經過長時間後，大副用手肘支起身體，張開腫脹蒼白的嘴唇說道：『我就要跳進海裏了。誰願意跟我一同去嗎？』

『我願意去，』三副說。

大副對着其餘諸人看看：他們一個個都搖頭拒絕。可是他們心中都恐怖極了。他們眼睛緊緊盯着這兩個自判死刑的人。

「且慢。」三副說，聲音很愉悅的。「我要弄點東西來喫喝一頓。」他從海裏盛了一罐水，一口氣便喝下去。跟着他把一片餅干在海水裏浸軟了喫了。

大副脫下他的戒子交給韋地康，說：「如果你不死的話——把他——交給我的母親。繼續向西行駛——」

大副和三副努力爬到右舷的船緣那裏。接着便是水花四濺……

現在留下未死的三個人沒有維持生命的東西了——他們沒有淡水，沒有淡水，餅干也就沒有了。摩根一直是頭腦不清，塔史各和韋地康疲弱不堪，每次輪流把舵，簡直不能支持到一小時以上。可是他們依然緊緊抓着了生命，節用着他們殘留下的一點精力。

後來，在一個早晨，摩根從他在船頭所臥的地方立起來，提起嗓子說：「我要到街上去喝一杯酒。」他迅速地向船尾走去，一直走入海裏。當他的身體再度冒起來時，便給波浪帶去了。他根本沒有再動過，也沒有高聲呼叫。塔史各和韋地康面面相覷着。從盎格魯——撒克遜號逃出來

的七個人，現在只剩他們兩人了。

到了正午，他們的燥渴是這樣利害，塔史各不能再忍受這種痛苦了。他喝了一點海水。立刻便嘔吐起來，事後他靜臥的很久。

韋地康的腹內痠癢作痛，他僵臥在船底不能動彈。他痛苦地轉側着，發出暴怒的呼叫和咒罵。

太陽越過了子午線，很緩的向天際移動。灼熱減退後，他們的受苦也輕減了，兩人頗覺舒適的僵臥在那裏。第二天早晨太陽出來時，他們才知道又是白天——此外什麼都不知道了。小船完

全不能前進了。在炎熱而淫氣很重的天空下面，他在綠油油的海上浮動着。風勢輕輕到好像一陣輕微的脈搏。

塔史各沒精打彩的爬起來，說：『啊，一切都是該死的。我要跳海了。你跟我一起去嗎？』韋地康微微點頭。他從船邊爬入水裏，緊握着船緣的繩子。塔史各却一躍入水。他不由自主的浮起來。清涼的海水似乎把他全身滲透了；這一下刺激使他的僵硬了的神經又復活動起來。當他抬起頭看時，他已經落在小船後面五六呎外了。韋地康仍然抓着了船緣的繩子。

『來呀，』塔史各叫道。韋地康似乎沒有聽見。

『放手呀，』塔史各說。大地康并不動一下。

塔史各便努力洒上去。他很驚異自己還會游泳。當地洩到輪旁時，便說道：『你爲什麼不放手？』

韋地康急激地搖頭。

塔史各感到一陣憤怒。偉地康太不光明正大了！因此他便也抓着了船緣。兩人抓着了船緣的繩，爭論着這件事。塔史各一度下了決心蹈海，他決意要實行的。可是他必須韋地康伴他一同去。韋地康的痛楚已經減退了；沒入水裏使他覺得好得多。

『如果你還有力洩這樣遠，』他指出道，『你還能夠支持下去的。』

塔史各想想果然不錯。那時他便也不再爭論了。他們費了許多氣力爬回到船上，爬進帆布的掩蔽處去。他們覺得自己壽命延長了。

後來塔史各想出一個方法。爲什麼不把指南針裏面的酒精喝了呢？他們把它倒入兩隻煉乳罐

裏，大約有大半杯的像子。他們坐下來相對喝了，好像在酒店裏那樣。酒結燒灼他們的喉嚨和臟腑，可是它總算是一種液體呀。

喝了幾口後，他們相對微笑起來危險和痛苦都忘却了。他們狂聲大笑，互相怪聲互揷着。他們的嘴巴笑得樣子很醜惡。他們追憶起在國地方的胡鬧事跡。當酒精的力漸消了後，他們便躺下去睡了。自從離開他們的發燒著的輪船後，這次他們睡得最舒服。

將進黎明時，人們給很響的雷聲驚醒了。一會兒後，便有水點打在帆布上的聲響。下雨了！

雨水傾盆下注，很快便使他們在舖船上的帆布上面積成一個水潭。他們用罐子喝起來。水從嘴角流出來，流在他們的下頷和胸前，口中一面發出愉快的，噁噁的，野獸般的聲音。他們從來沒有知道喝水是這樣地愉快，跟着他們把帆布上的雨水注入一隻水箱裏——大約有六加侖。

他們的燥渴解決了，才感到幾日來並沒有覺到飢餓。他們把餅干浸在水裏吃。生氣又恢復了。他們很疲弱，可是情形顯然變了，韋地康高興得很。

『我知道我們一定成功的，』他高聲說。『我爬回到船上時便已經知道了。如果我們那時死不掉，顯然我們就會沒有問題的了。』

這是九月十二日，他們在小船裏的第二十三日。

一連六日微風沒有停過，他們有充足的飲水，因為燥渴已解感到很高興，所以飢餓便也不以為意。他們檢出史派克的煙草，塞在煙斗裏，每人各吸幾口。

可是現在炎熱似乎更利害了，空氣更為沉悶，溼氣更重。正午時的直射陽光簡直像灼熱的針

。到了九月十八日的早晨。他們的淡水又喝完了。可是現在不像以前那樣壞了。他們學會了捱苦的技巧。二十日早晨又復下雨。他們把帆布張開，又牛飲起來。當水筒已滿時，他們每人把六片餅干浸入雨水裏。他們糧食已經漸缺了，可是他們已經兩天沒有進食。

他們知道在最近的陸地離他們之間隔著很遙闊的大西洋呢。到了九月二十四那天，他們的淡水又喝完了。他們摸進餅干箱裏，也只有一些碎片了。現在食物和飲水完全兩缺了。

以後的五個星期簡直像一個悠長的惡夢。日復一日，總是同樣捱着飢渴，太陽和大海，糊糊塗塗地繼續受苦。

雨常常下着，可是他們許多時日沒有雨吃了。其後有一天他們聽見有些東西撞到帆上的嚮聲，跟着船內發出一陣劇烈撲動聲。原來是一條飛魚躍到船上，他們欣喜得簡直不敢相信。搭史各拿了史派克的保安刀片把它割開兩段。他自己拿了魚頭的一段。韋地康拿了另一段。他們把魚骨，魚翅和魚眼都吃了下去。

其後他們又遇到一大堆海藻，在草裏找到一些小蟹。此外還有一隻小蠍和一隻貝類。他們被獲了許多這種東西，可是要費幾小時工夫才把它們做成一頓飯。

十月九日那天，天色陰暗，下着細雨。他們發見一艘輪船，距離他們半哩，正向南進行。他們在船上立起來，揮動雙手，高聲呼喚。他們拿船槳揮舞，好像打訊號的樣子，同時又把大副的警笛吹着，直到聲嘶力竭。輪船依然破浪前進。

搭史各和韋地康被之得很，頹然倒下來。他們的心房躍動得似乎要爆裂了；他們的神都脹起，忍不住嘔吐起來。

，以內再沒半鐘夜過了不久，他們給狂風怒號和小船搖盪驚醒了。波濤洶湧起來，小船似乎失掉浮力，韋地康把手電筒扭亮。借了微弱的燈光，他們看見海水阻離船上橫板不及數寸。那時，岸邊波浪從船緣撲過來。塔更各把水桶拿起，韋地康抓起一隻罐子，兩人開始拚命屏着船裏水。那計被陣直是無窮的恐怖。

黎明好像是陰暗天空的閃電般來到。狂烈的風勢向他們吹來。他們要兩人合力求把持得住那棧代替船槳的木漿。前面是混在一片的風利水。那日以及次夜整夜他們一直跟風暴爭鬥。簡直談不到睡了。他們遍體沾溼，寒冷，極度疲乏，便在船尾的帆布下面縮做一團。

風暴的次日，風勢更爲有勁，小船跟巨浪追逐，行駛得非常迅速。韋地康說：『無論如何，我們總算補償失去的時間。』

第三天的陽光，照着一個洶湧澎湃的海，前是却很安全了。他們疲乏地坐在那裏。跟着兩人相視苦笑，又二次嚴重的危險過去了。

第四天風暴過後，在海上很難檢帶到什麼東西。他們又餓得慌了。他們把自己身上脫落的皮也揭下來喫了。他們把史派京的煙袋邊緣的一點皮撕下來喫。他們現在神昏目眩了，常常藉身喫來喫去。

第五天，一星期幾乎毫無變化。跟着有一夜塔更各覺得他聽見一條魚在船內顛撲着。塔更各醒來，他便在船底找尋。

『我找到它了，』他終於這樣說。韋地康不開口。『我已將我割這條魚了，』塔更各再說一遍，同時抬頭看什麼。韋地康聽到這樣重要消息竟

「就這樣無動於中。韋地康正在向着前面瞧着眼睛看着。」

「你看，」他用手指着說：「

塔史各緊握着這條魚，提起身體看看。前面正是一長條的陸地和海灘。」

「不管有沒有陸地，」塔史各說，「我要先吃了這條魚。」他用史派克的保安刀片把它切開，兩人一同把它喫了，一面注視着陸地。」

那天下午，無線電向全世界報告這個消息：十九歲的羅勃·喬治·塔史各和二十一歲的偉爾伯·韋伊韋地康，這兩個被轟沉的盎格魯軍中士撒克遜號輪船的唯一生還者，乘坐一隻橡皮船經過了三千哩的海洋，推受了七十日的飢渴和風濤之苦。」

他們在美國佛洛里達州南端巴哈馬羣島之一的伊萊地拉島的海灘上，紛千帆在海灘上拾取漂流物的黑人發見。一隊救護人員把他們送到加佛拿港去，在那邊他們像英雄一般地受到事務官和菲民的歡迎。」

韋地康去公立醫院裏，發現他們不獨因為暴露過久稱飢渴壓迫的緣故，身體勞備受到影響，同時他們的心智和神經系統也受了莫大的損傷。他們不能安睡；兩人都常常陷於憂鬱和極度失意中。然而，經過幾星期的悉心療治以及小心將護，他們從前的神經，和體格的精力，總算恢復一點。」

這一次爲了生命而奮鬥的事跡的最後一點諷刺却落到韋地康身上。二月裏他到坎拿大加入暹羅王子號輪船。二月十八日那天，這條船在蘇格蘭附近海上中魚雷沉沒。」

據船務司的報告：「暹羅王子號輪船上諸人已經全體喪生了。」

機件複雜的鐘錶
普通人最易受騙

當心鐘錶匠騙你

林立彬

Koger William Pitts 原著 讀者文摘譯

即使是一個人的最好朋友，也不能像他的刻那樣，時時刻刻把真實告訴他，所以，一個人也許要希望鐘錶匠也會像他們所製造的鐘錶那樣誠實。

讀者文摘的查訪員約翰·潘特別和密斯德奧，海兩人遍歷美國四十八州，試過了四六三位各式各樣的修理鐘錶匠，每次他們總是拿出一隻有一點很容易修理的地方壞了的錶，這四六三位鐘錶匠中，二三人立刻便把壞了的地方弄好。其中八人要回一點報酬；二三人并不索酬。

但是其餘的二三人或百分之四十九却說謊，索價太大，妄下診斷，或提及很費錢而不必需的修理。

他們用來作試驗用的是四隻價目適中著名美國廠家出品的男用時錶，他們都沒有絲毫毛病。但每當要走進一家鐘錶店前，這位查訪員總要把錶背開了，把那隻發條輪上的小螺旋扭鬆了。這一來這時錶的發條便不能開了。

查過（訪員對修鐘錶的人說，這隻時錶最近刷新了一次，時刻本來很準，但後來突然發條開不動了，查訪員遇到誠實的人時，常常替他將時錶仔細檢查過，有時甚至替他拂拭一次。）

有許多時錶，每當後面的壳打開，發條的輪便可以清楚見到。在輪的中央是一只注目的螺旋釘，扭鬆了這隻螺旋確是一種很好的試驗方法，只要看二三位鐘錶匠一下便見到了，便把他扭緊了。

這樣地調整很簡單，甚至經驗不十分好或不是鐘錶匠的人也會一目瞭然。在波脫命有一家商店的夥計，在安納波里有一位女店員，在查洛市有一個辦事員，在奧斯丁有一個年青的學徒——他們都是立刻便把這隻錶修好，在聖安東尼，查訪員把這個錶給一個街上的磨刀人看。他立刻用一塊剃刀片把鬆的螺旋釘旋緊了。

誠實的鐘錶匠，這裏是一個在康尼脫克州的史丹福人：

這個人并不要我的錢。他說：『我大可以對你說這是要費工夫修理的，但是我現在生意很好，不必藉這樣來賺錢。』當我提起別的許多鐘錶匠的所為時，并且說也許他們真個沒有看見這鬆了的螺旋釘，他微笑道：『啊，他們看見的——決不會有錯。』

既然有二三位鐘錶匠能夠立刻看出這隻錶的發條不能開動的原因，那麼其他的二六六人，其中七十六人主張應更換發條，十四人以為是發條的彈簧壞了以及五十二個所舉出的怪異不同的解釋，其中有些如下：

新的小齒輪，新的彈簧，新的機輪，新的平衡器，新的開發條器，新的制輪機；發條軸斷了，彈簧斷了，發條輪子壞了，有一些地方壞了；旋軸鬆了，發條輪下面的螺旋釘鬆了，六隻螺旋釘鬆了；十三隻螺旋釘鬆了；套環失了，螺旋釘落了，輪子不好動，油膠着了，整個錶都壞了。

在這四六三次的試驗中，所有的錶都沒有上面這些毛病。在一個早上，洛杉磯的三個首飾店夥計對查訪員說他的錶的主要彈簧斷了。第四個把螺旋釘扭緊後，只察一枝靈加作報酬。

下面所舉的是奧里崗的一個小鎮裏的一個鐘錶匠，他是最普通的一個：

第三八九件。一家開設多年的老店。店主說：『你須換一條主要彈簧。要一塊半錢。』其後，談到他的誠實問題時，他說：『我平常總要說是主要彈簧壞了，即使他是好好的。你的確是斷了，可是有許多時候你不能對顧客解釋到底是甚麼地方壞了。他們是不明白的。但是他們都懂得一條主要彈簧。』

爲什麼許多鐘錶匠要欺騙呢，這一個問題可以從這備在克里扶命的人身上得解答。他要修理費三塊錢，說『換一些新的另件。』常我們把他揭穿時，他招認道：『我對你說，我對你說，我對你說，我對你說。』第四七〇件。『唔，你越是誠實，別人越是不相信。我兩個方法都試過了。如果我對一個顧客說是一隻螺旋釘鬆了，只要他兩角半錢，他不會相信我的。顧客總是以價錢來判別工作的優劣的。』

小規模的和規模宏大的鐘錶店都有過欺騙顧客的行爲。一家費城的大鐘錶店說這隻錶要九塊錢修理費。同樣的高價在下列各地的上等首飾店都遇到過：摩比爾（四元），丹佛和波特羅（四元半），芝加哥（五元），紐俄連斯（六元半）。在威斯康辛州，鐘錶匠都領了執照的，但我們在那裏試過十六家店，有九家是說謊的。

兩位查訪員受騙的次數，密斯梅佔百分之五十六，潘特別佔百分之四十六。在一萬人口以下的市鎮，誠實的鐘錶匠較爲普遍。那些地方受試過的鐘錶匠有百分之六十二是誠實的。

第五十件。首都華盛頓。一家大首飾店。修錶人打開了錶壳把螺旋釘旋緊了，隨即把發條試驗了幾下。然後又把螺旋釘扭緊了說：『你要換一條新的彈簧。要三元半錢。』

第三四七件。佛洛里達州，米亞米。一家小店。店主說發條的輪壞了，配一隻要一塊錢，我問他有沒有這種輪子。他拿出一盒子來，拿幾顆跟我的錶那隻比較。後來他把我的錶那隻輪子放回原處，說是配好了。我問他壞了的錶子在那裏，他便給出一隻生鏽的，根本不是我的錶裏的，我於是把他的秘密揭穿了。

第三〇件。舊金山。修錶人把螺旋釘扭緊了說：『這隻錶完全壞了，修好它要三塊半錢。』我問他：『現在發條好開嗎？』『它完全壞了。』他答道。『但是它的發條可以開嗎？』我要修理的便是這一點。『我開過了。』他說。不過它沒有修好，一會兒便會壞了的。『我再問他，他仍然不告訴我甚麼地方壞了。當然，除了螺旋釘壞了之外，並沒有壞呀。』當我問起爲什麼對錶業界騙之衆這樣多，在託比卡有一位誠實的修錶匠這樣說：『每逢有一種爲社會人士所不懂的事業，總會有人利用這一點來圖利。如果你帶人磨刀，你不能騙他，因爲你磨得好不好他是知道的。』

一個人要懂得錶錶內複雜的構造，使他不受錶匠的欺騙，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可以表示懷疑，要求正確的情形。所以如果你對一個錶匠懷疑可以試試別一個，如果他們所說相同，那麼便不會受騙了。如果他們所說的不同，再向一個第三個試試。如果錶匠不肯確實說明，可以到另一個去。每次總要他給你一張分條細記的收條，因爲許多人是不願把他自己的舉行分條細記出來的。不要畏縮去向他盤詰，因爲這是你的錶和你的錢呀。

被動防禦計劃的虛妄理論
附美國於万劫不復的地步

美國的最大錯誤

Walter Lippmann著，王載·譯

美國人民正在作他們歷史上最大的軍事努力。他們這樣子，因為他們自覺有孤立在一個敵對的世界裏的危險。他們準備戰爭因為他們知道埋頭苦幹，在危局中殺出一條血路。可是在他們認清這種努力是必要時，他們的準備永遠不會充分的，因為我們已經鑄成大錯。美國的民主政體從來沒有過這樣的錯誤。

二十年前我們是世界的最強國家，我們的安全如磐石。世界上最強的國家都是我們的朋友。現在我們受到歐亞幾個強國的包圍，全賴英國與中國的決死奮鬥和俄國的盡力抵抗，敵人才不敢妄動。

這一切都是我們的外交政策的後果，無論說多少話，搥我們的胸膛，高呼我們是怎樣地愛好和平以及使我們固若金湯，我們總不能改變一點事實，便是：這種政策的結果便是我們發現自己給戰爭和敵人所包圍，急急於要準備去抵抗那些我們自己沒有本領或勇氣去阻止的危險，當一個富強的國家竟會迅速陷入這樣的危險裏時，誰也不能否認它以前一直選錯一條路走了。

最後的責任只落在我們的身上，我們是自由的人，過去發生的事情都應由我們負責。但是，歷史上的事實告訴我們，這二十年來美國的憲法系統在處理外交時并不能依照他自己的見解去進行，在一九一九年的夏季，參議院的少數人儘量利用妨害議事之議員，因而獲得美國外交政策的控制權。自從這件事之後，參議院的少數派，利用無限制辯論送一點便宜，對於每次總統和國會，大多數的議案總是來一個否決，這件事的結果，便是每一個行政當局都被迫去採用參議院中這少數數派所主張的外交政策。

這個外交政策的名稱便是孤立主義；這個政策的戰略便是被動的防禦戰略。除了哈定總統之外，沒有一個總統在執政時是孤立主義信徒，我們的軍隊指揮官當然也決不會相信這個被動防禦戰略。世界上無論那一個能幹的兵士或水兵都不會相信的。然而孤立却得勢了。

上次大戰終結時，決定和平條約的，並不是威爾遜而是他們。他們強迫柯立芝總統堅持要清算戰債，因而破壞戰後的復興工作。當胡佛總統正要設法解決全世界的經濟崩潰時，他們却阻他。他們擬出了中立法案。這次戰爭爆發前，他們反對廢除軍火出口禁令，因此大大削弱了英法兩國的力量，同時美國的飛機和軍火工業的發展也為之延擱了許多時候。他們時時刻刻阻止對中英兩國擴大援助，援助計劃給他們阻撓，延擱太久，以致十二個月前本來是很有力的幫助，到現在却變成不充足了。

孤立派領袖們的所謂防禦戰略是根據了那毀滅了歐洲各自由國家，及陷英國於嚴重危局的同樣錯誤。他們幻想以為防禦比較進攻更強些。

民主國家為什麼認為防禦是不能攻破這原因，現在已經顯明了。美法美諸國的人民對於一九

一四七二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記得最生動的一件事便是西線的慘酷的進攻，和這樣的攻堅史。一隊隊的步兵向有刺鐵絲和機關鎗衝上去，結果給守軍屠殺了。這種慘酷的記憶，使法人感到如果他們築了一條馬奇諾防線，以後便不會有人攻進來的。

但是德陣却從來沒有這種防禦萬能的幻想。他們戰敗了後，他們記得最清楚的并非這三年半的慘酷膠着局勢，而是最後的三個月，這期間協約軍挾擊勢的坦克和飛機竟破了德國的陣線。希特勒沒有出現之前，德國的陸軍早已研究着它的失敗的教訓，現在這次戰事中德軍所顯出的戰略天才完全是根據了上次大戰的真正的而不是想像的教訓。

因此，民主國家在建築馬奇諾防線時，德國却組織鐵裝甲師團；民主國家製造以防禦爲主的驅逐機時，德國却製造轟炸機；民主國家正在教他們的人員想着被動的防禦戰略時，德國却教他們的人民準備進攻。而且德國人不獨在軍事方面採進攻戰略，他們的外交政策也是以進攻爲主。他們把民主國家一個個使用離間包圍起來，征服他們後便要他們助向下一次那個敵人進攻。

所以，一直到五年前，德國仍舊被解除武裝的受圍包圍，可是兵不血刃便打破了世界的聯合，使蘇聯跟法國疏遠，包括了義大利，毀滅了捷克，使波蘭孤立，跟日本攜手，并且鼓勵英國想着，大西洋上印歐洲所發生的事情都是無足重視的。

就是這樣兇狠的政治戰略使德軍能夠獲得勝利。同時我們對於外交政策的舊觀念把我們陷於一個有受到德國包圍和孤立的危險的地步。

孤立派所主張的被動防禦戰略是根據於一個見解，以爲我們可以在美國周圍佈下一個武裝圍，而且有兩個大洋掩護，我們是永遠不會給人攻擊的。所以，我們不免要想到，第一，我們不須

有同盟國，第二，不管多少國家聯合跟我們作對，我們都不怕。

這是一個謬誤的理論。現在甚至連孤立派人士也知道，要保護美國，我們必須跟加拿大和巴西兩國有類似軍事同盟的合作；他們爲什麼反對跟英國聯盟，簡直沒有什麼戰略家能夠解釋。因爲我們如果需要加拿大和巴西（他們都沒有海軍）兩國來防衛這半球抵抗從海外來的攻擊，那麼我們當然更加需要英國來幫助我們不使從海外來的攻擊有發動的可能。

孤立派專事反對跟他國聯盟。但是事實上，他們會勸我們專跟弱小的國家聯盟，同時却努力阻止我們跟一些如英法等國聯盟，凡是聯盟都不免有所牽連，因爲跟自己聯盟的國家發生困難，便等於自己的困難，在巴西或墨西哥發生一次納粹革命便牽連及美國。這種政策是沒有意思的，只知贊成跟西半球比較弱國家聯盟，而反對跟一個像英國強國聯合，況且英國還可以用他們世界最強的海軍來幫助保衛西半球呢。

跟他國聯盟於我國的國防是必要的，因爲沒有別的強國是由孤立派專權的。我們不能跟有力量與國聯合，結果不久他們便要被迫屈服因而與我們的敵人聯合。民主國家將來總會明白這一點道理的。二十年前，我們的與國中有英法兩國。現在，我們失掉了法國，而且她已經接入敵人的營陣裏了。然而，對着這樣的事實，竟還有自認是頭腦清醒的人想把英國也推進敵人的營壘去。

這種政治的謬論是從一種根本的軍事謬論所推斷出來的，這種軍事的謬論以爲一個國家只須在國防邊境守衛着，等待敵人來攻，然後把攻勢建退，這樣便可以防禦得很好了。這實在是尋死路。因爲一個國家如果想時刻守衛着邊境的全部，它決不會在任何一點都是很強的。敵人可以隨意集中全方向一個最弱的地方進攻，把守軍粉碎，強迫被動的防禦者做出一件他從來沒有想到要

做的事情：便是實行攻勢，以便驅逐侵略者。用被動防禦方法來防衛西半球，不獨要在一萬五千哩的海防線上巡邏，而且當進攻開始後，戰事要在美國領海上發生，美國的船塢和港口都要遭殃。

不獨這樣。被動防禦計劃使敵人能夠選擇進攻的地點；而且使有選擇時間的便利。所以攻擊軍有很大的便利，他可以逼使防禦軍在最不適當的地方和最不適當的時候作戰。因為他可以強逼守禦的軍隊把軍力分開，而他却可以集中全力，所以攻擊軍在戰場上可以佔優勢。

被動防禦的理論跟政治的孤立政策合併起來，等於讓敵人佔得種種便利；一個實行這種政策的國家自己不要跟他國聯合，却讓它的敵人跟他國聯合。實行孤立政策之後，它却發現自己被包圍了。這樣的一個政策簡直是愚昧。

我們現在爲了克服我們的危機，應該作的重大變革是顯然可以追溯到一個特殊的原因的。美國人民在過去二十年中始終縱容他人把憲法的真意破壞。因爲美國在這個多難的時期，國防策略竟由少數參議員來決斷——平常總是十至十二人！——他們自從波賴和約、海灣惠勒和奈洪的期間，對於連籌決策，比較起威爾遜，柯立芝，胡佛，羅斯福，依斯，凱洛格，史汀生，赫爾，再加土他們的一班顧問與及海陸的參謀總部等人，他們所作主張都要多些。

美國政府本來不應是這樣子的。如果總統和他的顧問與及衆院的大多數，能夠按照憲法上的規定，擔任處理我們的外交事務——如果衆院中的少數派不是利用妨害議事的議員，把外交事務獲得控制——我們決不至誤陷入這樣的危局。

我們現在正在要賠補我們的錯誤。代價是一次龐大的軍事努力，徵募全國青年入伍，並且把我們的工業和我們的生活組織起來；也許要經過一次長期艱難的戰爭，才能克服這危機。別的國

家如果鑄成我們這樣的錯誤的。決不能生存的。

我們却能夠，因為在現代的國家裏，美國是特別的。德國是陸上的一無強國，但除非這次獲勝征服了英國，她在海上是沒有力量的。英國和日本都是島國。只有我們有一隊以整個大陸作根據地的強大海軍。十這樣的優勢是希特勒所夢想但我們却實在有了。這種力量，一旦全部動員而指揮得法，足以使我賄銷錯誤。

但是即使最勇敢的兵士，最能幹的指揮官，最佳的兵艦，飛機和坦克，也不能恢復我們在一九一八年的安全地位，除非美國人民和美國的議會排除這些毀滅了我們在上次大戰所獲勝利的幻想，論證和愚昧，並且準備去克服危難。

推銷鮮花妙法

紐約某花店主人麥斯，施林在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幅廣告，廣告文字，完全用縮寫寫成。許多商界的人把它剪下來吩咐他的女書記譯出。原來廣告是對那些常書記說，每逢她們問要贈送鮮花送給妻子時，要她們不要忘記施林。(Modern selling)

離婚了十年後

她現在感覺到自已的錯誤

我不應跟他離婚

施·存

佚名氏原著 · 原載：The Post Magazine

如果我可以再做一次的話，我一定不跟我的丈夫離婚。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別的離婚之婦心中希望永遠沒有人發明這離婚兩字。沒有幾個肯承認的，因為掩飾失敗為人之常情，即使對自已也不肯承認失敗的——離婚正是失敗呀。我正要承認這一個失敗，雖然，即使對我的最親密朋友我仍然不露聲色，這一點表示我能夠勇敢地忍受不可告人的痛苦。

止一兩年前我正三十歲。我的兒子八歲。我的丈夫四十歲。二十歲時我跟一個我愛的男子結婚。結婚後前後。雙方互相容忍與了解，婚事已臻成熟時期。我們兩人都覺得同樣的事務很有趣。我們兩人都疼愛着我們的兒子。詹姆斯在職業和經濟方面都相當成功，我們生活很舒適。

對現在的我看來，這種情況正是婚事的一個很好基礎。在那時的我看來，詹姆斯飲酒過多使我對非他的一刻都不復見到了。

我那時自認為離婚的理直便是：「我必須獲得自由以便能在適當的環境中養育我的孩子。」
奇怪我現在覺得詹姆斯的飲酒并不算得是使我的孩子沒有父親的充分原因。我現在相信有兒女的人

離婚不獨不合宜而且不可能。

我那時爲何這樣有把握，以爲自己能夠同時擔任父親和母親的地位，以爲我自己沒有什麼難以對付的特性呢？如果我們當時不離婚，我的孩子便不致受到我的缺點的影響，這種缺點比較起他的父親的短處爲害要大得多。

不久最近有一次我駕車到鄉間總會去接我的兒子回家，他正在跟他的父親消磨這一對對裏的「天」，那是離婚時所決定的。他們一同立在網球場旁邊，替着他的父親點着煙身然後點起首也的紙煙。他們兩人間現出一種伴侶的敬愛心，雖然是一剎那間，但却無可否謔。突然，我覺得自己前是一個綁票犯。當我把我的兒子從他的父親那裏分開，我實在是破壞了世間最基本的「一種團結」。一個做妻子的因爲一時憤怒和失望而至於離婚的，總要像我那樣嘗到離婚的痛苦。文明社會的習慣要一個人有勇氣或是有勇敢的態度，我們必須隱藏我們的創痛臉上掛起笑容。當然，這種犧牲是別人所不會知道的。當我的丈夫出國到歐洲去，而我正在辦理離婚手續時，我會數度回到那一度是我們的家的地方去，屋內各物都歸空了，只有舊娘自己的東西，這確是一個淒涼景象，孩子的房間。我自己的房間，都是一片精光，我這樣地固故居懸吊和撫摩着壁櫥內他的衣服時所流的淚痕我對外界所維持的笑臉，尤其是對着他和他的律師時的笑臉，無論如何實在不能調和。

如果這些眼淚祇是一時情感的衝動所致，如果離婚之舉對他，對孩子，或是對我會有什麼好處，那麼當時的痛苦還真值得。可是離婚後的寂寞是特別難受。我們當日的共同經驗，共同過日子和夜，與及做父母時的生活，這些事情都是根深蒂固的了。爲了死而分散還可以委之命運。我

們却是自己招來離婚的煩惱呀。

當一個母親的不得不坐在律師事務所裏討論着她的兒子的幸福的重要問題時，那時她感到離婚的痛苦最爲深刻。不論這位律師的忠告是怎樣聰明而富同情，但是總不若對着自己的丈夫，因爲對孩子的發展他是很關切的。

立在火車站，等候一列火車把「我們」的孩子從大學載回來時，心中有一種孤另之感，甚至孩子來到時的興奮情緒也不能把這種感想驅去。我很想有人來分享一點我對孩子的愛，分享我對他長大成人的自傲，分享我聽到他談吐像一個成年人的時欣喜。我深深感到他這樣地回到家裏，雖然跟我終首覺得愉快，但總覺得有點不圓滿。當我說起這句矯飾的客套話。打電話告訴你的父親。說你已經回家了。時了覺得它簡直像溫暖的六月裏的一陣冷風，那時不免要痛切地自覺到他不在跟前。

據我現在看來，一個人不管做了什麼重大錯誤都不應受到這樣的罪罰：一個孩子竟不能得到他的生身父母之一作伴和看着他長大成人。

我并不是說世間并不是絕對沒有應該要施行離婚外科手術的事情。我現在知道，而是十年前所不知道的，離婚確是等於外科手術，劇烈的痛苦，結果毫無把握，只有在危險關頭時才可以施行。

如果要我再做一次，我不知道要何種情形才有離婚的充足理由。如果我的丈夫具有慈愛和宏量種種美德時；如果他願意好好地生活，我會繼續跟他結婚的。

如果他向別的女子戀愛，我要希望他能夠這樣子獲得幸福；如果他常常殘酷不仁，我便要設

法了解他的動機；如果他不贖養我，我便要明白就是離婚也不會改善這個情況的，我便要設法贖養我自己和孩子，正如離婚也必須這樣；如果他飲酒過量，我便要勸他接受醫藥的照料和忍耐我的關切而不是純求的注意。

我想這孩子一定有效的；因為男子幾乎都要結婚能夠持久的。他們才是真正的腦筋頑固的人，離婚一事他是想也不要想的。對於這一種可憐的見解——以為結婚會使人生變成一愉快的經驗——做丈夫的總是比較做妻子的看得透澈。

回顧我的十年結婚生活和十年離婚生活，我發覺我當時認為是我的丈夫的過失，其實是我自己不能適應生活的嚴格的結果。一個人自己心機不佳或極度不愉快時，很容易便把這歸咎到結婚。每道生活方面有什麼不對，丈夫是最合宜的歸咎目標。

但是，在一個離婚之婦的內心裏，她感覺到她最希望得成功的却失敗了。現在據我看來，結婚似乎是在一個離婚之婦的內心裏，她感覺到她最希望得成功的却失敗了。現在據我看來，結婚的目標和失望。現在近了中年，我知道如果我是十年前的我，我一定不要離婚，即使這個男子是我誤選了的。

我們可以一起繼續下去，設法互相了解，也許有時成功的。我們總要一同等候我們的孩子所乘的火車，并握同心合力使我們所生的兒子的生活愉快。我們要一同給與他現在所沒有享受到的父母和腿的安慰——每一個孩子所急需的安慰。

他用一技禿筆

爲社會鋤奸除惠

獲普利賽獎金的記者

程東仁

F. P. Mcveo, 原著。原載·Who

在美國現在的新聞界，韋斯勃洛·配格勒（Westbrook Peeler）確是一位怪傑。他最近獲得了普利賽獎金。每天在報上他發表鋼刀一般的文字，攻擊工會敗類，納粹份子，攻擊羅斯福的新政，攻擊一切主義，一切學說。

配格勒，四十六歲，是一個高大，頑強而兇猛的人，粗粗的眉毛，眼睛憤怒的詭輝。他住在康奈脫克州的一個農舍裏，跟他的打字機搏鬥，因爲寫作是配格勒的一件繁重工作。他在怒氣沖沖時寫下了那些粗野不文的詞句，必須經一番苦心修飾，才好登報上發表出來。

配格勒的生動的字彙是從小學得來的。當他還是一個孩子時，常常在火車站水塔附近玩耍。這個正是流浪漢的聚首地方。他們的粗魯特異的言談早已深深印入配格勒的小小腦子裏。現在他每天在筆下寫出來的，許多是把這些印象再發表出來聽了。

當他的父母遷到芝加哥時，配格勒買報紙，賣蘇打水，奮力掙扎讀完了小學。進了蘭氏工業中學他可要推不起了。一門代數學他要連續讀了五個學期，最後因爲他們要把他這張書桌使用，

才讓他及格。一直到現在他始終痛恨數學。他的六萬元年薪也交給妻子代為管理。

配格勒的父親阿核，配格勒是一個傑出的報界人物。他雖然屢次對配格勒說：『我兒，你千萬不要進報界，』但這孩子却要步武父親的後塵。在台摩因時他兼充練習生和新聞記者，其後擔任蘇聯社的分社主任。一九一六年蘇聯社派他到倫敦，成為當時最年青的（二十一歲）戰事通訊記者，同時也是薪水最低（三十元一星期），最易激怒的人物。

他很快便引起一連串顯著的糾紛。作戰科長摩里斯中將不滿他的問題過於犀利，不許他參加新聞記者會談。美國的辛姆斯上將也譴責他，因為他在報上發表英美兩國的水兵在休假時常常打架。在歐陸，他因為寫一封信給美聯社的總理洛伊，霍華，把聯軍的給養系統的紊亂可憐洩露出來，因而又討到別人惡感。爲了這一件事，他到處都給軍事機關餐以閉門羹。他憤恨之下便加入海軍，在利物浦駐紮。

戰後，配格勒注意到芝加哥的耶穌會雷若拉學院求點深造。甚至那時候他已經不是一個作事半途而廢的人。做禮拜時他充神壇上的童子，他不知道應該什麼時候搖鈴，因此把它不停地搖着，搖到教士上來把它奪下來。

兩年後配格勒便退學又加入報界當體育記者。可是耶穌會的印象在他的腦中永不消滅。當他對拳鬥經理人和角力的提倡者的欺詐以及對那些專事情捧的老式體育記者大肆攻擊時，這種印象不時現出來。這種專事打倒偶像之舉很爲成功，使配格勒一躍而成了年薪三萬元的一位報人。這種天才用在這個狹小範圍裏顯然是虛耗了。所以一九三三年配格勒便到首都華盛頓。不久國會議員和參議員紛紛大鬧得幾天不寧了。

配格勒生平相信「先下手爲強」，這個信條。輕描淡寫冷嘲熱諷跟他無緣。他開首便毫不諱情面把對方打得體無完膚。他把美國寫得痛快淋漓。

配格勒跟華特·溫却爾 (Walter Winchell) 常常互相攻擊。因爲配格勒是一個老資格的新聞記者，他輕視那些造謠專家。兩人的爭執最劇烈時，是那次溫却爾誤在報上發表說配格勒因爲綁匪的威脅，便窩在一家紐約旅館裏不敢露面。配格勒指出溫却爾大可以先打一個電話來查問然後發表來遲。他因此對溫却爾攻擊更猛烈，後者也實行報復，去年他公開宣稱自己他日去世時不許配格勒來參加出殯。

配格勒每星期從那些在「百三十六種報紙」上着到他的文字的讀者接到一千封信。許多是不署名庸粗筆寫在紙上。有一些約他脫了外衣到門外來打個明白，但多數却是揭露他人的祕密，要配格勒去聲討。從這些匿名信，配格勒頭一次知道好萊塢工會大亨威里，比奧夫是支加哥的一個逃犯。

從法院的記錄，配格勒查明比奧夫一九二二年曾因私營娼業被判徒刑六月，但他只坐了五日牢。配格勒把此事揭露出來，全國爲之震動。比奧夫只好貼貼服服回到支加哥補坐牢獄。

從此，配格勒先後向幾個人攻擊過，首先是比奧夫的老頭子喬治·勃郎，國際舞台職工會會長，配格勒說他是「美國工人隊伍中的一個兇惡的流氓」；其次是麥克·牛洛梭，配格勒說他是「一個美國式的勞工界流氓，同時又是從意大利來的殺人兇漢」。他在支加哥崛起，同時也在該地給聯邦政府控告；此外還有許多工會的人員，「下流的壞蛋，強盜和吃過官司的傢伙」，現在他們都在紐約檢查官杜威的掌握裏了。

從一些受到欺凌的洗滌地板女工寫來的信，配格勒知道紐約建築物服務工會會長史卡里斯的祕密。史卡里斯好幾年來一直欺凌着紐約大建築和旅館的主人，最後卒逃不出配格勒的掌握。他的罪名是偽造文件和侵吞公款，結果要執行十年至二十年的徒刑。配格勒是這樣的單槍匹馬跟惡勢力作對，他獲得普列賽獎金。這是新聞記者首次獲獎。比奧夫的刑期滿了後，他的工會已經饒了他，可是配格勒却不答應。現在他跟老頭子勃郎同受聯邦政府審判，因為他們從四間大影片公司勒索過的錢在五十萬以上。

當他任體育記者時，他常常也去探訪，重大的新聞。一九二零年他遇到裘麗，哈普曼，一位年青的女記者。那時他們正一起探訪愛爾謀殺案。兩年後他們結婚了。九年來裘麗患心臟病纏綿牀榻。有一年他們結婚紀念日時，配格勒定購了一對銀狐頸圈。裘麗此後是否還會痊愈已經成了疑問，但他依舊把它圍在她的頸上，其後幾星期，她每逢在牀上坐起來，總是圍了它。

那天當哥命比亞大學打電報來，宣稱他已經獲得普列賽獎金時，配格勒正在家裏。一會兒後，門鈴響起來，有人送來鮮花，屋前立了鄰居朋友和汽車。裘麗正臥在樓上。配格勒目睹這樣的情形，悄悄走到樓上，握了裘麗的手說：「媽，不要吵醒你嗎？」他溫順得好像小孩，「裘麗說。許多人大約沒有聽見過吧？」

配格勒住在一所三十畝的田莊，他總是在一所小的穀倉房樓頂房內寫作。除了去搜集資料之外，他不常離開這田莊。每天坐在牀上早餐，餐時把紐約的報紙全看過。配格勒每天大約工作五小時，在房內來回踱着，不時發出辛苦的叫聲，這樣子寫成每天的八百字文章。「他常常爲了一個字要推敲四十五分鐘」，裘麗說。由者可知他在報上發表的，每一個字都不是輕易寫下來的。

受到配格勒攻擊的人誣配格勒是受人雇用怕事宣傳的人。可是配格勒自己認爲把工會中的敗類弱穿，實在是對一般有組織的工人很有幫助。美國一個工會巨頭威廉·格林便這樣誣過。過會向格林詰問道：『你這個工人的虔誠好友，是那一夜的那一點鐘，在那一道橋下面，你說勞工的敵人給我錢去破壞工人運動？』他跟着還有些內幕要宣佈：『密斯脫格林正在等候我把另一隻鞋子拋下來，他等得心驚肉跳了呢。關於這一點我要對他說，我是一條百足虫，我的鞋子拋不完的。』挖苦他的人說他是一個專以反對他人爲職業的人。其實他是誠實的，他生來疾惡如仇，世間有許多東西編又跟他作對。他具有愛爾蘭人的性格，好爭論，篤信宗教——帶一點狂熱色彩。

納粹的謊話

據說，挪威一條漁村的居民目睹一架飛機在離岸不遠的海上被逼降落。十個漁夫連忙趕出去拯救，可是却空手回來。他解釋道：『他們都是德國人。』

『他們都死了嗎？』有人這樣問他。

『唔，其中有一個自以爲未死，可是你知道的，這些納粹傢伙總是說謊的。』

馬克斯主義所線定的無產階級
現在在美國只有日益沒落下去

共產主義在美國

白 孤

Stuart Chase原著··原載··Forbes

如果你有一隻燃油的火爐，你便能很容易明白爲什麼共產主義不會到美國來。說起共產主義，我是指這個由馬克斯發明的標準概念：在社會裏，工人把資本家推翻，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權。

這一個計劃，許多年來曾使全世界人士飽受威脅。但是這個計劃現在要消滅了，你的壁上的整溫器便會告訴你這是什麼原因，你們未有燃油的火爐前，你要用錘加煤炭，錘煤炭。你！或是你家中什麼人！！要使用你的筋肉，熱得要命，遍體污穢，當你這樣流着臭汗，口出怨言時，你正是馬克斯所想像的無產階級份子的樣子。如果你雇用一個人專担任這些髒事情，他便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的候補人了。

現在你只須把溫氣接撥，便可以了，你不必出錢請人替你通爐子。如果這整溫氣壞了，你只打一個電話，修理人便帶了像生飛也似的趕到了。

只要看你是怎樣地變得像一個無產階級人物：你只須對一個規儀看看，決不會玷污你的衣服。修理人也不是一個無產階級份子；如果你叫他做「羣衆」，他一定會發怒的。

當我們從機器時代建入電力時代時，這一個燃油火爐道理也在工業系統裏發生。在機器時代，一羣羣的人，在廣大燦黑的工廠裏的蒸氣和皮帶的響聲中揮汗工作。在電力時代幾個熟練的檢查員，看規儀人和修理人，在裝了目光燈的現在工場裏，藉了自動機械指揮電力，做出『沒有給人手觸動過』的貨物。

現代的馬克斯主義者努力把這些檢查員和修理人與及辦事員，把教員甚至藝術家依照無產階級的模型製成。但是其中大多數不願加入無產階級羣衆裏，到街上去佈置障礙物。

這裏是一間現代的電力廠。廣場上這一堆煤炭從前總是從駁船，移到獨輪小車上。送煤炭人便要把它們送到鍋爐間去，在那裏衣服脫到腰上的強壯火夫，把煤炭鏟入爐子裏。他們正是無產階級人物。

現在你們不會在這裏找到什麼無產階級份子了。在平空中你會看見一條由鋼鉄高塔，所支撐着的軌道。一間空際小屋在軌道上走動。小屋內只坐了一個人。他并非機器的無產階級奴隸，却是機器的主人。他駛動了這輛小車，車上附着一隻鉄的攪揚器，向一艘等候在那裏的駁船駛去，他把攪揚器放下到船裏去。他一把便抓了一噸煤炭。於是他回頭駛回到電力廠去，只須拉拉一個機括；攪揚緊張開了，這些煤炭便到貯煤室內了。

電力廠的内部有的是白色瓷磚和鉛質羊鍋，樣子像一個廚房。裏面只有一個人——這個人高坐在陽台上，對着了這些規儀。他是管理燃燒的工程師。這些規儀告訴他爐子裏熱度的升降，氣體裏的化學成份，水和空氣的流動，如果你看久一點，你便會看見一個人手中拿了一隻長鼻子的油壺進來。他不時走進來的。當然這一所工場已經有一點老式了。有些新的電力廠裏面根本沒有

人。一切都從遙遠的中央電站用電氣控制的。

這裏是一具在紐約港內的一隻船旁的自動運輸器。四個人管理這個機器。他們在一日內起卸的貨跟一百個碼頭工人所做的相同。碼頭工人是有名階級意識最重的無產階級人物。

畢資堡一帶的鋼鐵業曾採用了一種新的鍊鋼法。自從一九二六年起，這種鍊鋼廠已經建了二十七所。近日的國防計劃更需要多些。老法鍊鋼，每一塊鋼要經過二十五次用手鉗處理。新法鍊鋼機會自動把六千五百磅的一塊鋼從爐子裏拿出來，把它拉成長一千尺的鋼條，每分鐘的速度達一哩的三分之一。跟着這鋼條便繞起來自動落進水缸裏。製造一千五百五十萬噸的鋼，如果用老法至少要用十二萬五千名的強壯製鋼工人。在這二十七個新式製鋼機上，製一千四百萬噸的鋼只要一萬五千工人。在這些工廠裏，無產階級份子的職位減了十萬名。

搬運磚瓦機給一個起重機工程師員代替了。他使用一架電馬達機，每日能夠搬運一百倍的磚瓦，而且他的工作高尚而且有興趣，他是力的指揮者，而不是力的產生者。他并不自認是「羣衆」。當起重機工人舉行餐會時，他們都穿了禮服去赴會。

他們也許會舉行罷工對雇主要求增薪，共產黨員便要說他們的罷工是階級鬥爭的一部分。可是這班工人并不如此看法。他們不過要提高勞工的代價，正如建築家和屋主們增加價目一樣。他們不過跟當地的一家公司競爭，并不是階級的爭鬥。

工廠的機器經過三個時候：第一，他們向聰明的手工工人多供給一點動力。第二，他們把製造程序再詳細分開，使那些手脚慢些的工人專負責用手來加油加炭。這便是機械時代，或名曰「機械人」時期。福特汽車廠的第一個裝配搬搬便是一個好例子。第三，機器用它的鋼釘指頭代替了

活的機械人。自己担任加煤，加製，輸送以及包裝。

這個熟練工人現在又要來了，可是他的工作完全不同了。他并不製造貨物，他只是指揮一架機器去製造；他必須明白這製造程序；因此他覺得他的工作很有意義了；他再也不是一大堆齒輪中的一個小齒輪。他自覺地位重要而且有用。人類的尊嚴恢復；沒有生命的機械人消滅了。

轉變到電力時代并未完成呢？它還要加速前進，尤其在國防生產的急進局面下，每一件新的自動機械，每一個光電細胞，減輕了無產階級的力量使其產主義更少實現的可能。雖然大量辛勞的手工仍舊存在，有些要常常存在，但趨勢總是向着無生命的能力代替了肌肉的能力這方面去。美國現在所費耗了的能力中，煤炭佔百分之五十七，煤油佔百分之二十一，人力只佔百分之一——跟風輪所佔的差不多。

自從一九二〇年，生產大量增加，但工人數目反而抵減，例如在銅鑛裏：一九一九年，四四、〇〇〇的鑛工，由五二二、〇〇〇匹馬力的能力相助，探出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噸的鑛沙，在一九三九年，二四、〇〇〇鑛工，由七五三、〇〇〇匹馬力的能力相助，探得五二、〇〇〇、〇〇〇噸的鑛沙。從這六個數目，清楚的看到共產主義是走到末運了。根據最近社會傾向的記載：「在一八七〇年受雇的人約有四分之三從事製造實體的物品，到了一九三〇年工人數目已減至一半了。」

其他的一半是做什麼呢？他們都脫下工人衣服換上白領帶。他們改充商店職員，推銷員，速記員，教員，工程師，牙醫生，圖書室管理員，廣告員，美容技師，路畔食攤主人，以及著作家

從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在職業界和服務事業界任事的，增加了三百萬人。因此，無產階級低減，中產階級却增加起來。一九四〇年的統計也顯出同樣傾向，甚至更迅速一點。

服務事業界的人并不把自己認為是「羣衆」。他們很令共產主義組織人員大感失望。即使他們并不脱下工人服裝，只是從工廠工作改充汽車修理站工人，他們却也帶上了中產階級的心理。美國的公路兩旁，全是這種新的服務事業界的人。你們在這些加油站、旅客營、小飯店以及雜貨店裏面會找到多少真正的無產階級人物嗎？一個人離開工廠開設一個加油站，也許他所入的反爲減少，可是他自已覺得在社會階層中是高陞了。

這一切已足令馬克斯在九泉下嘆息了。整個共產主義的原理是根據一個日就擴大而日益貧困的無產階級對抗一個人數很少而日就富有的資本階級。這兩個大勢力對立着，中產階級被擠在當中終消滅了。但是事實上却指出無產階級日就衰弱，由於平均工資的增加，他們漸漸富有而不是更窮乏；資本家們在一九二九年的崩潰中已經失掉他們的最優地位，同時中產階級却頑強地不要給人消滅。他們貧起支持現代文明的責任，而是現在最有勢力的階級。

所以科學的進步使馬克斯革命理論不復成立。再看看你們家裏的整溫器吧，然後再聽聽那些在街頭發表陳舊的濫調的無產階級同志吧，他們說及那「兇惡的垣街」事實上它已經沒有什麼勢力了；他們說及「被壓迫的農民」，可是給美國農民聽了反要憤怒起來；他們說及「一切富源均由工人手造」，可是事實上并不這樣。

如要這些同志們現在真要扮演起他們的教義中的角色時，他們只有把時間撥回到四五十年前去才成。

怎樣磨折你的朋友

北 港

Petr Sterne Paul Steyfe 原著 · 錄 Brian Twiss 譯

(答案在四二頁)

一、兩個乘腳踏車的人在一條直路上相對駛來，每小時速度十五哩。當他們相距三十哩時，一隻蒼蠅附在一輛車上，隨即飛起來向另一輛車飛去。他在兩車間來回飛着，每小時二十哩。直到兩車相遇時止。他總共飛了多少路？

二、你能在五秒鐘內舉出三個數目，他們加起來跟相乘起來是相同的嗎？

三、一個流浪漢香煙吸完了，便在街上拾煙蒂，因為他聽見人說七個煙蒂可以做一枝香煙。他拾到了四十九枝煙蒂。如果他每隔三刻鐘吸一枝煙，他要多少時候才把所有的煙吸完？

四、一頭狗跑進森林裏能跑得多少遠？

五、一個人乘火車在一條圓形鐵道上到他的辦事處去。他的辦事處所在是跟他的家正相反對。從一個方向向出發，每小時速度四十哩，要一小時二十分到達。從另一方向出發，速度相同，却要八十分鐘。是什麼緣故？

六十六·鏡中有五個蘋果，室內有五個人。你有何方法可以給每人蘋果一枚，同時要有一枚留在鏡內？

七·如果你有六塊錢，每年去跟人打賭。不管輸贏，你總要把手上的錢的再拿一半去打賭。然後又把一半再作第三打賭。在假定你贏了三次又輸了三次。結果你是贏呢，輸呢，還是不輸不贏？

八·一個農夫在他的田的一個角上存三文九分之七堆乾草，另一個角上有四又五分之二堆乾草。如果他把它們放在一起，共有幾堆乾草？

九·這要有一個參議員，一個經紀人，一個律師，及一個醫生。他們的名字（并不按次序）是阿爾佛，阿力山大，阿爾勃，及阿洛蘇。阿爾佛和經紀人跟阿爾勃不睦，但阿力山大却跟醫生很親近。阿爾勃律師與經紀關係，參議員却是阿洛蘇和醫生的好友。你能夠把各人和他的職業分開嗎？

轟炸機越飛越高

得力於一件無人顧問的發明

考當益壯的摩斯博士

朱志的

Harland Manchester 原著，原載：The Toronto Star Weekly

山福特·A·摩斯博士是一個有一道尖的鬍子以及有一種喜歡收集銀角子的怪習性的活潑老癡明家。三年半前他已經喝過送別筵和發表過演說而退休林下了。他打算此後專門玩玩自己的「好辦法」研究系譜學和考古學以了却這風燭殘年。老實說，這二十年來他一直被他認為是一個討厭傢伙，總是喜歡談起他的發明能使飛機高飛。他退休時這個發明便也束之高閣上去了。

戰事爆發了，人們很快便見到那些最適於高飛的飛機便是會獲勝的飛機，他們便把摩斯博士請來，拍去他的發明的灰塵，把它採用了。最先採用它的飛機便是美國最近交付給英國的轟炸機——就是那些給德國嘗嘗轟炸滋味的飛機。它們飛行很高，在這空氣稀薄的高空中，本來重轟炸機最易受攻擊，它們却很迅速而靈便，令納粹們感到驚異。

要製造價值數百萬元的摩斯透平機超裝器 (Turbine Super-Charger) 的工廠正在加速建造。六十九歲的摩斯博士又回到他的職務去，晝夜辛勤工作，被稱為革新飛機製造的卑著天才。在一具飛機馬達內，汽油的燃燒需要大量的氧氣迅速輸入。在高空馬達所吸收的氧氣便不

夠了。例如，在三萬呎空中馬達的力量減去百分之五十六，飛機的速度便急劇地減低了。一具超裝器却把高空中的稀薄空氣擠壓成跟地面上的空氣同樣密度，然後把這些空氣灌入馬達裏。普通的超裝器是由馬達的齒輪推動；摩斯超裝器却是利用一具由排洩出來的廢氣所推動的透平機把唧筒推動。

這個發明雖然尚未達到它的充份可能，但已經替美國飛機開一新紀元了。等到別廠的計劃趕及時，舉一點來說，如改良機中人員所用的氧氣設備——轟炸機可以在距離地面六哩的高空飛馳，并不算一個事。也許在年內便可實現。

摩斯博士小時候，因為看見他的父親（一位煤礦工程師）用來鑽進岩石的空氣壓縮器感到興趣，從此便開始研究唧筒。十六歲時他到那個製造唧筒的廠主那裏當學徒。他想到這機械改良，可是發現他自己的工程學識不夠。應該進學校去學了。他沒有錢，可是在加州大學他在機器工場獲得管閥人的職位。每天，當他掃完地板，把送貨車洗淨，教了一個盲學生讀書和預備他自己的功課後，他便到工場裏去發明東西。

一八九五年，他在大學三年級時，他發明一具氣體透平機，兼并了內燃機和蒸汽透平機的原理。在這機內燃燒着的燃料轉動一個元形透平機葉而不是推動一個活塞。可是當他使這具引擎工作時，它響了幾聲便停止了。它產生足夠的力量使自己轉動，但一點也不剩下來。讀到畢業後摩斯到康奈爾大學擔任教職，同時想研究他這具氣體透平機爲何不會傳達動力。讀到了他的博士論文，通用電氣公司跟他定約，要在他們的工場裏繼續研究。

事隔不久，因爲別種工作，摩斯博士不得不把他的氣體透平機暫時擱開。他發明一具離心

空氣壓縮氣，工業界立刻便採用了。他便被派去研究蒸氣透平機，這一具機器把靜止的和冰上的蒸氣力革新了。摩斯幫助把它改良好并且設計大量生產。

一九二七年陸軍航空部聽詢歐洲正在試驗透平機超裝器的消息，便到通用電氣公司請求幫助。摩斯博士便把他學生時代的氣體透平機找出來。把它接到一具飛機馬達上，飛機所排洩出來的廢氣把他的葉子板推動了。這是透平機推動一個高速度離心空氣壓縮氣，這馬達因此發出新的動力。陸軍部便在派查峯一四一〇八呎的高度裏試驗，那裏的稀薄空氣正跟高空飛行的氣體相同。這具透平超裝器所表現出來的，正跟摩斯博士所預期的一樣。沒有他，高空會使馬達從三五〇匹馬力，減到三三〇匹。用了超裝器反而增到三五六匹馬力。

在派查峯表演了後，兩位陸軍飛行員約翰·麥克里地上尉跟R·W·史洛特少校使用裝上超裝器的飛機爭先要打破全世界高度紀錄。史洛特造成三六二五〇呎的最高紀錄，可是因為氧氣用完了，他無從呼吸幾至喪生。

這個初期的超裝器經過許多次改良，但是現在正要加速製造的，大體上跟這個相同的。現在這透平超裝器使飛機在四萬呎高空仍然有效地運用高空飛行在民用機航空跟軍用航空同樣重要。專家們正預料着將來有一天裝置超裝器的飛機在高空飛行，也許在六小時內便橫過美洲大陸。這樣子較之低飛要安全許多，因為飛機要遠在暴風和山峯之上呢。

雖然常常停戰宣佈後，軍用機製造地中止了，但是摩斯博士仍舊常常向飛機製造人和空軍長官反復推贊他的超裝器。最後，因為他這種地效放不遜和熱切航空界却也接受了超裝器。但是他們却採用齒輪式的超裝器。摩斯博士也幫助他們把它改良，但它總不及他的透平超裝器那樣好。它要

在定好了的一兩處高度才有效，但是透平超裝器無論高到什麼高度會自動調節。
一九三八年正月一日摩斯博士退休了，可是爲期很暫。炸彈開始擲落時，航空界又覺得要他幫助了。他現在對自己的透平機和壓縮器尙不滿足。他又要有新的發明了，可是他告訴人是什麼。六十九歲年紀他的前途正無量呢。

醉話連篇

一個醉漢沿着街邊走着，一隻脚在行人道上，一隻脚在道旁水溝上。一個警察跟在他後面走過兩條街口，說：「朋友，來吧，我送你回家去。你喝醉了。」
「啊，謝謝！」醉漢說。「我以爲我跛了一隻脚呢。」

其中一人說：「我們漸近城裏了。」
兩滴人在酒店裏喝完酒，跟朋友道別便駕車回到四十哩外的城裏去。過了一會

「給我們掉倒的人重多起來呢。」

嗎，「我一個身材高大和一個瘦小的人在酒店裏喝了許久。這個高大的人說：「你知道我生下來時僅有三磅半呢？」
「不知道！瘦小的人不相信的說：「那麼，你養得活嗎？」
「養得活嗎？啊！你看看我好了！」

怎樣磨折你的朋友（答案）

一·二十哩。兩輛腳踏車的速度既然是五哩，本來距離是三十哩。當他們相遇時他們在路上遇了一小時。這頭蒼蠅既然每小時飛行二十哩，所以它所飛了的一定是二十哩。

二·一，二，三。

三·六小時。四十九枚煙蒂可做成七枚香煙。但它們每吸了一次便有一枚新的煙蒂。因此共七枚新煙蒂；共有八枝煙。

四·半途。跑到半途後他便要回頭跑出來。

五·一小時二十分是多少分鐘？

六·一個人把籃子要了——籃內仍舊放了他分來的一隻。

七·你要輸了九元二角五。

八·一堆乾草。

九·這裏有四點是已經明瞭的。如果把它們分列從一至四，便較容易推敲了。阿爾勃不是經紀人（一）也不是律師（三）。參議員跟其餘三人中的兩人相睦（四）同時阿爾勃却跟他們當中兩個人不睦（一）；所以阿爾勃不會是參議員。因此他一定是醫生。經紀人既非阿爾勃也不是阿爾勃（一）也不會是阿力山大，因為後者跟醫生親近（二），醫生剛才經我證明是阿爾勃。那麼經紀人一定是阿洛蘇。其餘兩人，阿爾佛跟阿爾勃不睦（一），從第（四）我們知道阿爾佛不是參議員。所以阿力山大一定是參議員，阿爾佛是律師。

我怎樣從經驗獲益

秋原

愛斯基摩人的教訓

Contan de Poncin原著

我們（我和這跟我同行的——個愛斯基摩人家）在途中已經三十天了。寒風凜烈——是零下五十度——加上愛斯基摩人的性癖，這是我生平所歷最艱苦的一次旅程。

我覺得命運似乎故意惡意的阻遲我們。這一天大風雪，我們只得在雪造小屋內盤腿坐着。另一天，我的土人旅伴却又想起怪念頭，天氣雖然晴朗，他們却停下來搭一間新的雪屋，不繼續前進。

好幾回我向這一家的老人問道：

「到威廉王地區還有幾日？」

他從不直接答我，愛斯基摩人不喜歡詢問的。他們認為這實在無禮。只有一個白人才會問起這樣的事情。此外，愛斯基摩人不喜歡連累自己的。你問：「明天天氣會怎樣呢？」這愛斯基摩人本來知道的，可是他曾有禮的答道：「Kanan。」（我不知道），同時假裝忙於照料他的狗，似乎這樣說：「我為什麼要回答？如果我的回答是對的，我不會有什麼好處。如果錯了，我的樣子也夠好看了！」

我怎樣從經驗獲益

四三

那天整個早晨，整個下午，我們穿越凍結了的海前進，有時只停下來理好狗的繩子或點一枝煙斗。我們遙遙看見陸地。也許我們可以到達那裏。正當希望濃厚時，大風突起，陸地又給飛雪遮蔽，在灰色的渺茫中消失了。

我們又停止了。與夫萊克，這個老人，緩緩的，不急不忙的，像一般愛斯基摩人接受生活和命運時那種溫和態度，跟他的妻子和女兒談着，在我的法國家中，一個農夫在狂風暴雨中，也會以同樣的冷靜態度觀察着他的犁耙。

我心中忍不住又向這老人提出這個問題。

「你以為我們要什麼時候才到達威廉王地呢？」

不知道這次他是否不能再忍耐，或者真正關心，我永不會知道。他回頭對着他的妻子，他們默不作聲互相會意。

跟着他向我走上來。他說起話時語調輕快，一個土人謹慎同時却有點恐怖時，便是這樣子。

「你看，這羣狗是否像你那樣願意走嗎？」

跟着是一陣靜默。這羣狗停下來時都回轉頭來對我看。這女人和孩子裝出很忙，其實我知道她們也注意着我。正在這一刻那間，一切都靜止了。愛斯基摩在緊張的時候總是令你有這樣的感覺。他們在靜默中是很有力的。他們就這樣算了嗎？不，這件事已經太過分了。最後，這個老人似乎不能釋疑的說：

「這雪不是好的嗎？你不喜歡在我們的行程裏，雪一直在海面上下着嗎？」

他一直把憂慮的眼睛看着我。石器時期的人那種簡單的態度，知慧的東方人對我看着，想

了解——或者，不如說是想使別人了解他們。跟着我突然看到這雙老人的眼睛所說的是什麼了。『爲什麼要匆忙呢？』它們似乎這樣說。『你爲什麼總是想走路？當現在是這樣美妙時，爲什麼總是担心中將來？』

這個老人那天給了我一個難忘的教訓。當我急於想及明天時，我沒有欣賞到今日。在這老人的面前，我記起有人對我說過的話：『想起過去只有憂傷；想起未來，却要恐懼。』可是現在呀！不是只有現在才是能夠了解的實情嗎？

世界是怎樣的都是你自己心中把它想成怎樣。在我看來，北極是一個最壞的地方；可是愛斯基摩人看起來這是一個偉大的國土，他們便是國王。在我看來雪時討厭的；他們却認爲是上天給他們的神聖禮物。從人生的千頭萬緒中，苦樂都由我們自擇。

我們沿着人生大道前進，并不看看周圍的景色。是誰說過這句話，『能有餘開始有豪華——』有餘閒時間才能慢慢想起來吧？愛斯基摩人只要自己喜歡，隨時都可以停下來。雖然明天對於他們，正如對我們那樣不可捉摩，永遠有飢餓與死亡的可能性。所以當死來到時，他們仍然對現在感到快樂，他們欣然就死，毫無懊惱。

自從奧夫萊克的眼睛對我說過了後，我知道自己北極所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是多麼利害。我學會了盡量使當日的一切愉快過去，似乎沒有明天那樣。未來無論是怎麼樣，總不能使我改變了現在所有一切。

在溫古華，當這次長途旅程終了後，我正要急急跑到旅館去，似乎一分鐘也不好錯過。突然我在馬路當中停下來。四面八方喇叭聲音響着，可是我沒有聽見。似乎奧夫萊克立在我前面的街

上，用那雙智慧、懷疑而憂慮的眼睛看着，正問着我那些狗不是好狗，那些雪不是上天的禮物嗎？我忍不住笑起來。我心目中想着：『我們是多麼愚蠢啊。』我現在仍然這樣想。

（關於作者。）龐辛士出身法國望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擔任美國遠征軍的舌人，其後充任在各處流浪的報紙通訊員。他的近著是銷路很廣的 *Kabooma* 一書。

：二：

慈悲之報

A. J. Cronin 原著

我生來便相信如果一個人做錯一件事便該受罰。那便是公道。

一九二一年我以一個青年醫士的資格，擔任諾森伯倫一處荒涼寂寞地方的一間熱病病院的醫官。我就任後不久，在一個冬季的黃昏，有一個患白喉的病人進院：他是一個六歲的孩子，喉管塞塞，情狀極危，只有立刻施行氣管切開術，或有萬一希望。

我自己經驗很缺乏，從來沒有試過這種簡單而嚴重的手術。當我立在燈光明亮的病房裏，看着護士把這個喘息着的孩子放在桌上，我覺得自己橫身發抖，難過。

我開始施手術：顫慄地向他那腫脹了的喉頭割下去。我一邊感到自己的能力不夠，又抱了成功的決心，同時却一心要拯救這個孩子。最後氣管在我的汗珠溼了的眼前露出來了。我把它切斷，一陣空氣擁進，充滿了病孩的胸部。他的肺部再三地擴張。看到新的力量在這疲乏的孩子身上

洋燈時，我心中快慰幾至泣下。我迅速地將其餘的手續做完，看見這孩子臥在牀上舒適許多。我心中欣悅，回到自己房裏去。

四小時後，我給一陣急劇的叩門聲驚醒了。正是這年輕的護士。她臉色蒼白，囁嚅說道：「醫生，醫生，快些來。」

她在病孩的牀畔瞠睡，醒來看見他喉頭那根玻璃管壅塞了。她并不依照我的囑咐，把管內的膜皮弄掉，她竟一時惶急，犯下了不可寬恕的罪，把它封閉了。當我趕到時，孩子已經死了。我們簡直無法可施了。

我常時心中感到非常難過，一條性命白白斷送。最壞的便是我這一件可貴的工作，竟給一個惶恐的護士的錯誤所破壞了，我的憤怒達到了白熱程度。不消說她的前途是完了。我只要向郡屬健康委員會報告此事，她便要受到開除，同時要被逐出她所屬的護士團體。

那天晚上，我便把這張訴狀擬好，把她喚來，當着她憤憤地唸出來。

她很可憐的默默聽着，他是一個十九歲左右的女子，瘦削略帶笨拙，兩頰不安地抖動着。本來已經貧血和營養不良的她，現在慚苦交併幾至昏倒。

看見她簡直無法舉出什麼辯解的理由——其實她可以歸咎於自己工作過勞，身體疲乏——我不禁叫起來：「你沒有什麼話說嗎？」

她搖搖頭。突然她嗚咽的說：「再給我一個機會吧。」

我聽了不禁爲之愕然。我根本沒有想到這樣。我唯一想到的便是要她受到應得之罪。我對她看看，便吩咐她出去。我在報告上簽了字封好了。

我怎樣從經驗獲益。

這一夜我心中感到異常不安。『再給我一個機會吧。』我的腦子裏有一個特異的感想，感到我自己所認為公道的，其實是一種報復的願望罷了。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現在這個犯過重大過失的護士做了威爾士最大的一所兒童病院的院長。她的一生服務的熱心極受社會贊許。一星期前我接到一幀照片，拍了一個穿了病院院長制服的中年婦人，旁邊圍繞着一羣小孩，是在一個防空壕內攝影的。她的樣子很疲乏；可是那些對她看

着的孩子們的眼睛却充滿了信任和愛。

『請恕我們的罪正如我們恕了對我們犯罪的人。』這一句簡單的禱告要實行起來却不容易。但，即在這一生裏，這是值得的。

關於作者，克郎寧是倫敦一位著名醫生。一九三一年他健康壞了。在休養期間，他寫了 *Haters' Castle* 一書，使他有聲於文壇。他的新著小說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為美國月書會選為八月份最佳的一本書。

•三•

舊襪子的教訓

Vicki Baum 原著

當我五歲時，我想學游泳，可是那條我拉着繮以浮起的繩子斷了。震恐之下，我便沉到游泳池底。他們終於把我救起，但以後幾年，每當我想游泳時，我的心頭便跳個不停。每一條肌肉都僵硬起來，我不能呼吸。

『寬弛你的肌肉呀！使身體浮起！』人們總是這樣對我說，可是無人告我怎樣才能使肌肉寬弛。我學不會游泳。』

我九歲時學會彈豎琴，彈得很好，可是當我踏到戲台上時，我感到一陣恐懼；我的指頭僵直，彈起來聲調一點不好。我的先生從後台旁邊向我使眼色，低聲說道：『讓你的指頭鬆下來！寬弛你的肌肉呀！』可是我不知道怎樣去寬弛。

大約這個時候，我們常常往玩的公園中，有一個衣服古老滑稽的老人常在那兒伺鳥兒。他常常一坐數小時看着我們，跟我們開玩笑。每當我們的皮球滾到他那邊時，他很敏捷的便把它拋回來。他吩咐我們叫他做彼德伯伯。後來當我們知道他從前是馬戲班的小丑時，我們更加喜歡他常把他包圍了。

有一天我絆跌了一交，當彼德伯伯扶我起來，我的膝頭懂着血，我的手腕扯痛了。

『你跌傷了因為你不懂怎樣跌倒，』他說。『這是你一生中應該學會的一件事：跌倒而不致受傷。從椅上——從馬背——從事業成功上，各種的跌。當我還沒有你那樣大時，我常常跌倒，身上每一根骨幾乎都斷了。後來我學會跌倒而不受傷。我教給你吧。』

那年的夏季，彼德伯伯教我馬戲班藝員最先學的小技藝。不過你必須肌肉寬弛才能學會。彼得伯伯并不像別人那樣向我嚷『寬弛的肌肉呀！』他教給我一個方法。

『你把自己當作一隻柔軟了的襪子，』他解釋道。『懂嗎？如果你是一隻舊襪子，他便能墮下來而不感覺到。舊襪子不會跌破也不會受傷。這便是全部秘密。現在，先來說一下舊襪子。不要推却。你的整個身體柔軟了嗎？肌肉都不會僵硬了嗎？』這樣說了他便把我舉起然後放下來

。我竟不受傷。所以我學到了這個教訓。

這是我學到的最重要的一個教訓。其後它不獨是一種體格上的修練，同時又是心智上的一種鍛鍊。

許多人在休息時才能寬弛下來，可是我學會了一點，當你的身心寬弛時候，作起事來，成績最好。如果我寫着一篇小說，寫不下去時，或是忘記了什麼時，我便把自己變成一隻舊襪子，這一來困難便迎刃而解了。每逢遇到一些困難時，正如演講工作太繁重，受到什麼損失，遇到危險，受到痛苦——我便應用起舊襪子技巧，困難因此解決了。

當我十五歲時，我的母親到醫院受手術，醫生說希望很微。在手術舉行時，我等候在她的房裏內心異常緊張，我發着抖，我的雙手僵冷，身上每一根神經都緊攣着。於是我記起彼德伯伯。我幾乎又聽到他的聲音，勸我把自已變成一隻舊襪子。我便開始感覺到寬弛了。我把心中的憂慮完全排除了；我的雙手漸漸溫暖，恐懼消滅，新的念頭開始湧進我的腦子，似乎要填滿了它。我向護士索取紙筆，開始寫一篇小說。

我忘記了時間和空間，一直寫下去——直寫到他們把我的母親從手術室送回來，這一關嚴重試驗完畢了。我坐在她的旁邊，她還未醒人事，我繼續寫下去。我從來沒有像那時那樣寫得這樣自然。

其後，這篇小說獲得某種比賽的首獎，因此成為我踏入文壇的第一步。

完全的肌肉寬弛不獨在緊急時候作濟急之用，我們日常也需要它的。如果你想給人以好印象，最要緊寬弛。自我中心的人是不會懂得寬弛的，因此令他人感到不安。當你變成一隻舊襪子的

時候，你對別人的歡樂和憂傷都一樣接受，這樣他們便會喜歡你了。如果我們心情過於緊張，決不會做出什麼好事情的。你只要問問舞女，歌星，藝人，運動家，拳鬥家，飛行家，以及任何領域裏的人，他們都會告訴你寬弛的重要。

你可以訓練你自己去實行寬弛。第一步便是要控制你自己，每逢有一點地方緊張起來時要能自覺到，並且立刻寬弛了。換上寬闊的睡衣，躺在地板上，把四肢寬弛下來。覺到有什麼細小的一點肌肉仍然緊張時，把它也寬弛下來。當它們完全寬弛下來時，你的呼吸緩緩起來，你便覺得心境舒泰起來。這樣地練習多了，隨時隨地都能這樣。

我相信這舊襪子方法對無論何人的任何重大工作都能夠有幫助，我可以想像得到將來到了我臨終時，一切都平和，我要說：『我不過是一隻舊襪子吧，上帝——把我帶去吧。』

（譯者按）維克，鮑姆一九三一年寫出大飯店一書時，在維也納已經有名，正在這樣地成功的時候，她到美國來，現在是入了美籍了。自從一九三二年起，她為電影界編劇，又寫有小說及劇本多種。

參戰問題

有人向美國台克撒斯州的徵兵委員會職員問題：『你以為我們會參戰嗎？』
他答道：『我可以向你保證，如果美國，台克撒斯州也會參戰的。』

一個美國短波電台
鼓勵被蹂躪的民衆

民主國的空中生力軍

釋東仁

Webb Waldron 原載：The Living Age

一封沒有署名的信，從挪威寫給在美國波斯頓的 W R U L 電台，信內說：『納粹們禁止我們收聽外國的播音台，但幾乎每夜總有三個家庭的人集合在我們的家裏收聽。你們所播的消息使我們勇氣不墮。』

又有一封用鉛筆寫在拍紙簿上的信，從法國運輪到葡萄牙里斯本付郵的，上面寫了：『我們每天收聽。只有從你們這個電台，我們才聽到真實的』『消息……只有這樣我們才聽及關於篤戈爾的英勇軍隊和英國空軍勇士的事跡。你給予我們希望，法國總督再獲得自由。』

W R U L 這個西半球上的最有力的短波電台，同時也是美國的唯一非商業性質的電台。它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把新和鼓勵帶給德國統轄下的民衆。它分爲七股電波，達到世界各大州，用十多種言語，把獨裁者們會禁止的消息廣播出去。它把各交戰國的戰報宣讀出來。它把美國規模偉大的備戰公開宣佈。它把一些增強勇氣的節目播送給在希特勒鐵蹄下的民衆。一封從荷蘭寄來的信上說：『你給與我們精神上的幫助幾乎比較麵包或衣服更重要。』

W R U L 的廣播是給人聽到了！這確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看着它所收到的信——每天約一百封，各種文字均有，檢查過和未檢查的都有，從格拉斯哥，奧斯陸，里麻，孟買，鹿特丹，巴黎，開普頓，以及從孤寂的海島和遙遠海港內的輪船上寄來的——這些信裏充滿悲劇，決心，希望。其中三分之一大約是從英倫三島寄來的。一幅掛在壁上的德國地圖，上面刺滿了扣針，代表收到過感謝信函的城市，雖然有許多從法國偷帶出的信，爲了謹慎起見，却沒有把發信的地方寫上。有一個星期內，單從挪威寄來的信便有一三六封。據 W R U L 電台中人推測，他們在英國有七十五萬聽衆；在淪陷區有五十萬人，當然他們會把聽到的消息再傳播給幾百萬人。

德國宣傳部長郭貝爾博士便認爲這個電台是重要的。德國的無線電已經反復對 W R U L 的「民主政體的胡說」攻擊過。納粹們叫它做「惹是生非份子，專事無理干涉在歐洲建立新秩序的工作。」

德國的憤恨是有原因的。舉一個例子，W R U L 電台曾使納粹們失去獲得一批九百條輪船的機會。當挪威覆滅時，挪威的船舶主人被迫向他們在海外的船舶廣播，說一切寧靜，要它們駛回本國。但 W R U L 把此事真相廣播，結果一條船也不駛回去。它們現在挪威出亡在倫敦的政府下面工作，各船上的二萬五千名水手，因爲不能把他們輪船所在地寫信告訴他們的家人，現在由 W R U L 替他們傳遞消息。舉一個例子：「請代向汽船卡爾克斯號的機輪長，我的丈夫霍根。本斯頓致意。告訴他家中一切平善。安娜。」

一個身長六尺，碧眼如炬的挪威人到電台裏，說他在挪威聽到有一個挪威步兵大隊正在組織。他便從挪威偷進瑞典，乘飛機到莫斯科，然後歷遍舟車勞頓，他終於到了孟買，在那裏乘搭一

條挪威的輪船到波斯頓去。他三個月的海行期間，他始終收聽 W R U L 的節目。他說：「你儂聽挪威人做了件很好的工作。」

自從納粹把荷蘭吞併後，漢特列·威廉·房龍便用荷蘭語播音。他的節目很成功，有一個早晨，荷蘭台爾夫脫的一具銅像身上掛了一塊紙板，上面寫了：「荷蘭不收聽 W R U L 廣播的只有此人！」

一封經過德國當局檢查的信，似乎是一個荷蘭的納粹份子寄來的。它斥責 W R U L 的說謊的民主國家的宣傳，同時稱頌德國人，說他們怎樣在荷蘭消滅了失業等等。可是這封信的署名是「L. Anderson」這個字在荷語的意義便是「照相反的意思看吧。」

荷蘭商船的水手和他們在國內的家屬也全靠 W R U L 電台來互通消息。有一封信寫了：「我的好人，我們很想念你。每晚我禱告時，孩子坐在那裏看着。當我禱告完畢，他說一聲「爸爸」。他長大得很快，你不會認識他了。你的愛妻——琳尼·瑪·施。」可是 W R U L 獲得消息，這個人的輪船三月前已經給一隻德國炸彈炸沉，船上人無一生還了。

W R U L 的荷籍報員安尼·李勃，先在荷蘭開往瑞典的輪上當廚子，在瑞典離船，轉到莫斯科，然後經由西北利亞抵美國。最近李勃接到一個在英國的荷籍青年寫給他的信，「我聽見你在。W R U L 電台廣播你怎樣逃出荷蘭。我試試這個方法，現在我已經在，英國加入荷蘭軍了。」

這個電台又用別的方法激勵受困的國家。W R U L 的創辦人兼主任的華德·S·萊蒙，組織一個名叫「友誼之橋」的節目，在這一小時內，疏散到美國去的英國兒童跟他們祖國家中的親友

交談。每星期一個新英格蘭州的城市要向英國的一個同名的城市播音——波斯頓向波斯頓播音，佛茅斯向佛茅斯播音，貝斯向貝斯播音。新英格蘭的人告訴老英格蘭的人，他們在做什麼，計劃什麼和爲英國希望什麼。

法語節目時，這句「美國對法國說話」是同樣親熱第而密切的。「你們爲什麼學法文？」一個新英格蘭州教師在播音器前向他的「一班學生問道。一個學生說：「不錯，我的父親上次大戰在法國打過仗，而我素來崇拜法國。」「你現在仍然崇拜法國嗎？」「崇拜的，」這個孩子高聲說。「給人打敗的並非法國民衆。法國會復興的。」

W R U L 電台之所以採取這種勇往直前始終如一的态度是有來歷的。當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喬治·華盛頓號輪船載威爾遜總統去參加巴黎和會時，威爾遜要找一個能幹的無線電人員，結果二十二歲的華德·萊蒙海軍上尉當選。

萊蒙對威爾遜說：「在和會中，我見到主要的困難便是各國的民衆不能互相了解。他們從來沒有去了解的機會。結果便訂立了一個含有另一次戰爭病菌的和平條約。」

從巴黎回美途中，萊蒙向威爾遜提議設立一個空氣中的國際大學，使世界各國的民衆能互相了解和親愛。

當時威爾遜總統對他說：「萊蒙，你有一個很好的見解！我跟你合作去從事吧。」

但這件事尚未開始，威爾遜已經是一個失敗的人了。

萊蒙脫離海軍改任無線電工程師。一九三一年他把一件重要的發明售給亞爾西愛無線電公司——這是單刻度盤調音控制器。他把所得的代價大部分用來實現他這個理想。他選擇波斯頓因爲

他覺得那裏的人對他所希望去實行的事情最表同情。哈佛大學的教師已經答應在節目上幫忙。麻省理工學院當局對於技術方面有很大的幫助。

其後數年間，這個世界無線電大學逐漸擴大起來。大學教授們襄助設立世界史，藝術，文學，各國言語，科學及工程學的科學。作爲基本的一個節目便是促進國際間的親愛，排除偏見，以及忘却過去的錯誤。

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後，萊蒙跟他的同事便把 W R U L 參加爲民主陣線奮鬥。常納粹的鐵路蹂躪全歐時，W R U L 便以對歐洲受到打擊的民衆作精神上幫助爲己任。

因爲不受廣告合同嚴格時間的拘束，所以 W R U L 電台能夠跟了戰局的變化迅速轉移目標。常羅斯福總統向法國民衆要求不要順從那些『合作者』的那一個星期中，W R U L 排定了要同法國及她的屬地廣播九次，但實際却播了二十一次，美國當局獲得報告說這些廣播在法國有。很大的影響。

當戰事在敘利亞發生時，W R U L 立刻安排向敘利亞用法語和阿拉伯語播音，一方面鼓勵英軍和自由法軍，同時又要把阿拉伯人拉到他們這邊來。當德國進攻俄國時，W R U L 便開始用俄語播音，使俄國人民對美國的反納粹政策和備戰準備有深刻印象。

當『V』字勝利運動開始時，W R U L 也舉行多次特別節目。據該台稱：『在歐洲各地，在壁上行人道，都有人把『V』寫上去。又把它劃在德軍的汽車上。到處人們見面時，總要舉起一隻手，指頭作『V』字樣。到處『V』字已成爲對納粹的暴政靜默抵抗的象徵！人人都知道這『V』字在德文中并不是代表『勝利』(Victory)而是代表『毀滅』(Verbotten)：每逢從一種

轉到另一種的節目時的二十秒鐘的時間隔時，W.R.U. 電台總要奏起悲多改的第五交響曲的開首幾個音階，跟軍樂中的V字的一短一長相似。

他們並沒有忘記拉丁美洲。世界無線電大學有一個特殊節節便自是把基本英語授給說西班牙語的人民。別的節目有關於歐美兩洲的遊歷開談和新聞報告。

W.R.U. 并不受美國政府管轄，不過雙方合作是很親切的。政府方面對於該電台很為重視最近特准將電力由一萬瓦特增至十五萬瓦特，來蒙希望今年秋天把兩個發報機之一的電力增至十萬瓦特，使它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短波電台。

歐戰前，W.R.U. 每年之一萬元的經費一部分由世界各地的聽眾所捐助。現在這種收入完全消滅了。荷蘭和挪威兩國蒙歷任外的政府資助用他們的言語播音的節目。煤油大王基金會，阿佛·施樂安基金會也各有捐助；但萊蒙依然要像往日那樣，自己挖腰包，收支才能相抵。

有時，捐助款項會不期而至。有一位紐約的婦人去參觀電台。她回家後便寄來一張五百元的支票。W.R.U. 的工作人員給他她印象很深呢。他們有些不受酬工作，其餘的新金都比在別處少。最顯著的便是哈佛大學法語系的二位教師；他在一學期中已經很熱心幫助，暑假中每天總是整日幫助預備法語節目，完全不受薪金。

有一位職員說：「我們都是入了迷了。」

每月政府人員增加五千到處是小官吏，求職者，遊歷者和國防專家，華盛頓成了一個亂紛紛的城市了。

美國最繁盛的都市

徐立峯

Don De Witt 原著 The American Mercury

華盛頓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景象，甚至在上次的世界大戰時也不曾有過。你向旅館職員要租一個房間，他却對你微笑。如果你是一個老顧客，他便要替你打電話向各處打聽，最後替你在一家簡陋的房子裏找到一個床位。許多商人晚上總要乘飛機回紐約，次晨再乘飛機回來。

這座美麗的聯合車站現在不復覺得大得太可笑了，因為現在每天至少要有七萬五千乘客在那裏出入。飛機場除了紐約之外，要算全美最忙碌的一個機場。在那裏每月有一百八十二次的定期飛行，每次總有四機至六機飛行，每月乘客數目達六萬五千人。

這街上車輛擁擠中，你可以注意到各式各樣的事：每天有一萬五千名遊客駕車來參觀，或是竟職或思渡過月。這些人竟面沒有把佛羅尼亞及葛羅蘭兩州的人算進去呢。

在華盛頓特有的炎熱裏，遊客們注意到這些東西。但是當地的工作人員，雖然激於愛國心，他們所見到的却是較為不愉快的事實。政府的雇員在辦公地方和宿舍裏都是擁擠得很不舒服，延長時間工作却沒有額外工資，扭扭着他們這平均年薪一千五百元怎樣去對付不斷上漲的房租和注銷稅用。

現在華盛頓的公務人員共有二十四萬人，每月中平均還要增加五千人。有二萬海陸軍軍官，在這裏服務，但你們不會注意到他們，因為他們并不穿制服。

政府已經征用了二百處百廈，旅館和公寓房屋用作辦公地方。當你去見一位政府人員接洽一件事務時，發現你所坐的地方，上星期前顯然是一個浴室，這樣的事情是令人驚訝的。有時傢具都用木箱裝起來，用作椅子或桌子；有時并不這樣。

從伊與華州初到的女子，坐在有大鏡的舞廳內打着打字機。當主任的，如果他待這些，便把四面是絲綢牆壁的婦女私室作為他的辦公室。在第十九街上的集會場裏打字員在包廂和在樓裏工作。收藏文件的架子靠着大風琴的銅管陳列着。

華盛頓居民從他們的住所被驅出來，他們并不能反抗。當政府通知新落成的林那個個公寓的三百四十六家房客遷讓時，才發生糾紛。大約有一百家房客因有租賃契約的保護，拒絕遷移，而且堅持不讓，雖然客廳內的地氈已經揭去了，同時加數機的響聲也不住地從壁間傳入來。美議的參議員丁克罕，搬了幾個房間。放滿了藝術品和一生搜集的名貴東西，他現在仍然堅持住在他的名譽項林頓旅館的地方。

據有二萬四千名海軍人員的陸軍部（你們讀到此文時，人數已增至三萬人了）一共佔用了十七萬房屋，辦事時間延受到巨大的損失。現在有一個驚人補救計劃，便是在跨越波都麥橋上的紀念橋在佛琴尼亞州非倫建築一座全世界最大的建築。它佔地共四百萬尺，較之佔地三條市街的弗洛建藝的面積還大過四倍，因為它活款僅三千五百萬，衆議院也許會通過認可的。政府人員雖然不舒服和憂慮，但都不敢打起釁到別處去居住。屋主放款公司正把它的...

百人遷到紐約去，他們都是怨聲不絕。最近預算部向政府各部詳細調查，他們是否可以把一部份人員或全數遷出華盛頓。實際上，有怎樣的移動現在還沒有有人知道，但它已經立刻發生影響了，各部的首腦現在紛紛設法在他們所在的地方，多找出一些放辦公事的地位了。例如司法部把蘇曼、阿諾德的法律圖書館遷到走廊裏，結果得到足容二百名新雇員的二萬方尺地位。同時政府廣大的禮堂也劃出四分之一用作存放文件。

華盛頓是一個紙張的城市。每個一件文件總要有同樣的兩份或三份——有個辦事處每種文件總要製成同裝十份。如深未經過這個著名的眾議院的文件處置委員會的批准，即使是一張小小的紙片也不能撕毀。積聚起來的久已遺忘了的信件和公文的本，塞滿了文件抽屜內心，所占地位達一百七十萬畝。這是幾五萬名職員放辦公事的地位。

一年前，有一條法律通過請用顯微膠片來保存記錄。有幾個較活動的辦公處採用了這個辦法。文官職務委員會幾乎是政府一切工作的清理地方，去年曾攝了二百五十萬份文件。社會安全部的波脫摩辦事處，但裏攝取了五萬五萬的文件。文件架上的空位僅備有百分之二十。分派給地方政府這一類名詞聽起來很動聽，但是仔細看去却不對了。社會安全局把它的四千五百名雇員中的五百名遷到波脫摩去，結果認為極為不便。因為每一個部門都是這樣地互相有關，把它們分散在各地是極為不便而少效力的。

而且，經濟問題也很重要。據說把州際商務委員會遷到芝加哥去要費去二百萬元。如果有一百萬元，你可以在華盛頓的房產裏設法擴充許多辦公室的地位，而不至於使數千家庭的家庭生活為之不安。

住宅的地位跟辦公室地位同樣缺乏。華盛頓在十年中人口增加一倍。一九四〇年它有七十萬居民，近郊一帶還有三十萬人。現在要覓一個「房屋出租」的牌子可不容易，房租增加到較之任何美國都市為高。文官職務委員會一張公報裏聲稱：「初到這裏的人，看見那些一個附有小廚房和浴室的房間，所索的租金竟較他所來自這一州裏整幢住宅的租金相同，這種情形常使他們驚訝的。」

但是求職的人依然尋來。每當徵求管理文件的職官時，文官職務委員會的門外，總要由警察出來維持秩序這些求職者排滿了東波爾麥公園政府的後網一千輛汽車的汽車場，但無論何人不能在那裏居留兩星期以上。沿美國第一號公路五十哩內的私人汽車場都住滿了。許多工作人員從波脫摩調來的。有些在波都麥河上以船為家。

政府正要為女子建築宿舍，正如上次世界大戰那樣，也許也要建給男子。因為許多男女青年從美國各州來到華盛頓，所以結婚率的增加是很驚人。

在那些由於國防計劃而興為起來的城市中，華盛頓也許是最沒有準備迎洽這種難題的一個地方了。電話公司跟那件幾乎毫無辦法的工程掙扎得頗有成功。現在華盛頓已經代了瑞典首都的地位，是全世界平均每個居民電話最多的城市了。每天當地的電話要在一百八十萬次。較之一年前增加了四十萬次。每日長途電話有四萬四千次，較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而日華盛頓是全世界使用海外電話最多的地方。出入在華盛頓的電報線目已經起過了十倍。渾倫比亞廣播公司已經把他們電台的職員增加了三倍；其他五家電台也是這樣子。

別的服務機關却未能應付這個非常涼而。教育界根本想不到今秋學校的情形不知道要成一個

什麼樣子。醫院有人滿之患，慢性病症的病人都要出院把牀位讓給別的病人。許多醫生和牙醫真稱他們不能爲新到的人服務；他們的診所規模已經太大了。

華盛頓會因一些罪案發生而震動，這些罪案中包括向婦女侵犯。這個都市的興盛，難免要吸引了千百浮浪者來到，同時人口的大量增加，警察力量的薄弱起來了。何況華盛頓的警局早已受政治勢力所左右，疎懶而沒有進步，專事討好國會議員，他們的親友闖了禍都可以安然無恐。在聯邦偵查局的故鄉，華盛頓的警察却没有幾個是正式進過警官學校的。

華盛頓既然是一個政府所在地，至美國的觀瞻所繫，撇開當地政治勢力的腐敗和溺職這件事不談，它應該有一個模範的市政管理才是。可是它却没有。它的市民沒有投票權，甚至關於地方事務也沒有投票權。它是由國會的管理，而由三個委員担任辦事。三人中之一必須是一個陸軍江程員；其餘的便是總統所委派的人。現在是兩個以前當過報紙記者的人。

國會議員對於地方事務委員會這個委任總是避之惟恐不及。這件工作須要許多時間和辛苦工作，而且不會獲得別人的好感。最近印第安拿州的議員大聲疾呼揭露當地警政的缺點後，自己便立刻辭去委員會的職務。他說他不能疏忽了他自己的選舉區的事務而担任當地的工作。

華盛頓的市政顯著的表現出「納稅但無代權制」及政府是人民的而不是由人民組成的這兩件事。這是什麼意思，可是正在這個時候，半個世界正爲了這些事情而奮戰呢。

對摩登女性的一個請求

你們的真面目在那裏

金本

Paul Gillico原著 · 原稿 · Vogue

喂，姑娘們！記得我嗎？我就是常常貢獻關於你的衣服和帽子的意見的人呀。這次我却有一件事感到不滿呢。

這次是關於你們的臉孔。看起來，簡直好像你們到過建築公司去把臉孔塗滿了水泥。我無論到那裏，總是看見你們的面目蓋上了一層堅硬的東西，嘴角向下露出不安的樣子，臉上繃緊着，爲什麼呢？你以爲可以引起我們的興趣嗎？以前在街上散步看看你們心中感到很高興，現在自從你們容貌變成這樣後，可不對了。

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吧——哈脫，卡尼治那樣穿衣服，面龐美容有鬚絲，阿頓，表情像鮑爾溫的火車機頭工廠。你們顯然以爲眼睛必須上眼皮塗黑了，眼下擦了油脂，睫毛塗了黑膠，才算來美麗。如果你們用這一段折斷了的牙刷擦些黑色東西便會美麗我可不敢相信了。你們的眼睛本得是要我們的心弦跳得快些，使我們感到遍體酥了。

還有一事——便是你的櫻口給我的感想。我的好姑娘，你的嘴唇是最動人的一件東西。在它最自然的樣子時，足以使一個人失魂喪魄，把他的自由和金錢都送給你。甚至只須想起吻吻這兩片柔軟潔淨的朱唇時，心中的愉快不啻是玩過一場高爾夫球，或者是吃一片柔軟的肉排，又如在

你們的真面目在那裏

股票市場大獲其利。

你們怎樣呢？你把它的線條塗沒，使人感到莫測高深，不知它起自何處，終於那裏，你把美麗的線條埋沒在紅得可怕的東西下面，不是像過熟的番茄，便是紅色的鉛漆。

你想一個人跟你一同進餐，胃口會好起來嗎？看到你的嘴唇我便覺得不能下嚥。當你吃着東西時，你的唇上的東西脫落下來，在下唇和下額之間，好像是一道鬍子那樣。這個樣子我看得厭了。

化妝如果化得好，我是喜歡的。一張化妝很好的臉孔，見了令人感到愉快。最令我不安的便是你們的嘴唇那種大小過狹，易怒，不安的樣子，好像商店櫥窗上所繪的大阿福臉孔那樣。在你們的沒有表情的呆板的臉上，我們所看不到的便是從內心發出的東西：新鮮，同情，幽默，了解。

我不願聽到你們說，你們穿衣和化妝并非給男子看，而是給別的婦人看。那麼，別的女人修飾得稍為好看時，你們為什麼不顯出大方點？你們對着別一個女子為什麼要露出那種冷冰冰的樣子？你們見到別一張桌上或街上的女子時，會因為她的樣子好看而微笑一下嗎？如果她們也很你一笑，那麼向來互相冷酷對待的，豈不因此而冰釋了嗎？這櫃子的一個笑容，比較你從任何錫管擠出來的東西都要有勁力。

你們的頭髮也請注意。如果你們頭髮長，請話，把它梳起來。如果它過短的，就讓它自然披着，無須多費心機。最討厭的便是看見你們在大庭廣眾之間，把你的皮夾打開，當衆梳起你們的頭髮。

你們喜歡當衆梳髮的人應該知道。這種搔首弄姿的樣子，在寢室內行之倒不算什麼，如果在別人面前這樣，只有令男子望而却步而已。

以一個男子的身份來說，我但願一見你們臉上的愉快樣子。過份裝模作樣實在令人討厭了。姑娘們，給我們一個機會看看你們的真面目吧。

戰爭來到坦納西

美國坦納西州的一個少婦的安靜日常生活最近給軍事演習擾亂了。當她駕車走近一道她每天必經過，次的橋梁，一個站崗的兵士阻止她。

「太太，」他一本正經的說。「你不能駕車通過這道橋，它剛才給破壞了。」

這一來她可要莫明其妙了，因為這道橋一點沒有損他的樣子呀。這個兵士說完便走開去。

她心中想着這個兵士也許神經錯亂了。那時又有一個兵士走上來。她便對他說：「喂，朋友，請你告訴我，為什麼我不能經過這道橋？」

他靜靜地答道：「太太，我不能作答。我已經死了三天了。」

在正常健康和滋長生活中
佔極重要的神祕的諸物質

人體中的神祕物質

立森

Buce Blyven原著，原載·The New Republic

人體內的化學成份是由小量的三種神祕物質所管轄。是幾年前它們才給人發現。關於它們的一些重要實情是近月間才給人發現的。這三種物質是：(一)由內分泌腺輸送的荷爾蒙，(二)使一種化學物質變成另一種的酵素，(三)維他命。這些神祕的化學物質各都維持一個非常平衡的數量，如果其中任何一種不能約束，結果是很危險的。

且讓我舉出人體內化學組織運行的一些神奇的方法吧。血液是略帶鹼性的；它如果稍變更到酸性便會致人於昏迷不醒和死亡；至於鹼性稍增加，便會發生痲痺。還有，血液中所含的糖，數量也極準確，如果糖質過少，你便會發生痲痺和昏迷；太多呢，結果也同樣很嚴重的。所以自然便產生一個安全瓣膜，多餘的糖質立刻經由這個瓣膜退入臟裏。一個人激烈運動時，肌肉內造出消毒的酸素，同時血液內的糖消耗了；可是運動家却不會發生痲痺或昏迷。他們喘息起來，心跳增加。增加氧氣供給把酸性的廢物帶去了。肝內儲藏的過剩澱粉質便變成糖質，血液內糖的數量便恢復了。

散佈在體內各處有七對名叫「內分泌」的腺，因為它們在體內輸出一種特殊的化學物質。荷

爾蒙），這種荷爾蒙直接進入血液，在體內各處輸送。有些這種化學物質從一處的内分泌腺到另一處的内分泌腺，放出新的荷爾蒙。它們就這樣子造成上面所舉及的整個節制和平衡的機構。且看這些東西輸送失常（過多或不足）時，結果是怎麼樣。

你見過一個可救無藥的白癡嗎？你們跟這個搖頭擺腦，目瞪口呆的癡子的分別，只是喉頭上甲狀腺的分量相差一千分之一兩而已。

有一種嬰孩，生下來時，喉頭上的甲狀腺不能製成充足的分泌液，他們白癡程度的輕重，便要着他們所缺少的多少而定。但在嬰孩期內，他們便服食甲狀腺液或進服從動物抽取的甲狀腺，他們便會變得活潑聰明起來這樣的進步，完全賴繼續這樣的療治；一旦停止了幾星期不再進服甲狀腺液，結果便會恢復原狀。

碘是甲狀腺液裏面的重要成分，它分佈在世界各處廣大的區域內。可是在某些地方它却很缺乏。住在這種地方的人們的甲狀腺要很費力才能利用到那些存在的小量的碘。他們是這樣地用力，以致使他們的「轉變機關」成了甲狀腺腫。在這種地方的人，如果把碘加入飲用的水中，或者使用含碘的食鹽，那麼甲狀腺腫以及他種甲狀腺便毛病都可以避免了。

人體內具有神祕力量的另一種腺便是分泌黏液腺，位處頭顱骨的深處。這種分泌黏液腺是管轄人體生長的。如果一個人具有這種液體太少時，便是一個矮子；如有得太多時，便是一個高六尺的人。

這分泌黏液腺還有一種作用是補充「母愛」的腺。當一女子生育了後，她體內的分泌黏液腺增加，因而增加做母親的對她的嬰兒的愛心，使她犧牲自己的利益，甚至，如果必需這樣以保

護她的嬰孩兒，她們連性命犧牲也不顧惜。這一點曾在許多次的實驗中見到，如卡尼資學院的產生實驗所所李度爾醫生的實驗：他把過量的分泌黏液腺注入小雞的體內，這隻小雞雖然距離卵期尚早，可是已經顯現出一個孵卵母雞的特性了。注射在一頭久已不復產卵的老母雞身上也有同樣的現象。甚至至男性體內注入這種分泌液也有同樣的特徵。曾有人利用這種分泌液以增加哺乳嬰孩的母親的乳量。

在最重要的荷爾蒙中便是那些跟性別有關。以前誤以為男性只分泌男性荷爾蒙，女性只分泌女性荷爾蒙。事實上每一個人都要同時分泌男女兩性的荷爾蒙。在正常狀態的男子，陽性荷爾蒙佔優勢；在正常狀態的女性，陰性荷爾蒙佔優勢。男子有時女性化，女子有時帶上男子氣概，都是因為性的荷爾蒙的分泌失常。

我們對於荷爾蒙的知識為期最短，但現在已經實行用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用甲狀腺分泌液挽救白癡。從副腎腺取出的分泌液可以用作強心劑。一種名叫 *Esthione* 的女性荷爾蒙注射在女子身上，可以療治月經中止期間的病徵。又一種名叫 *Testosterone* 的男性荷爾蒙，却用來療治男子攝護腺擴大。

婦人生殖系統發生障礙時，用男性 *Testosterone* 作皮下注射也有效用。這樣症象顯然是因為女性荷爾蒙過多，所以注射男性分泌液跟它抵消了。

在男子方面關於攝護也有同樣現象。它雖然不能因此治愈，但用女性荷爾蒙注射了，病狀常因而減輕。科學家認為癌症跟子性的要素過分活動頗有關係，所以用人工方法把女性荷爾蒙加入，這種活動便會減緩下來。

腺的分泌液，尤其是分泌黏液腺的，似乎操縱了人類和動物品行的律動，這種律動是隨了節季和年齡而異的。當詩人寫着：『春日裏青年都想及愛情，』這一句話等於說：『在春日裏，分泌黏液腺之的 *Ornithin* 增加起來，所以影響到 *Pectose one* 和他種荷爾蒙的分泌。』當生命的時鐘告訴我們，到了五十五左右配偶期所要告終結，其實就是一些內分泌液的比例發生變動的所致。

現在談到酵素。雖然，它們的影響早已有人知道，可是酵素本身上是最近才發現的。已經確認的酵素共有二百種之多，其中七種的結晶體已經提出。酵素能夠把這種化學物質變成另一種，自己在過程中却不變化。在人體內，它把食物變成人體維持各器官所需的化學物質，并且製出確實需要的分量；把剩餘的都排除了。

自然界的一件神祕的事情便是，到底是什麼東西使一種跟化學物質混在一起的酵素活動起來的，例如，有一種酵素名叫 *Tyrosin*，它是幫助消化的。*Tyrosin* 是從一種不活動而完全沒有消化能力的化學物質所構成的。把一些這種化學物質放在試管裏，即使把很微小的一點 *tyrosin* 加進去，後者便會逐漸把試管內的東西完全『消化』，變成跟自己相同的東西。

人體的第三種物質便是維他命，我們的食物中至少需要五十種這樣的維他命。缺少一二種，引起許多疾病，包括：禿頂，青年白髮；胃腸病，壞血病，佝僂病，厲害的精神病，內出血病，幾種麻痺病，神經炎以及蜀黍疹。

科學專家們近日才想到，荷爾蒙，酵素及維他命三者是有密切關係的。例如，荷爾蒙和維他命有一點相同，人體上缺少一些都會有影響。精神不寧是由於缺少維他命乙和尼古丁酸，同時

又因為內分泌腺功能不足。有好些疾病都是因荷爾蒙功能錯誤或缺乏維他命。

實驗室內用以使白髮恢復漆黑的維他命，似乎跟一種在細菌滋生的過程中的酵素相同。有幾種『呼吸系的酵素』，幫助我們從吸進氧氣時提取能力的，它們也各含了一種維他命。

有一種跟這原理有關的有希望的研究，便是有一些癌病也許是由於某種維他命的缺乏，或者人體不能適當地運用它們。癌病的細胞組織利用起氧氣時跟普通細胞組織顯然有別，同維他命對於細胞使用氧氣有重要作用，所以將來在這方面也許有所成就。

看起來，科學的發展已經要超過發現荷爾蒙，酵素和維他命的地步——新的發現也許要領我們到達科學知識和身心健康的新世界去。等到我們把知識領域裏餘下來的空隙填滿後，這些滋生的神祕動原一定能夠解決細胞是怎樣增加的。如果這一點成功，我們也許能夠把癌病以及其他跟細胞結構有關的疾病的威脅消滅了。那麼我們便要更接近生命本身的神祕底中心了。

忘記加油

有一天，一個人駕駛進加州拉古拿灘的一個加油站，要添十加侖汽油。三個加油站的工人立刻擁上去殷勤招呼——揩拭遮風玻璃，檢查車胎，加水等等。車主付了錢後，便駕車去了。

幾分鐘後他又回來說道：「你們有把汽油加到我的車裏嗎？」這三個職員頓時忙做一——原來他們單獨把加油一事忘了。

(Newsweek)

他們不是天生的神童
都是父母教養的結果

六個淵博的孩子

F. P. Mc Evoy 原著 · 原載 · The Hiwans Magazine

這個『有問必答孩子』的無線電節目曾遭到十二家電台所拒絕。他們總是問：你從那裏找到這樣聰明的孩子，來繼續在電台播送新的節目呢？他們實在無須憂慮；聰明的孩子似乎是用不竭的呢。負責選擇那些非常的孩子在電台上參加智力競賽的人，常常有一點感想：在每一個非常聰穎的孩子的背後總是有了一個特別關心他的成人，以激勵鼓舞這個孩子爲己任。

拿這六個『有問必答孩子』來說，的確是這樣子，他們現在已屢次在電台上播送了。十四歲的賈克，魯卡爾，曾參加過三十一次的『有問必答孩子』節目。當賈克兩歲時，他的母親便開始每晚在他就睡前跟他談話。起初他們把當天的事情談論一下。他年幾稍長，他們便跟他談起歷史上的著名人物或者是他們所讀到的人物，或者對時事交換意見。他的家人要他對一件事的雙方都要顧到，他們定閱政見相反的報紙。每逢他對於一些公共事件發表意見時，他的家人便立在反對方面，那時賈克便得跟他們辯論明白了。

賈克的母親和祖母一早起來便把報紙雜誌上有趣的材料剪下來放在他的桌上。家人在餐桌上

的談話都是以這些片段作話題。賈克對於現代史料的熟諳，是由剪報工作開始，最近由他自己收集報上重要新聞的標題，所以他的資料更多了。這些剪報都是貼在剪報簿上編號列在架上，正如他所收集的旅行社小冊子那樣，因為賈克的母親認為每一個小孩都應該有一個地方，使他可以把自己的東西有秩序地收藏起來，而且做父母的對於孩子感到興趣的東西都應加以鼓勵。

另一個「有問必答孩子」范台克，梯亞，十四歲，是一個中學高年級，他小時候開始學地理時，跟他的父親玩起一種遊戲。他的父親向他挑戰說：「我跟你比賽跑到加拉派哥羣島去。」於是兩人便從房間那邊向着那面牆上的一幅地圖爭先跑去。誰先把指頭指在那個地方便算得勝。他的父親常常把一個國家或一個洲的拼湊板放在家裏，讓范台克把它砌起來，以便學習地理。

「當他長大到會辨別事物時我便把異同指給他看」，他的父親說。「看見他的高椅子，我便解釋這椅子是木頭造成的，木頭是從樹上來的；他的湯匙是銀子造的。銀是從地下掘出來的。我告訴他礦砂是怎樣開採的，又把圖照給他看。我們會一同去檢查樹木我便把它們是怎樣長大的告訴他。其後我便檢起一些石頭，教他怎樣分別石的種類。就這樣子，他學會了許多植物學和地質學遠在他還沒有懂得這兩個字的意義之前。他又學會對任何事物不但看看便是，還須仔細觀察。甚至他只有三歲時，便已經是一個謹慎的觀察者了。有一天我叫他講出他所見到的一隻小狗的形狀。他說它是棕色白色到淡紅色的。我問他：「你知道它確是一部分淡紅的嗎？」他答道：「是的，就是他的嘴巴裏面。」

當他二歲半時，他學到一課機械學，後來發展成爲生理學。他的父親把一個鬧鐘拆開，把它的活動情形告訴他。於是他指出爲什麼人們要用鬧鐘；他們睡眠時間不足呢。跟着他把「鬧」這

一個字解釋明白。他拿一隻扣針刺了范台克一下，隨即解釋這便是「痛」！它便是一種有裨益的「鬧」，它不獨會從睡夢中把你「鬧」醒，并且使你知道一定有什麼不對了。

范台克七歲進學校，加入第五級。他所知道的都是在家裏學得題從跟父親的談話，從家中餐桌上聽到別人的討論，從他所閱讀到的一切——他學會讀報上的標題，由他的父親高聲唸出來，他跟著讀。他的父親說：「無論那一個普通知慧的孩子；如果教得適當，都能夠學到的。」

「有問必答孩子」中特出的一個便是十五歲的仙蒂亞，克拉因。克拉因夫人說：「當她是一個嬰孩時，我便開始教她，便是用德法兩國言語唱歌哄她入睡，她在不知不覺間，把整句歌詞依照讀音和韻律學會了。」

「她年幾稍長時，我便朗誦詩歌給她聽——雪萊，凱茨，卓賽，彭斯。我唸了一句。仙蒂亞便跟着唸。最後她能夠把全首詩記憶了，因此她認識了許多美麗的字眼和對於詩歌的欣賞能力其後我們在家裏做事情時，隨時都玩起唱和遊戲——我先說出一句，由她把下面的一句接下去。」

「我并不太早鼓勵她讀書，因為我覺得一個孩子埋頭書本中，會錯過了孩子許多遊玩時刻。」

教仙蒂亞繪畫，她便先繪一個狗或貓，讓仙蒂亞來模擬，常常總是幫助和替她修改，從來不笑她。她認為做父母的常常由於輕易笑笑把孩子創造事物的興趣破壞了。

「當姚是一個嬰孩時，」克拉因夫人說，「她的父親和我折離了，她的責任開始得很早。」當她三歲時，她的母親在家裏開辦一家幼稚園來維持兩人的生活，不久仙蒂亞開始會襄助她了，自從七歲時起，她便會自己縫補了。

幕，彼極善，能將音韻同中有四處的驚人音樂專家。因為她天賦是這樣好，她的母親很謹慎的，不使她偏於一門藝術，只就果她的知識，較之年齡跟她相若的普通孩子都要豐富些。她很早便讀優美的文學接續，爲了使她對時事有一點根基，彼發普夫人要她讀這套五巨冊的世界大專史，從聖經時代一直到現在她的母親又鼓勵她好好利用字典和百科全書。可是她的母親認爲對她的背景更重要的便是讓她每天晚讀完兩小時報紙的習慣。

她學識字的方法給許多教育家聽到一定要大人大吃驚。每逢星期日早晨她躺在地板上聽着奎英，當恩德V.威廉斯高把她的學問的進程講出來。她一句句跟着他讀下去。

「存博必登據子」裏面的數學專家，十二歲的李却威廉斯三歲時他的祖父常常帶他到芝加哥區去探訪他的老年朋友。這是李却教育的開始，因爲那時祖父便教他玩紙牌。叫他記分數，在飯店裏，女招待未能把賬單算出時，他便先算明白了。現在，每逢他的家人出外旅行，管賬的總是李却。

李却三歲時便跟着他的長兄學習他的功課，他的長兄却也樂於指點他，李却把他的哥哥的地理書中所有的地圖都研究過，他平日衣袋裏總要帶一高地圖。去在聖誕節，他的家人送他一本算是完全的地圖。李却發現少了兩個小國，特倫，麥拿里承認這二點錯誤，便送他二輛別的地圖。

李却的父親是一個機械工程師，他常常把工程師的難題帶回家裏，要他的兒子相助解決，把這作爲他的兒子所受教育的一部分。結果，李却七歲時便懂得了中學的算學，現在雖然是第六級學生，可是他已經學起幾何，同時同級的人只學着算術。他的家人要他在學校裏跟年幾相若的孩

子同級，那麼他才不至於沒有伴侶。

剪齊草地，摘園中蔓草，收拾地室是他們兄弟兩人担任，此外兩人輪流幫助他們的母親洗濯杯碟。「他們各有一點另用錢，但做家中的工作我並不給他們酬勞，」她說。「我們要從小使他們知道，家不單是我們的，他們也有份的。」

八歲的傑拉，達洛是担任這個節目年紀最小的一個孩子，他年未滿四歲便學會三百六十五種鳥的名字（英文的和拉丁文的）習慣和習性，他還是一個嬰孩時，他的母親便已經死了，他的姑母貝絲的全部精神都放在他的身上。她很早便誦讀關於自然的書籍給他聽——插圖精美的書籍如佛蘭克，G，阿許勃洛的美洲的鳥類以及奧杜邦協會的刊物。其後便是美洲的蝴蝶及美洲的甲虫，兩書均爲法斯尼所著，還有珍，哈維的美洲野花一書。

他就這樣子從鳥類到昆蟲，然後到石頭，貝壳和魚類。他又開始收集鳥類捨棄了的鳥巢，化石，壓扁的花，脫落的鳥羽，與及他的朋友的頭髮。

傑拉並不喜歡進學校。涉過泥潭，從腳踏車上下墮是他最愛的消遣人們都只知他是一個聰明絕頂的奇人，却不知他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平常孩子，跟他同街居住的孩子都會告訴你。

這班孩子的父母們，堅稱他們的孩子並不是生有異稟的神童，而是家庭中有耐心的合作的結果——這一點是每個做父母的所能夠而且應該給予他們的兒女的。

這是另一次世界大戰呢
還是一次世界革命？

新的世界革命

白孤

Herbert Agar 原著 · 原載 The Atlantic Monthly

如果我們以為今日的痛苦不過是「這一次戰爭」的一個階段，我們便不能夠了解這個時代的歷史。現在一個世界革命正在發生。戰事不過是革命的幾個偶發事件。下表示這個較危險的革命武器不能完成它的全部工作。這些武器包括利誘和威脅，例如在荷比兩國及巴爾幹；它們包括經濟壓力和叛國奸謀，例如在南美洲；它們包括對這個革命勢力尚未準備侵蝕的國家以友誼的甘言為餌；最重要的便是它們迎合蔓延全世界的不滿和混亂的心理。

革命的根源是深種在年來在世界散佈開去的犬儒主義和失望心理。這並不是一次以一個偉大的新主義為名的革命，并且預期在動亂之後可以有一個苟安局面。這是一次反對偉大主義的革命，正如它的起源所暗示。這一次革命認為在這個新世界裏，沒有神的或人的法律能堅持不動。只有權力是值得崇拜的：為了勝利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

相信軸心國革命能夠安定下來，達到一個苟安局面的人，簡直不懂歷史的最簡單和最普通的例則，關於這例則賡麥遜 (Ralph Waldo Emerson) 說過：「目的早在手段中顯出。」或者如

林特曼 (Edward Hindemann) 所說：「我們的行為決定我們的為人。」這個意思是，良好的目的決不能由殘暴的手段達到的。

他們用以推進這次革命的手段是脅信，兇殺，威嚇，對人們的身心雙方的凌虐和奴役。從這種種手段而達到的目的——也就是永久的制度——却是管轄在祕密警察手裏。

美國人如果以為我們在這個給軸心國所統治的世界能夠「好好生活下去」，未免大不智了。這等於說一個人在獄中或瘋人院中有一間他自己的私室，便可以「好好生活下去」。

這種由殘酷手段而成功的破壞性的革命決不會有什麼建設，只有造成一個兼備了牢獄和瘋人院兩種最惡劣的東西的世界。希特勒也許能欺騙全世界的人；但他不能欺騙歷史。他也許能廢除一切的定律，但是他不能廢除這條「目的早在手段中顯出」的定律。

這是一次奴隸的革命，如果我們不反抗，我們便接受毀滅，辜負了自己，也辜負了我們後代子孫。將來總要有一個時候，在某一個地方，人們又要從奴隸地位努力奮鬥以求解放，我們對他們可不會有什麼幫助。我們千秋萬世後，要被稱為對大敵不肯抵抗，以致陷這世界於萬劫不復之地位。

如果我們撇開道德問題，且論經濟，我們又會發現新的證據，證明這次革命只是一次毀滅性的革命。軸心諸國并不要建立一個經濟制度；他們只做成一種制度，使戰爭成為有利可圖的事情。資本主義的千百萬失業工人都改充軍工和製造軍火工人。跟着便到了一個「大炮重於牛油」的時期。當大炮已經充足時，兵士們所造的大炮便被運到國外去奪取牛油，柏林現在自誇他們的牛油供給比較英國為多；可是他的牛油都是從別的國家大肆屠殺掠奪來的。

這不是一個經濟的制度，因為這種制度只有繼續不斷擴張才有效能。一個國家輸出軍隊而不是貨物，輸入的都是靠搶掠而不是用外匯購來，這樣的征服是會有限止的。它不是擴張便是滅亡，這種無政府主義的革命是靠了死亡而生活。到了一個時候，它不能搶掠新的食物，新的燃料和新的奴隸——這個時候它只有崩潰了。因為這原因，所以搶了奧國還不夠（雖然希特勒答應已經夠了）；併了蘇台德區還不夠（雖然希特勒發誓這是他最後的野心了）；滅了波蘭還不夠，併吞北歐諸小民主國，併吞了法國都還不夠，甚至用威嚇手段取了保加利亞，背信濫殺取了羅馬尼亞，以戰爭消滅了希臘和南斯拉夫都還不夠。還有英國，烏克蘭和土耳其還不夠，也是這個原因。

將來併吞了南美洲也不會夠的。這次革命是一種疾病。它是文明的黑死病。如果不及早消滅它，它總要傳播開去，把所有的健全身體都傳染了才肯罷休。正如我們的綏靖主義者說，疾病總有聽任它進行的一個時期，可是到了這個時候，病人也就死了。正如希特勒希望，這個奴隸制度的一「新秩序」也許會繼續至一千年。主要的一點便是：由於它的道德和經濟的性質，這次軸心國的革命是不會中止的。

說起來很好笑，居然有美國人認為這革命到達我們的海岸時便會停止。它未把全世界征服，不獨不會休止，況且美國又是他的天生敵人。我們是富有的，而這革命却賴了掠奪而生活。我們的心目中仍舊有自由的觀念，而這革命却要傳播奴隸制度。這革命的領袖們痛恨我們比任何死敵都要利害。他們極度輕蔑我們。所以，如果我們代表什麼東西的話，我們所代表的跟他們的世界永不會妥洽。如果我讓他們控制了大西洋，美洲可要遭殃了。如果我們讓英國步法國的後塵落入

們的掌握中，他們一定會控制大西洋的。甚至，只須把這次革命的性質略加審視，便足以答覆那些仍然希望跟敵人談判和平的人，以及那些主張不要牽入戰事旋渦的人。誰也不能在一次世界革命時置身局外。對這革命只有抗拒或接受，却不能置之不理的。可是安妮，林白却態度悠閒地問道：「我們如果以全部力量作現在尚未敗北的英國後盾，使她跟敵人談判和平，豈不要比較把一個在危急中的英國推到毀滅的途中去爲好嗎？」

發出這樣問題的人，他一定以爲這次的戰爭只是爲了爭奪阿爾薩斯——洛蘭或是爭奪卡麥隆。我們跟這樣的一個以殘酷和恐怖手段來征服，以毀滅人類利用他們心智的機會來征服的人。怎樣才能談判「和平」呢？

納粹們并不把資本主義的民主政體改造；他們是把它兇殺了。他們并不以一種新的和健全的理想来替代；他們是用搶掠和奴役來替代了。他們的革命證實了一句話：「這是最殘酷的一次戰爭。」我們如果跟死亡談判結果只有自趨死亡。如果我們對人類仍舊有信仰，我們還可以活下去，沒有這一些信心我們對美國也不會有信仰了。

「有些東西終結了，」希特勒這樣寫着。他以為這件終結了的「東西」便是現代民主政體的一個短促時期，從蒸汽機的發明開始，到蘇斯靈機發明而終止。他認爲現代的工藝學加上我們的文化中信仰的衰落，使一些懷抱舊夢的人能夠把人類推到奴隸的地位去。

希特勒也許對的，但是還有一件事：這件終結了的「東西」也許并非人們急於爲民主政體而奮鬥的時期，而是人們把民主政體當作一種虛浮的東西而不肯爲它犧牲的日子已經死了。希特勒把它殺死了。但是真有崇高理想的民主政體却不一定死了。

世界各地的人都正候着一個訊號，使一般相信自由的人聯合起來跟那些主張奴隸制度的人對抗。這次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為這個訊號尚未發出。人們都願意有機會使自由發生效力。這樣的機會只有我們才能給與。跟那些輕蔑我們的敵人討價還價是不中用的。只有乘我們尚有朋友相助時，及早把這些敵人打倒。

中肯的批評

桑塔爾，摩斯未發明電報之前，本來是一位有名的畫家。有一次，他請一位當醫生的朋友去看看他所繪的一個人臨終時的痛苦的畫。這個醫生仔細看過了後，摩斯向他問道：「你對這有什麼意見？」

「我看作是瘡疾，」這醫生答道。

海倫·魯賓斯坦藉她的一些化妝品支配着美國百分之七十五的婦女

美 容 業 的 女 王

施 存

Elaine Brown Keffer 原著·原載·Life

美麗是一種商品，它是裝在大口瓶裏，錫管裏，和玻璃瓶裏來的。美國婦女百分之七十五是它的主顧，它是美國二十種大工業之一。海倫娜·魯賓斯坦十八歲時便開始經營這種專業，結果藉了這個專業成爲世界上最成功的一個商界女子。

魯賓斯坦（在私生活裏是古里埃里·柴柯尼亞公主，是一個喬治亞貴族的妻子，是波蘭克拉考一個相當富有家庭中八個女兒之一。可憐他的一生事業却是在澳洲墨爾本開始的。那次她到墨爾本去探望親戚時，她注意到澳洲婦女的臉孔怎樣受氣候的影響，乾燥粗糙，跟她自己的白嫩肌膚完全不同。魯賓斯坦那時第一次表現出她的做生意天才，她立刻差人到克拉考載了一批美容霜來，開了一家化妝品店。一年半後她離開澳洲，帶了十萬元的資本，到歐洲去經營她的事業。

在其後的四十三年中，據魯賓斯坦自己的估計，她獲利達二千五百萬元，都是在商店中以昂貴的價錢出售美容和洗滌劑賺來的。紐約及十多個別的城市（包括巴黎，米蘭和本諾契奧斯各地）的魯賓斯坦美容院都虧本，但是仍要維持下去，以便推進魯賓斯坦的事業，確保它在美容業中所佔的最優地位的。

她在紐約第五街的美容室是女性臉孔和身體的一個超等修補店。婦女們到那裏來試試魯賓斯坦的「美麗的一日」。她們受到種種的運動，摩擦，洗濯，以及用熱的毛巾包着身體，在紅外線下洗浴，乾按摩和侵在水裏按摩，以及在牛奶裏面溶浴。這一切都是午餐之前舉行的，吃過一頓生冷東西的午餐後，她們面部，足部，指甲和頭皮都先後受到療治，繼後便是洗頭和整髮。全部工作代價二十五元。

在這些到治療有閒階級婦女間，海命娜·魯賓斯坦態度優雅周旋其中，時時發出一聲低低的淺笑。她自己已沒有空閒也不願意去試一次這這種吃力的美容工作。她個人的美容方法是每天午餐吃一頓包括青葱，椰菜，甘藍菜等等的衛生食品。這種食物她是吃不飽的。

魯賓斯坦維持她的高的地位，完全是由於刻苦工作，善於宣傳和運用金錢。她對於大量的資財，天賦的處理才能。這一點垣街的雷曼兄弟公司是深悉的因為他們也競爭不過呢。在一九二八年最景氣的時候，雷曼公司當局認為魯賓斯坦的事業可以採取廉價而大量生產的辦法。她并不贊成此舉，但魯賓斯坦終於把她在美國的事業的三分之二，以七百三十萬元現金的代價售給雷曼公司。她坐在那裏旁觀了一年，正如她所說，「看着兩位經理相繼把我的美容霜在雜貨店中發售。」於是她便向股東們宣佈，這件事業是給他們毀壞了。雷曼兄弟們提議給她相當薪金，只要她不要打擾他們，可是她却有一個較佳的辦法。股票在市場上價格已經慘落，因此她用了一百五十萬元收購了充足的股權，重獲得事業的管理權，同時她這一來便已獲得五百八十萬元的純益了。那時雷曼兄弟公司已自願把整個事業放棄了。

魯賓斯坦的事業現在包括六百二十九種出品。銷路最好的美容霜仍舊是魯賓斯坦開辦時那一

種。這美容霜本來名叫淨膚霜的，但是一九三八年時根據食物進料管理局的指令。易名醒靈霜。她的女店員有時對顧客說，所有的六百二十九種美容品對於一個婦女的美容都是必需的，但是魯賓斯坦要維持這樣規模宏大的，組織真正原因，一是因為她決心要勝過另一個美容家伊利莎白·亞頓。

在高價的市場上，亞頓是魯賓斯坦的最大的競爭者。她們在第五街上，相隔一條馬路，各有宏嚴的美容室。她們的出品在全國的化妝品店中并列着出售。但是由於某種原因，亞頓那方面似乎比較聲譽好些，這一點是魯賓斯坦認為最可恨的。據女店員的報告，顧客們常常購買魯賓斯坦的出品自用，亞頓的却用來送禮。如果有一家想一個新的主意，如「美麗的一日」，或者是陽光浴油膏，或者是攝影用化妝品等名目時，別一家便會立刻做行。他們互相摸倣包裝的式樣和廣告的方法。

幾年來她們兩人爲了所雇的職員競爭很烈。一九三八年亞頓以年薪五萬元把魯賓斯坦的總經理聘去，另外又立去了十一個他的屬員。魯賓斯坦便設法報復，果然次年她欣然宣佈伊利莎白·亞頓的前夫兼經理的。W. J. 劉易斯担任海倫娜·魯賓斯坦的新經理。

「在這種專業裏，你必須很聰敏，」魯賓斯坦用他那種波蘭法——淡混雜的口音說道。——我真正的本領，便是善於創製新的出品。」說到她魯賓斯坦每過幾個月便製出一種新的出品，她實在是無人跟得上的。

最新出品便是這名叫「天堂的禮物」這一種。這一件出品是今年春天出來應市的，那時已經費了十五個月的籌備時間的。據說魯賓斯坦試過了八百種香味，最後才選定了一種。他向一個製造

商定製一個瓶子，要帶有女性體態的格調的，並且須具有一種輕盈之感的。當瓶樣製出來後，她瓶身加上一些衣服的邊沿，瓶口加上一個瓶塞表示是頭部。至於肥皂呢，她選了一塊形狀好像是一團粉紅色的雲，上面有白色的天使立着，她拒絕了第一次的盒子式樣——只有一些天使的圖案的。她認爲過於單調，後來決定改用一種有天使和祥雲的圖畫的。

初在市場上推銷時，方法也是很奇妙的用五百隻氣球，球上是天使和祥雲的圖畫，從彭維台勒的商店屋頂放下來，每一隻氣球下面繫了一隻籃子，裏面是一小瓶香水和一個字條，裏面寫了：「從碧空出來到你跟前。」當時許多婦女把第五街塞滿了，爭奪這些小氣球。

魯賓斯坦是最善於自我宣傳的。幾年來，魯賓斯坦的廣告中總少不了她自己的照片，總是在化裝室裏的攝影。廣告稱她爲「世界上著名女科學家之一」，始終不懈地去尋求更神奇的美容品。這張照片是這樣令人相信。有許多美容室的顧客常常懇求一些外間人不能買到的特殊美容霜。如與這個顧客整要這樣要求，美容室的職員便把一瓶沒有貼上標紙的美容霜以五十元的代價賣她，並且細聲對她說，這是老闆自用的美容霜呢。

這次戰事之前，魯賓斯坦始終是國際社交界的一份子。她有五間住宅——在巴黎，康布——拉——維爾，倫敦，紐約，及康奈脫克的格蘭威治等地。她每年總要往來歐美間六次至八次。她總穿著了著名服裝家特製新樣的衣服，還戴了許多首飾。她每次下船時，總要戴着卡撒玲女皇那塊綠玉頸圈，或者帶了最新式的浴皂，否則便急急說巴黎人士現在已經用起綠色的香粉了。當她到印度遊歷時，據說她特地發明了一種美容霜，給會長太太的漆黑臉孔使用，結果她獲得許多名貴的珠寶。

她宴客時總是在可以說得是全紐約佈置得最動人的公寓裏舉行。客室是法國現代式，掛了不少世界名畫。并且特地安放一張紫色錦緞的沙發，以便跟魯賓斯坦所穿的紫色緞裙相配合。客人們在金碧輝煌的餐室內進餐，室中全用燭光，光線搖曳跟女主人所收集的原始時代非洲人的面具映射着。餐後，賓客便到一間名叫「夢室」去喝咖啡，室中四壁用名家台里成繪的海底景色。

據說本埠最強的玩橋牌者，每因坐在那個吃人的非洲主人對面，看到畫中人那個逼真的兇惡樣子，竟至心意惶亂，牌也玩不好了。

魯賓斯坦是一個極為慷慨的人，總是把一些「小禮物」分給她喜歡的人。這些禮物大都是在美容室銷路不甚好的香水。她常常把自己收藏的珍貴藝品借給慈善展覽會。有一年的暑期中，她把格蘭威治借給一個交情不深的朋友，只因這個人要找一個避暑的地方給他的兩個孩子。她在另一方面却具有堅決的決心去減削一切的無謂開支。星期六下午她常常到格蘭威治的菜場購買食物，她常常跟雜貨店職員爭論着價錢。她是一個一點不肯浪費的人，這個脾性，只有一個在青年時候嘗過貧苦滋味的婦人才會這樣的。

最近魯賓斯坦正在計劃着一個新的事業，取名古里埃里藥房，店址就設在她的美容室那條街上的轉角處。在這裏，她預備用她的丈夫的名字，介紹兩個新的昂貴洗滌水，美容霜，和香水。一種是專給女子用，一個却專給男子用。她認為美容業也許只開拓了它的一半市場。她說過：「男子也可以更美麗呀。」

如果她的計劃成功，美國的男子不久也要受同樣的推銷技巧的苦頭，美容業利用這個技巧，每年從每一個美國婦女身上榨取十三元——這個技巧可以概括在魯賓斯坦向她的女職員們忠告這

句話裏面：「你們必須看到她們的錢袋裏面，把最後的一個角子也要弄到手裏」。

食。的。話

...一...

紐約商店出售的結婚蛋糕的最新點綴，是用膠塑成新郎新娘挽手走出禮堂時的樣子，不獨面目神似，連身上的禮服也完全相同。塑像人或看了原人而塑成，或是從照相做型。用玻璃罩盛了，下面襯了紅木架子，跟蛋糕一同出售，可以永遠保存。(N.Y. Ideiad F. I. Inc.)

...一...

紐約的夜總會最近的一件新奇的飲料，便是把香煙跟酒調和，成爲一種兼備煙酒兩者的特點的食料。也可以叫做喝的煙 (N.Y. Post)

...三...

美國加州的哈里，培遜把洋蔥跟一種蓮花合種，種出一種新的洋蔥沒有洋蔥的臭味，氣味清香無其倫比。(The American Weekly)

...四...

紐約的餐室送到辦公室去的每一客午餐，總附了一颗維他命的膠囊劑。附了去的條紙寫着：「簡單的午餐很少有充分的維他命。服了這顆膠囊便可以補償這損失。」

彼脫霍里斯的特殊教育方法
使污穢貧乏的地方有生氣起來

教育界的一個奇蹟

攝在

George Kent原著·原載“School and Society”

沒有多年前，美國南卡洛林拿州格蘭維爾周圍的十四個工廠市鎮的情景跟它們的名聲同樣慘淡，它們的字如聯合染廠或美國紡絨等。房屋是一些木頭房子，排列在工廠氣笛聲所達到的地方。工廠的警察担任維持秩序；工廠的學校供給一些草率的教員，到了第五級便突然停了。

後來有一個名叫，L、P，霍里斯的人受任當地學校監督。景象開始明亮起來了。霍里斯，大家都叫他做彼脫，開始便要使二萬五千的居民，人人都受到教育，「教育小孩子是不夠的，」他說。「你們必須連他們的父母也要教了，」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建立一種學校制度，使他成爲當地社會生活的中心，使這些慘淡的市鎮成爲愉快的居處地方，同時使那些沒精打彩的居民變成有自尊心，有志氣的市民。這些學校現在完全不復倚靠工廠了。

霍里斯的社會教育，隨時在這十四個市鎮裏看到它在工作。它也許可以說是活動的圖書館，經過一家家的門口。它也可以說是汽車學校，車上是個婦人在那裏烘着餅，向婦女們宣講電氣用具的價值。一個全日工作的心理病專家到鎮上各處把管理孩子的最佳方法告訴那些做父母的人，幾年前文盲是一個難題；霍里斯遣派九個教員到居民家裏，學校裏和工廠裏開班授課，那年年底

教育界的一個奇蹟

八七

四百三十五個成年男子學分了讀寫。

破碎的玻璃瓶和空罐頭從前把鎮內各家的庭院弄得很不雅觀。喂豬的盆子更增了許多醜惡。現在，那些家庭的每年收入雖然不到一千元，可是你到處見到美好的草地，整齊的灌木。蓮池以及自製的花園樹木，使人們自動出力鋪砌人行道，構造公共的玫瑰花園。這些改造的費用都是他們自願樂捐的。

彼脫·霍里斯本人生平從來沒存在學校裏教過一日書。他是一個身材高大二百磅重的五十餘歲人，是一個種植農民的兒子。他到那裏來時是擔任一個公共福利的工作人員。他到了不久，大家都認為他正是一個遇有困難便去找他的人。如果一家住宅焚燬了，霍里斯自己去借錢給他們購置新的家具和衣服。如果生病需要巨額醫藥費，他便來幫助設法。他的祕書訴苦道：「他從來沒有一個角子，因為他總是借錢給他人。」但是，一切關於學校和社會的事情，他却是一個謹慎的有遠見的計劃者。

霍里斯被委為學校組織的首腦這個職位，實際上是強他接受的，一九二三年，當十二個市鎮的學校合併組成派克學校臨時沒有一個適合擔任監督的人。房屋已經破舊，經費又是微薄。在沒有辦法時，只得把這個職位給與霍里斯，這個地方的近輪之馬。

這位新任監督開始便把這些老舊房屋洗濯一新。他把座位拆去。在木匠店裏，他們造了許多樑子簡單的棹子和椅子。這些棹椅都是容易移動，能夠推起在屋角上，或排成一圈繞着了教員。孩子們坐在這廉價的棹椅上再也不至擔心它會給顏色濺污或沾了污泥。這樣地不須費多少錢的改良，使孩子們的態度有很大的變更。

霍里斯接任以前，小孩子常常拋擲石頭打碎學校的窗門。現在，下課之後他們也不願離開他們的閱讀和研究工作。遇到什麼有興趣的工作時，早上他們的教師未來時，許多學生已經先到了。

霍里斯以同樣的精神把教學制度革新了。他借到一所空的夏令營房屋，邀請全體教職員到裏去過了六星期，研究改良的計劃。費用是這樣節省，樂趣是這樣的豐富，所以這一百六十位教員都應命來了。早晨用來讀書，下午和黃昏專供遊戲。在這樣的環境裏，這一百六十人大多數跟霍里斯同樣抱了對社會教育的熱誠了。

霍里斯發給教員的薪金較全州學校的平均數目略高，教員手頭拮据時他借錢給他們，教員感到生活枯燥時他便發起作野餐旅行。在這種時候，霍里斯總是自動充廚子，在柴火上炙着牛排對自己的煮菜本領很為得意，幾年前他帶了二十六位教員到紐約在師範大學讀暑期學校。他們同居在一家公寓裏，吃着自己燒煮的飯，討論着他們的心得。學校當局負擔了一半費用，但獲得良果難以估量。

有一天下午，霍里斯在一條格蘭威爾街上遇到一位富商。這個人對他說：「彼脫，你拿一千元要怎樣用呢？」霍里斯當時便記起嬰兒在廚房桌上誕生，以及許多母親和嬰兒由於無知和貧困而致於死亡，便答道：「我要替那些要生兒女的婦人做一點工作。」

這個富商便開了一張一千元的支票；霍里斯用了這筆款子去租了一所五個房間的房子，設備牀位，雇用看護，開始創辦這間現在很著名的產婦院，其後，從杜克基金會和美國婦女醫院兩處獲得補助，得以大，加擴充。

在十年中在這家學校醫院所生的嬰兒共二千四百人。棄兒及在他處誕生的病孩都由他們加以攝護，此外還有數千婦女也到醫院裏受到產前的診治和節育的意見。

中學校高年組女生每天早晨到醫院裏替嬰孩洗浴，配藥和幫助產婦。如果他們的父母允許，她們可以看看生產時情形。她們研究營養學和生理學，在這種環境裏。性和生育的實情很自然地見到了，在醫院裏工作了二十小時，那些女學生便獲得一套白衣帽，成爲一位健康工作人員。她們攜帶測溫度計和日晷，到各處的家庭訪問，向別人解釋怎樣防蚊蠅和適宜的飲食，遇有患病必須診治的便立刻回去報告。

貝敦產婦醫院興趣稍次的便是那所大衆大學，它的口號便是「各種人的各種學級俱備。」去年入學的男女共有三千二百人，所學的從怎樣在唱詩班歌唱唱至佈置餐桌的藝術均有。有一級上課時，樓板上懸掛了一塊塊的牛肉，由當地的一位切肉人口講手割，指示他們到肉店裏買肉時要怎樣選擇。學校的電燈總是過了午夜才熄。還有一幅完備的紡織機和機器工場，工廠的工人暇時便到那裏學習一竅技巧，以便有擢升的機會。

在學校裏，霍里斯的制度是供給物質，機會以及激勵。其餘的要由孩子們自己努力了。科學研究總是從個人的興趣開始——如對於飛機的興趣或是想修理家裏的電熨斗的念頭。不論是什麼，它已經成了這個學生投進偉大的科學世界的私人之門。三個孩子合購了一輛福特汽車，把它開到學校的廣場裏。拆掉它，把各部份一件件搬到他們三樓上的工場裏，在那裏他們按照了圖樣和到一家汽車裝配廠參觀一次，把它重新裝配起來法隨即又把這輛汽車拆開了，然後在廣場裏再度裝配起來，便開駛去了。

幾年前，一班孩子到華盛頓參觀過兒童博物院後，發起自己籌設一間博物院。這是一座木屋博物院；他們發起出售木塊，每元錢一塊，結果很成功，博物院籌成了，經過相當時間，他們收集了許多只有好奇心重的孩子才會找到的東西。

派克學校區的一個特點便是年終的科學展覽會。一切東西，從會抽水的風輪到生長在化學液體內的番茄都有。在去年的展覽會中，學生們已建了一塊二十四尺長的電燈的牌子。排管一派克一幾字，每個字母高達四尺。

當年幾稍大的學生離校時，霍里斯便替他們找到他們性近的事業的半日工作。其餘的時間，他們可以用來研究他們最感興趣事情。目前在工場裏開班授課的共有十六級，由有教授天才的工頭擔任教課。霍里斯所教養出來的青年在百貨公司和美容室裏任職。他們替你修理汽車，替你印名片，並且在辦公室內工作。

派克區的社會教育的整個計劃都是藉當地徵收的捐稅和州政府略加補助的經費才能實行。霍里斯每年在一個學生的身上只用掉五十四元另五分，同時在南卡洛林拿別的地方，每個學生要用去六十七元二角一分。

這種教育方法，所費既低，而且能造就優秀的國民和恢復家庭生活。霍里斯的成就在任何別的地方都可以效法的，所需要的只是一點小資本以及相信無論男女都是樂於幫助自己的心理。

本來研究怎樣改良底片的
結果，成了許多他種東西

伊斯門的研究工作

立森

F. D. Ratcliff 原著、原載·Barron's

十年來的廣告宣傳，我們聽慣了一句話，（如果不是伊斯門的出品，它不是柯達照相機。）可是我們所不知道的，即使不是柯達照相機，未必就不是伊斯門的出品——例如人造絲，維他命濃縮劑，高度真空唧筒，你們煮豬排的燃料，以及三十多種的化學藥品。

在紐約州羅却斯特的伊斯門工場，以及別處的分廠所製造的許多東西完全是新的出品，是該公司廣泛研究的結果。「研究可以開闢新的疆界，」可是伊斯門公司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人能夠預料新的疆界究竟在那一方面。任職二十九年的伊斯門研究所主任米斯博士對此事却有他的見解。他說，最好的辦法便是任由這研究人員對他自己感到興趣的問題進行研究，然後一步步繼續下去，不管他跟原來的目標離開是多麼遠。

坎尼斯，赫克門博士，這位年青的伊斯門研究員，便是一個例子。有一個炎熱的下午，他注意到藥房櫥窗內陳列的魚肝油，他心中想起，太陽不知是否會把油內的維他命毀壞。如果設法使這些維他命濃縮起來，豈不是比較安定嗎？魚油和菜油以前常有人蒸溜過。有一個研究機關會化掉五十萬元，擬這普通的蒸溜器內提煉亞麻仁油。

那時赫克門正在用一具分子蒸溜器工作，希望發明一些東西可以幫助解決底片乾燥問題。一具在真空內運用的分子蒸溜器，可以蒸溜一些用別的方法不能分解的物質。把魚肝油這分子蒸溜器試試怎樣呢？

當赫克門舉行實驗時，果然有奇蹟發生了。魚肝油開始分解了。小塊的臘狀脂肪這瓶底凝結起來。赫克門當時把底片乾燥這個問題完全忘記了。他要研究一些更有興趣的東西。

把這些臘狀脂肪分析後，證明這些是最佳的維他命濃縮劑。它很有效力但略帶臭味，伊斯門便跟通用工場合作裝造維他命A、C、D、E。這家公司現這是全世界製造維他命A濃縮劑的公司了。

這家公司又有一種副產便是製造真空的唧筒。蒸溜器需要較好的真空唧筒。這家公司所製的，現在是商辦用的最優良的真空唧筒。它的用途很廣。如製造較佳的愛克斯光，電視和無線廣播真空管。

伊斯門在坦納西州的工場在研究時又有意外的發明。一九二九年克里扶命的醫院的愛克斯光底片失慎，焚燬了一二四人，大家都感到製造安全底片實在急不容緩。坦納西州的工場便着手研究——製成燃燒緩慢的醋酸鹽纖維素。

伊斯門的研究人員想道，這醋酸鹽纖維素還有什麼用途呢？結果有許多：黏土，醋酸鹽人造絲，透明包紙。一九三九年間，伊斯門出售這些貨品價值二十萬美元，使六千人獲得織法。

伊斯門的研究員最近又發明了一種極為新穎的光學上玻璃片，可以說得是自從一八八六年德國製出齊那玻璃片以後之最大發明。它的新穎之處，簡直等於有人發明製銅不須用鐵這種新的玻

硝片，并不用玻璃的沙。而它包括許多罕貴的元素如鈹，鎢，鉍等。在許多特殊的用途上，它遠較舊式玻璃片優良。研究這種玻璃片時費時七年。炮隊觀測器和望遠鏡都需要這玻璃片，當然即國防重要物品之一。

伊斯門從一九一二年起研究工作便已發達。那年，喬治·伊是門（他的公司自從一八八〇年起便以乾片及軟片供給市場）到英國把米斯博士聘來——他曾替一家小公司發明感光迅速的底片有聲於世。爲了要聘到米斯，伊斯門把那家公司完全承購下來。

米斯爲人很坦白。他對伊斯門說科學研究工作并不像一家香腸工廠。你不能指定要做出什麼有利的東西的。你必須有耐心地收集一些小的見解，最後才能把它們配合成一些大的東西。也許要十年工夫才能製成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伊斯門能夠等待這樣久嗎？他能夠的。

事實上伊斯門要等待了十一年呢，米斯的第一件最大出品便是家庭電影機，是在一九二三年，克服了很大的困難製成的。營業用的電影機每具需五百元，重量四十磅。三足架又重三十磅。軟片要四分錢一呎，一呎影片在放映機上只映一抄鐘。所以減削重量和費用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費了五年才成功）便是研究一個切合實用的方法，使底片在沖晒時，便成爲可以放映在銀幕上的正片。

跟着便輪到家庭電影機的粉色問題。兩位在紐約的業餘科學研究人首先研究。兩人都是音樂家：里奧普·曼納斯，鋼琴家。另一個名叫里奧普·哥多斯基是提琴家。他們在時學校候便開始研究五彩電影，他們向伊斯門提出種種問題，結果米斯博士便請他們參加研究。日本擬工他伴一

最後這兩位音樂家發明一個方法——用幾層乳劑塗在底片上，每層乳劑對一種原色能夠感光。到了露光時，這幾層乳劑便合成一張照片，把各種顏色都錄下來。這種底片名叫柯達色片，發售以來已經獲利數百萬美元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促成了好幾種很有價值的發明。那時用老方法製成的底片，紅黃兩色的東西都拍帶黑色。可是加上了某種染料便變成了「全色片」，無論何種顏色都能感光了。這種染料只有德國人會製成：大戰爆發後，這種染料來源斷了。米斯認為一定還有他種染料可用。他的化學家便一直研究了八年。最後他們發明了幾種染料，較之以前的都要好。

一九一四年，一向由德國供給的實驗室需要的幾種有機化學藥品的來源也中斷了。米斯便向喬治·伊斯門提議由他的公司担任研究這些藥品的代替品。「我們要虧本多少的？」他的雇主問道。米斯說至少要十萬元。伊斯門便答應了。

現在，伊斯門所製出的有機化學藥料達三千三百種之多，大多數只有化學研究者才有用。有幾種是外國人士所熟知的，人造樟腦，香草精，沙卡林糖。其中最特殊的便是一種人造麝鼠臭味，用在礦穴裏作爲警號，人們在礦穴內工作，因為機器聲音很響。不容易聽到鐘聲，但是他們會嗅到強烈的臭味。

米斯堅持他的研究員必須有絕對自由。他說：「對於任何計劃知得最清楚的便是負責做這事的人。位在他上面的人知道少些，研究指導所知的更少些。到了那班副主任之類的人時，他們根本一點也不會知道了。」

伊斯門根本不怕別人競爭，如果眼光差一點的人，多年前便已經要住手不研究下去了。反之

，他的研究經費每年增加速度驚人。從一九一二年幾乎不需一個錢起，到了現在已經達到五百萬元之巨了。每賺進一元錢，其中有二角五分是研究費用。

太花錢吧？不錯，不過一九二九——三九的十年間，伊斯門所雇的人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每年發薪數目，還要增加一千九百萬美金。米斯博士說：「我從來未見過一家公司因為在研究工作上的經費太大而致破產的。」

米斯認為此後待他做的工作很多。普通人應該獲得跟黑白底片那樣便宜的彩色底片。電影業也需要廉價的彩色底片。關於攝影的原理尚要一些基本事實，米斯以為還有許多呢。「可是我們不知道我們要的是什麼，當然也知道怎樣去達到目的。」

以前，維他命和黏土的副產品出現前，誰也不能預知。當然。對於將來發現的製成品，現在的人也不會預知的了。

皇家空軍的波蘭人
寫下了悲壯的史話

波蘭的神鷹

北萍

Craig Thompson 原著 · 原載紐約 Times Magazine

因為他們作戰的勇敢，在英國皇家空軍服務的波蘭人正要成爲此次戰爭的傳奇英雄了。他們是兇猛的鬥士，因為他們的生命早已失去了幾乎全部的精神上價值，而只有對希特勒的空軍憤恨和渴望復仇心理。他們已失掉了他們的家鄉和祖國。死對他們是不算重要了，只要這一死能使他們對他們的悲劇的罪魁施一打擊。

英國空軍部的情報述及波蘭人的戰績時，對他們的姓名總是嚴守秘密，因為他們大多數有戚友居住在德國佔領區域內。自從去年八月以來，這個成例只正式破了一次。那是關於飛行軍曹約瑟夫·佛爾西賽克的，他的姓名只是在他死後才宣佈出來。他獲得了特殊的飛行獎章，因爲在半日的苦戰，他擊下了五架德機。

起初，波蘭人的熱烈很令英國指揮官頭痛。在地面上波蘭人是服從的。但是一到了天空，如果沒有敵人可擊，他們便不願列成隊形的。要從無線電去指揮他們，他們如果回答，總是說：「我不會說英語。」

大多數的波蘭航空軍員是分散在各空軍隊伍中，但有一個戰鬥中隊和一個轟炸中隊，却完全

波蘭的神鷹

由波蘭人組成。考蘇斯考中隊是一個舊的戰鬥機隊改編的。在希特勒的閃電戰之前波蘭本來有一個考蘇斯考中隊的。它的舊式飛機，和不充足的軍備，完全不是希特勒優勢飛機的敵手，中隊的人員勇敢戰鬥之後，便從巴爾幹逃到法國。在那裏，他們召集了別的會飛行的波蘭人，並獲得一些配備，再度成爲一個單位。法國潰敗時，他們逃至英國。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被編入英國空軍隊伍。本來規定要他們訓練一個月，使他們熟識使用英國的噴火式和旋風式飛機，然後升空作戰。但是他們都等待不及了。是八月三十日那天，該隊可以實行參戰前一日，佛蘭西賽克便墜落了五架德機。

轟炸機隊受訓練的最後一步，便是受命載足汽油和炸彈出發，好像要作長距離的轟炸一樣。那飛機一發上升了。他們本該在短時間內回來。但是他們一去便幾小時，指揮官擔憂了。後來這些轟炸機盤旋降落了。

「你們到那裏去了，」指揮官問道。

「轟炸柏林，」這裏波蘭人簡捷的回答。

在一九四〇年九月裏，戰事最激烈的一個月，考蘇斯考中隊便墜落了德機一百十八架。英王喬治去訪問該隊那天，那些波蘭人墜落了十三架德機來慶祝——是那天英國皇家空軍擊下德機總數的三分之一。

波蘭人是勇敢的飛行員。他們的轟炸機在最猛烈的高射炮火裏，低飛掠過德國在法國的軍事根據地的屋頂，來執行他們的轟炸任務。他們的戰鬥機隊員毫不遲疑向數目衆多的敵機攻擊——在空中大顯身手。

但是他們却也是優秀的航空員。有一個波蘭航空員奉命去擔任偵察攝影工作，他爬上噴火機，硬升上雲霄，沒有注意到一個機械士跨在他的機尾。上升五百呎左右時，他發覺不能使機身平穩。地面上的航空員目睹這個波蘭人跟飛機的拚命掙扎，結果他竟用機尾向下，安全降落了。

「這是一架不平穩的飛機，」這個波蘭人下機時這樣說。「幸好我是一個試機飛行員，慣於乘坐不平穩的飛機了。」

是那時他才知道自己的機尾一直有一個一百八十磅重嚇得要死的機械士跨在那裏呢。

拉里麥費爾用奇特的方法
使一隊次等球隊稱雄全國

麥費爾的棒球隊

金仁

Robert Lewis Taylor原著：原載The New Yorker

紐約勃洛克林區的居民，有許多認為他們這一區裏面最重要的人物便是勃洛克林道傑棒球會會長，那個好勇的，紅臉的。滑稽的拉里。麥費爾。他們崇拜他全是因為他的罵詈本領以及他肯爲了自己的球隊而奮鬥的熱心。去年當道傑隊在外壘的喬，曼迪維克給對方投出來的球打中時，麥費爾從看台上跳下來，揮着兩臂，放開嗚喉呼叫着，越過球場一直跑過去。麥費爾聲言他看見這一下球是怎樣拋出來。他認爲對方投手是故意的。其實他自己正從記者俱樂部出來，對球場是看不見的，這一點勃洛克林的球迷却沒有人理會，他們只覺得他正在努力要保護他們的權利。其後，他還不能罷休，要設法叫這個投手嘗嘗銜窗風味呢。

當麥費爾在一九三八年接手管理道傑球會時，這個球會已經繼續虧本六年，負債在一百萬以上。球會欠勃洛克林信託公司的數目是這樣大，這家銀行簡直把這球隊管理起來了。早一年，道傑球隊在全國聯賽中列入第六位；球員們都沒精打彩，勃洛克林的球迷都憤憤不平。爲了要神氣十足，麥費爾請到了一位教練來訓練球場內招待員的姿態，又給他們穿上金碧輝煌的制服。有一個記者寫道：「招待員頭領樣子像一位海軍少將，許多球迷向他歡呼。」麥費爾在點心攤上也繪

「壁畫，設了一個免費的酒吧間專給報界記者之用，並且宣稱他將來要在休息地方添裝無線電傑播送音樂。於是他用了巧妙的策略去訓練一隊勝利的球隊——成績是這樣好，到目前為止，這球隊很有奪標的機會。每次比賽總是吸引到空前數量的觀眾，是最受人注意的一個球隊。」

麥費爾身高略過六呎，體重一九五磅，胖胖的頸部像煞一名打手。他的頭髮作鮮紅色；他的紅臉上雀斑點點；他臉上那副習慣的表情，似乎要向人討頭痛藥片喫的樣子。他的一個朋友說：「他的樣子難看，連拉里自己也沒有辦法。生下來便是斜視的了。」

麥費爾的衣服更加是勃洛克林的奇觀。他總是穿上顏色鮮明的方格布衣服，要不然便是穿了淡綠色褲子配上一件黃色短襪。當他覺得特別高興時，他打上一條大領帶。走起路時，領帶的末端飄到肩膀上。

他身上最重要的一件寶貝便是他的聲音，它是粗糙的，常常有人很正確地把它比作一個大鹿的叫聲。他的道傑球隊吃了一次敗仗的次日早晨，他的聲音是這樣的響。不獨他的辦公室的職員相顧失色，就是三層樓下面街邊聞聲而集的人也不少。

麥費爾的競爭者認為他是最能幹的棒球管理員，可是他自己要揮霍許多錢才能好好地管理。今年春天他的球隊在南部訓練時，他認為球員們要多吃一點鮮牛肉，於是便購了四百斤生牛排，由飛機從紐約載來。

他接管這個球隊後不久，便走進勃洛克林信託公司總理的室內說：「我要五萬元來聘一個担任第一壘的球員。」跟着他便把話盒子打開。不到五分鐘他便獲得這筆款子。在麥費爾來之前，每逢支出一筆款子購買球隊捕手的手套或摩擦用的酒精時，信託公司總要舉行一次董事會議來

決定。

他繼後又聲稱要試驗夜間賽棒球。他到通用電氣公司購了價值七萬二千元的燈光器具。因為沒有錢他要電氣公司記入賬裏。在紐約區的第一次比賽，由道傑隊跟辛辛刺地的紅隊對抗。這一次實在是空前怪舉。首先是一場焰火表演，跟着是著名黑人短跑家奧溫斯跟幾個球員賽跑。那天晚上強尼·范特，米亞連積又獲得一次全勝，麥費爾似乎認爲這是早上他的意料中的。一九三八年年的整個棒球季，他想出種種滑稽噱頭吸引了許多觀衆。這一年雖然獲利，可是結果球隊反落到第七位。

麥費爾把球隊幹事開除了，改聘里奧·杜洛却担任。杜洛却是天生適合這個職位的。他是棒球界中最好戰的一個人，他的聲音洪壯偉大於麥費爾他們兩人任何一個的聲音可以喝倒兩個裁判員；兩人合作起來簡直是所向無敵了。

杜洛却的高談闊論特長也許是這球隊復興的原因之一。道傑球季，他引了一個大學足球的精神。杜洛却每逢在更衣室裏總要對他的球員滔滔不絕地說一次激勵的話。活像電影裏那些飾球隊教練那種派頭。有時遇到一個球員不遵從他的指點，他便要罰他在別人都回家后，在球隊的室內獨自坐上幾小時。

一九三九年麥費爾又想出一個新花樣，每逢道傑隊比賽時，他總要把比賽時的情形從無線電播送出去，每次比賽播音權可以售得一千元。即使無利可圖，他也不願停止，因為他認爲這件事很有趣。去年有一天，因爲兩隊分數相等，比賽延長，電台打電話來說播音到六點鐘要停止，因爲要播送赫勃·胡佛的演講。麥費爾氣憤憤的趕到播音台大吵大鬧起來，說過一句近似「管他娘

的什麼胡佛！」這樣的話。一會兒后，他怒氣稍息時，他對播音台說麥費爾決不能對胡佛讓步，播音台無法只得把棒球比賽繼續播完。

其后，當球隊獲利漸多時，麥費爾便四出收買球員。他雇用十五個「覓才人」(Talent Scoop) 派他們到各地的小球隊去物色。有一個「覓才人」發現彼脫，雷賽在威斯康生的丁級球隊中任球員。麥費爾只用掉一百元便跟雷賽定了合同。這是他的一宗很好的投資，因為現在雷賽在道傑中隊担任重要的位置，而且在聯賽中是擊球百分率最高的人，一般人認為他是棒球界的一位最佳的球員。相反的，麥費爾要費了十三萬五千元才從聖魯易的卡丁奴隊把喬·梅迪維克購來。他收買球員時的敏銳眼光是道傑球隊成功的重要因素。

麥費爾，五十年前生於密希根的卡斯城，本名李郎，史丹福，麥費爾。十六歲時便是一位傑出的運動員，并有神童之稱。進比洛大學后，他是該校歷來聲音最洪亮的辯論員。二十歲用他到一家支加哥的律師事務所工作，六個月后因為他們不答應跟他合夥，他便轉到另一家願意跟他合作的人家去。麥費爾被派去替他們的一個事主把一家機器公司重新組織起來。他做完了這件工作後便脫離了法律界到這位事主那裏任職。一年不到他又轉到坦納西州的納斯城任一家大百貨公司的總理。那時他只有二十五歲。

麥費爾曾一度要綁架一個歐洲的君主。在納斯城他認識魯克·李亞，當地坦納西日報的創辦人。當美國參加歐戰時，他們組織了一個志願兵聯隊渡海赴法作戰，李亞充任上校，麥費爾當中校。他們在聖米希和阿爾貢各地作戰，麥費爾受傷又中了毒氣。

休戰後，李亞利用他在美國任參議員的勢力，要美國的駐比公使替他託稱有公事弄一張通行

證到荷蘭去。他這一行人，包括麥費爾及其他五人，駕車直到德遜皇威廉第二的住所去。他們裏面的一個人正要把守衛的人打倒，却給李亞阻止了。「我們就弄錯了這一着，」麥費爾說。「我們當時應該打倒他的。」他們進了堡內，可是未能把德皇架走，却因為荷蘭兵士趕到，不得不逃走。

回到美國後，麥費爾担任奧亥奧州哥命布球會會長，其後便轉到勃洛克林這個職位。他覺得勃洛克林的人自覺不及曼赫頓，他便運用自己好勇精神鼓起勃洛克林球迷的勇氣。

麥費爾彈得一手好鋼琴，他較喜歡古典音樂。他最愛的是柴柯斯基的第四交響曲，道傑球隊的無線電報告員雷特，巴伯受他影響，居然也崇拜起柴柯斯基。去年秋間，在道傑球隊的宴會席上發揮了一篇演詞，把道傑球隊幾年來的進展跟柴柯斯基的第四交響曲相比。麥費爾對朋友說及巴伯這演詞時，說：「你記得在交響曲的第一段裏一陣銅樂隊響起來時嗎？巴伯認為這好像是在埃勃球場跑出去向一個裁判員大聲呼喝。這是最難聽的一陣聲音。他的演說很不錯！我相信在席，的人不會有一個人聽得懂，」

青年們在全國各地的實驗室
正在努力爲未來的世界發明

美國的小科學家

玉堂

John G. Greene 原作 · 原載 The American Magazine

美國現在有三萬青年，他們都是初級科學工程學會的會員，正在利用課餘時間從事研究他們的長輩們認爲很艱難或簡直沒有想起的科學問題。而且這些青年男女都能獲得成就呢。

不久前，一個十七歲的加州青年製成一具無線電機，只有手掌大小，却能收發電報。美國發明人公會，要動員全國的發明人從事國防工作的，已經承認這小型無線電機應用於陸軍通訊頗有可能。另一位青年發明一個固定土壤或別的物質的酸性或鹼性的最準確方法。一個在波斯頓的孩子構造了一具新型的黑房——一個手提置了玻璃的箱子，附有爲攝影人所用的衣袖。四周壁了一層紅膠，因此你可以看見裏面而不至損壞了膠片。你可以用了它在光亮的房間內沖晒照片。

這些青年科學家屬於七百九十個科學學會的會員，這些學會都是由那個一百三十三年前所創立以促進發明天材的美國學院所領導了的。他們的成功證明了：那些熱心的青年也應該要被認爲是發明家的。馬可尼發明無線電震動全世界時只有二十一歲；威廉·亨利·潘金十八歲時，便在家中的實驗室發明生精染料。現在，我們這些未滿二十的愛迪生們正在製成同樣重要的發明。是一個中學生，習期中在紐澤州的一閃電力廠工作，發明了一種新種的開閉器，因而使燈光能

作商業上的用途。

我們這些乳臭未乾的科學家大都是在中學設的實驗室研究，但是紐約有諾家大公司最近特地爲他們設置了一間實驗室。幾十名的青年男女穿上白衣服在那裏埋頭研究，他們都抱了一位大科學家那樣的自信心。

一個十五歲的明眼孩子莊嚴地向我解釋他正在試驗要把聲音從一道光線傳過去的程序——這一個計劃也許要把廣夫視堂和戲院內的補助聽力器具革新了呢。旁邊又有一個十個歲的孩子正在試驗把廚房裏的廢物變成肥料，炭和煤脂等物質。三個孩子正埋頭研究一種利用無線電控制飛機的新方法。他們認爲自己的理想比較任何成年發明家的都要好些，他們有機會去證明呢。另一個孩子正要研究超高周波無線電發射會減弱的原因。在動物科這一部份，有一個孩子正在進行蝸牛的甲狀軟骨實驗，另一個想要預測鼠的性別，第三個却研究果樹蠅的遺傳漸化學及遺傳性。

這些學會大多數是由中學校教員所主辦的，但社會上任何成年人都可以擔任學會的領袖。孩子們每年付一角錢的會費，便可以參加許多獎學金競爭。在每年一度的各區大會，他們陳列他們的成績，爭取價值三千元的各項獎額，同時又宣讀他們的科學論文。成績特佳的青年科學家在假期中都獲得幫助，到紐約進美國學院實驗室工作。

贊助這種工作的商人希望爲工業界多造就些優良的發明人材，但這種工作的成就并不止此呢。美國的三萬幼年科學家正訓練他們自己以便在戰後的世界服務——歐洲的戰後重建以及在美國及南美洲建立新的增加職工的工業，這種種工作都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看來，這班態度嚴肅的青年們自己找到一件工作了。

這裏告訴你們：汎美洲大道
怎樣把繁榮帶給中美洲國家

連貫美洲的大道

李維仁

Michal xcully原著。原載：The Rotarian

一九三三年初當我跟妻子第一次駕車從美國台克撒斯州到墨西哥城去時，這七百六十五哩公路只完成了三百哩。有許多地方我們要在森林裏泥濘中跋涉或是沿着未開拓過的狹窄山道行走。我們自己攜帶糧食和水，有一晚值得紀念的，便是跟一個印第安人家裏一同睡在泥地上。

人類的。生命也跟土地本身同樣是未經開化。西班牙殖民所建立的市鎮和鄉村，在這條路築成之前，因為山道崎嶇的關係，那邊的人從來沒有見過車輛——甚至連一輛牛車也沒有見過；看見我們的汽車時，檯樓的印第安人像兔子那樣四散奔逃。小量的咖啡，玉蜀黍，豆和煙草的收穫由小驛載運出來，或是由獨木舟載到墨西哥灣去，這些仍舊過着十七世紀生活的人們藉這點微小的收入度日。

可是現在沿着這條汎美洲大道的第一段路上人們生活，證明了公路於南方諸共和國不啻是進入一個新時代的寶鑰。美國政府提供二千萬元，外加中美各國的一千萬元開支，來完成這一條到巴拿馬運河去的幹道，也是爲了這個原因。南北美洲將來在陸地上連絡起來後，雙方所獲的利益，是可以想見的。

今年，沿著這條在一九三三年還是一塊未經開闢的地方的大道，二十萬的美國汽車遊客可以住在現代化的旅館，在有空氣調節的餐室內進餐，同時他們的汽車也有設備完善的加油站替他們服務。

旅行社已經是最奇的事業了。在一年中，我們的汽車旅客帶進墨西哥去的金錢達三千七百萬元——比該國的主要出口貨物的白銀數目還要大些。幾年前墨西哥城有三家現代化旅館，現在，當遊客去度假，十二家旅館還不夠呢。

但是較重要還是那些只有久居那裏的人才注意到的變動——田莊有了風輪和齒輪，裝了電燈的房屋，無線電，女子穿着鞋子，男子乘坐腳踏車，商店裏發售起八年前土著們根本沒有見過的商品。

沿公路一帶的人口已經增加三倍，每逢一隊築路工人在那裏設過營幕，一條鄉村便跟着出現了。在中途的華爾斯市從一個僅有三千居民草房茅舍的村落，變成一個有霓虹燈的一萬人口市鎮，裏面有現代的電影院，商店，以及衛生設備。它的一間新旅館可容納五百住客。它甚至有一個日就發達的扶輪總會。

一些簡陋的支路使大道的影響擴大二十至四十哩。沒有政府的幫助，由合作的村民和大農場主農民用手建築，這些小路證明那些落後的人民對於這現代的興奮和確會反應的。

沿這條汎美洲大道兩旁的農田出產質量方面均增加了十倍，雖然同時期內，墨西哥的農業整個都是衰落的。蒙特里南面的大道長五十哩的谷內，八前那裏只有幾叢橘樹，現在三分之二的土地已經遍植檸檬，梨子，甘蔗等果實；果樹的花又維持了一種正在日漸發達的養蜂業。稍向南方

的地區，種植番茄，洋蔥，蘿蔔和甜菜的農場都獲得新的利潤同時改善了當地土人的食物。路畔新設的學校把基本的農業知識教給印第安人，他們以前耕田的器具只有一把灣刀和一根棍子。墨西哥各地經濟方面情形大都很惡劣，只有大道地帶是例外的。有如沙漠中的河流。

這條大道對於墨西哥人生活的社會和政治的範圍也有改善的力量。幾年前鄉野地方四周是高山阻隔，每個鄉村各不相涉，都是一片管治得很散漫的區域。政府是什麼，那些農民簡直不懂。他們只知道服從當地的首腦。

現在那些土人會跟遠地方來的人談話，甚至他們自己也常常出外旅行。報紙和廉價的無線電收音機來到他們的鄉村裏。最近的總統競選時，幾百萬人民第一次才知道有國家，因此這次選舉比較從前更算得真正民主精神了。

美國也享到墨西哥公路的利益。一千八百餘輛美製的長途載客汽車和二萬輛載重汽車現在往來墨西哥大道間。三家大規模的迭特洛的汽車公司都建造了墨西哥的汽車裝配工場以裝配載客汽車。我們的遊客在墨西哥境內用掉了的金錢，又回到美國購買電氣，自來水，農業，汽車修理廠，以及工廠的用具和一切別的東西。汽車遊客常常要贖買他們吃慣了的食物，因此把美國的罐頭和包裝東西介紹墨西哥主顧。

墨西哥已經把從墨西哥城到古泰拉馬去的九五五哩道路之三分之一完成，其餘的大多數的路面只有在天晴時可用。在墨西哥的一五三二哩道路，有四百哩鋪好路面。其餘的六百哩現在是無論晴雨都可以用的。美國當局預支了一百萬元，用以建築最重要的橋樑。同時去借給考斯塔，里加四百六十萬元和尼加拉圭四百萬元以為建築工程。在非常加緊工作下，大道全部到了一九四五

牟便可以正式落成。

這件事對於中美和美國有什麼意思呢？

中美的土壤和氣候，跟東京印度羣島相同，所以它可以出產許多我們現在要從遙遠載來的熱帶產品。番薯、考脫斯、貝克博士替美國政府作了一次經濟考察，他發現我們的工業所需的樟腦、奎寧、麻、工業油，以及樹膠，茶葉，香料，橡皮和許多礦產。在優良而交通便利的地方，這些物品已經開始出產了。他認為中美洲可以成爲世界上範圍最廣的熱帶農業區。

中美諸國中開始得最佳的考斯塔，加里，只有百分之七的土地已經墾植了。在尼加拉圭的三千英畝可耕之地，只有百分之七利用了。據貝克博士的結論說，這些土地未能盡量利用的原因便是由於交通不便。

從來沒有鐵路把這幾個國家聯繫起來；他們只靠一些很緩的輪船，最近利才利用飛機。運輸費用過高使百分九十的人口都不能享受現代的生活標準。在古泰拉馬內地，汽油價格每加侖要七角五分。一罐一角錢的煉乳在考斯塔，里加高原可以賣到四角半錢。一個尼加拉圭有錢的畜牧家花了三千一百元設置一間浴室，如果在美國的城市大約只須八百元。尼加拉圭和考斯塔，里加兩國從遠東購買米糧，比較他們本國出產的米從山的那面運出還要低廉。古泰馬拉國內有一千八百萬英畝的世界最偉大森林，却要從美國奧里州購買松木，因爲比較自己從內地用牛車運出來還要便宜些。

民衆們爲什麼體格這樣壞，出產不佳，文盲衆多，與其說是由於氣候的關係，無寧說是由於費用問題。除了沿海諸地，簡直無法開設學校，介紹現代衛生設備，或實行新式耕種，採礦或運

銷貨物辦法。公路會發展新的出產，可以按照較高的生活水準供給更多的人口。移殖計劃已經開始進行了。

一條公路并不是一定要舉行剪綵禮以後，它的利益才會顯出來。它已經把生命力注入那些鄉村人民裏，他們必須強健起來，如果他們要在未來的世界的安全及生活，並且在我們的門前數百哩內創設新的供應品和新的市場。

胃口，無妨，甚至美德都應當有
限制，否則健康和幸福受其害

節制的重要

秋原

Bruce Barton 原著，原載·Your Life

「無節制」這三個字在許多美國人心目中只是指一件事：飲酒過量。但是，每逢有一個人因貪杯中物而喪生，同時却有千百個別人由於他種無節制的事情而至自掘墳墓——例如工作過度，情感過份，憂慮，運動太劇烈，或享樂的追求過甚。這些事情能使你精力衰竭，心臟及神經的纖維受到重大的打擊。二千五百年前希臘人說過一句話：「作事毋過度」，現在仍無人能說出更確的話。

日報上訃告欄內充滿了戕賊自己的血腥事實：「畢業醫校，任職醫院，一位高明的外科醫生，昨日去世。年五十歲。」「辦事員，主要辦事員，合夥人，自創事業，昨日去世。年四十九歲。」為什麼這樣有知識教育的却這樣悲慘地犧牲了？是爲了過份愛好工作呀！「苦幹」向來是美國人的優點。據林語堂說，美國人對於苦幹的崇拜等於要把自己釘上去的十字架。我們不惜竭盡精力去達到社會給與我的一種生活標準。我們從不根據我們自己的願望估量這個標準的價值，或是先估量我們的能力，俾能達到這個生活標準而不須過份損及我們的健康和幸福。

這樣的事情使我們憂慮，影響到消化力，血壓和神經。據實驗的結果，甚至小小的憂慮便會

增加心房和血管的緊張程度。如果這種緊張變作行動，也許會有好的結果。可是憂慮是這樣地循環不斷，把寶貴的精神虛耗了。

我們中間有些從小便受慣憂慮的，學會了一個限制這種過度緊張的方法。我們向自己問：我所憂慮的是我們有辦法可想的嗎？如果它是無法可想的，我們即使憂慮也不中用。如果是有法可想的，我們便把這種憂慮的刺激變成有用的行動。我現在記起曾有三件憂慮的事情掛在我們的心頭，直到我用堅決行動之斧把它們斫去了。這三件憂慮，第一是關於股票投資我受到損失；我憂慮的是，我還是把它出售負損損失呢，還是等待下去，以求恢復。第二件便是一張律師的賬單，他所索的數目大得驚人，可是不付給他便要受他控告。第三件是憂慮家裏一個人的健康。

有一個早晨，我決意一舉把我的憂慮去掉。第一我把我的股票出售，負擔一筆損失，把它忘記了便完了。跟着，我把律師的賬付清了，跟他商量結果打了一個折扣。繼後我便去找一位良醫，請他替我那個患病的家人檢查。他的報告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做。那時我心裏釋然。感到非常快適。同時我的精力也獲得解放，無須作無謂的憂慮了。

現在，有多少人晚上睡在牀上怎樣地憂慮！有什麼用呢？爲了重要的決斷而隱慮是常領種的人應該担心的。我們只有設法使自己身心健全，對我日常的工作努力增進效能。我們大家都應該國防計劃很有關係的職務。

在最近的將來我們便要體驗到一些艱難的日子。我們要感到不便，食物和物質的短絀。我們也許要失去我們大部份的金錢。青年們要犧牲寶貴的時間到軍隊中服務；做父母的要目睹他們的兒女的事業前途受到阻礙，並且投入紛亂的將來漩渦裏。但是一切并不像無名恐懼的惡瘡那樣

惡劣。我自己便不願反復想起那種恐怖。莎士比亞說過：「貪生怕死的人未死之前便已再三嘗到死的痛苦；勇敢的人終生只嘗到一次死的滋味。」這一句話對我未來的許多畏懼是一貼有效的藥劑。

爲了微小的事情過份煩惱也是不值得的。我們常常爲了要顯出自己是重要人物，因而愛吹毛求疵。我認識一個人，他因爲事業的關係到外國旅行，在旅館進餐的時候特別多，他每天早晨總要跟侍者爲了雞蛋的燒煮時間爭執一次。如果這枚雞蛋煮得時間少一點他便要憤怒起來。爲了寫信時一點小謬誤他要跟女速記員爭論；等候電梯等了四十秒鐘也要發怒，一個朋友踐約來遲了兩分鐘他便噴有煩言。他最喜歡的消遣便是調查外省的家庭和辦公室的事情，因而常常引起爭辯。他每天這樣爲了小事情插氣憤，結果產生高度的血壓和神經的疲乏——這種現象據阿代雷醫生說，甚危險跟過度吸煙和飲酒相同。

有些人週遊全世界回來，並沒有帶回什麼生動的記憶，有的只是跟汽車夫，商店職員和侍者爲了很小數目而口角。跟這個人相反的，便是愛麥遜 (Ralph Waldo Emerson) 的一個朋友，他出發旅行之前，先製一個預算，把一切開支列明後，再加上一筆數目作爲給人敲詐的。這樣地預先預備好，他在旅行時便能心境舒泰了。

節儉是一種美德，但，正如一切別的美德那樣，必須保持合理的範圍，我認識有些人，有幾千元存在銀行裏，却節儉到不願拿出一部份來給他的女兒進大學或是給他的妻子找一個人幫助家務。這種急於要節省金錢的心理，變成永遠壓在他的肩頭的重負了。我又見到做主婦的爲了節省幾分錢洗衣費用，寧願辛辛苦苦自己動手。對於這種人我勸他們常常去玩一下。寬弛一下緊張的

必情。

過度的匆忙結果也要喪生的，著名的體育教練阿脫，麥高文對在他那裏受訓的中年人警告道：「千萬不要跑上樓上；除非不得已即使上樓也以少爲妙。要當心你自己的心臟。」當我看見國會職員匆匆跑上議會門口的石階時，我心中便想起麥高文這句話。每屆國會會期中，總有一些美國人民的代表患心臟病死去。他們的一生都是在極度匆忙和憂慮中過了。

可在華盛頓却也有一些商外的。傑斯，琼斯是政府裏行動最緩的一個人；我想他的成就并不比別人壞些。有一次我在紐約的旅館裏見到他，他正在打了五六次長途電話。他并不緊張地坐在椅子邊緣，反之却舒舒服服的躺在牀上，辦理着幾萬萬元的公事。

美國人最喜歡的一種節制便是劇烈運動。一個年過四十的人却要像一個大學二年生那樣拚命使用精力實在是一件愚蠢的事情。週末不去好好地休息，却耍玩起劇烈的高爾夫和網球，結果很易使身體過度疲乏，因而性情易怒，失去判斷力，最後卒至身體大受損害。

常常跟我一同玩高爾夫的一個人是一個年過五十，體重過量的人。當我說起他的球藝有顯著的進步時，他答道：「我覺得三次打十八個球洞很令我疲乏。所以我決意減去一切不必要的用力。如果一個球失了，我不要自己去找尋，如果要上到小邱時，我決不急急忙忙跑上去。我玩球時并不要額外用力，所以我的球也打得好起來。一不消說他一定會活得長久一點。」

黃帝直撞去尋求娛樂是美人無節制的一種通病。我們見到許多人簡直不能獨坐一會兒或者跟他家人靜靜過一會黃昏。他們一定要急急忙忙去看電影或赴橋牌會，要這樣才覺得興奮。他把這已經受損害需要修理的神經又復濫用。我們應當有自制力，使我們自己能夠恢復有節制的習慣，

坐要下來看完一本書——例如梭勞的 (Madden) 一書，是一本安靜自足的聖經。

要發現你自己那一種沒有節制，是必須有自我分拆的能力。舊日僧侶們的習慣，每隔一定時期總要來一次「審查良心」之舉，無疑這個法子對我們是很有裨益的因為只有認真的自我檢點，才能使我們發現無節制的地方而加以節制，因為這樣的無節制會使我們的生活變得醜惡而缺少效能，也許領我們走向死亡之途的。

世界上最特殊的一個機關
受它的恩惠的人是這樣多

贈送鮮花

冬文

Teigh Mitchell Hodges 原著，原載·Woman's Day

從費城市政廳的一間辦公室裏，一個婦人，不受薪給，指揮着四千自動投效的工作人員幹着一件奇特的事業——分送花。去年一年中，一共有四萬一千籃的鮮花分送到醫院，監獄，養老院，殘廢者和盲人院去。

一個夏季的早晨，我妻子在我們郊外的園裏摘了一捧鮮花，它們由九時廿七分的火車載到城裏去，火車上的行李放滿了鮮花。稍晏的時候，費城的市政廳前面，分配的中心點，成了一個燦爛的花園了。一籃籃的花從這裏分送到城中各處一百二十三個地方去。這個機關的名字是「花給無花者」，(Flower For The Flowerless)負責指導的是魯斯·史特洛勒立區夫人。

一個年老夫婦養老院的管理員對我說：「每星期當「花給無花者」的送花人來到時，你簡直不相信引起的興奮是多麼利害。他們像小孩子那樣把花抓在手里，選了他們最喜歡的一種，然後消磨了幾小時互相談起這一種花所引起他們多年前的舊事。最近有一位老婆婆得到一朵玫瑰，她說起當年她結婚時曾捧過一束這樣的玫瑰，別人便替她籌備了一個慶祝會。我希望這個送玫瑰花的人能夠看到它引起的快樂是多麼利害。」

鮮花能給盲人特殊快樂，他們愛它的香氣。醫生們相信花的愉快影響能幫助病人復原。當人們把幾枝楊梅給與一個來自鄉間的老人時（他的沒精打彩的態度很令醫院中職員憂慮，他說：「啊，謝謝你！它令我回憶起我從前不知困難為何事的日子。」這一些鮮花表示出他對療治的反應的一個轉變。點他的醫生說：「藥方書內也許應該多把鮮花列入。」

一個管理精神病院的看護要了東莖菜花給曼麗——她是一個失去了生的意志的十四歲女孩。用種種方法想引起她對一些東西的興趣，他總是說：「沒有人關心我的——不要理我吧。」現在這東莖菜花引起她的歡悅了。當送花人回頭要走時，曼麗叫起來：「這些小臉孔跟我談話。是呀！」那天下午，她要討一些東西來縫，漸漸她的興趣擴大起來，終於恢復常態了。

兩年前一個天性頑劣的孩子在一次汽車失事受傷頗重。他對於第一次放在他的醫院牀畔的東花并不注意。第二次的有些正在開放的蓓蕾。這些蓓蕾引起他注意。他對花的興趣慢慢增長起來，在他出院的前一日他說：「我要去這種些花！」他向一個開花店的討了一些賣不出的花種在家裏的後園種起一個花園。這個花店主人對他注意起來，後來請了這個過去以頑劣著名的孩子做他的助手；現在這個孩子說他要做一個植物學家了。

一個辦了一個小規模汽車運輸業的人，因為在醫院時對別人送給他的花感到很喜歡，從此他便向汽車經過沿途的人家收它們；去年夏季，他一共送了八百籃的鮮花到贈花的總機關去。一個釘書工人在醫院住了些時後，便在他家附近的三塊空地上造起一個花園，從此他跟鄰居們一直爲了沒有花的人種起花來了。一個錫匠病癒從醫院出來後，把這個送花機關告訴他的顧客，并且答應他們用馬鮮花來當作付給他的一部分代價。好幾年來他始終樂助不疲。

由於在醫院裏分送給兒童，現在對花卉興趣傳播到城市中荒涼的地方，以前這種地方根本沒有過花的影蹤的。現在費城蒔花人所捐贈的花種，都分給人們種在盆裏或種在小園裏。

這個把鮮花送給沒有花者見解是費城一位慈善家桑密爾·S·佛雷賽所想起。在貧民區裏他開辦了他的圖案速寫會，他注意到小孩子對於他開會時分給他們的花朵這樣地珍視。幾年前有一個春天的下午，一羣婦女到他的會中參觀，他把小孩對花朵的注意一事告訴她們，並且說他一定要設法把鮮花送給沒有花的人。

他這一句話說中了；幾星期後這些婦人發起一個小規模的組織。興趣漸增了，到了一九三七年『花給無花者』正式成立一個沒有利潤的組織——雖然要找到一個會員和工作人員是這樣不易。但要在千百萬的受惠者中，找出一個認為這件事是無謂的却也不容易呢。

手術室裏的奇蹟

外科醫生的進步

多文

Lois Mottor Mille 原著，原載。Hygeia

近日醫學上的發現有迅速而顯著的進步聲中外科醫學亦同邁進。每天外科醫生施行手術，都是不久前所認為不可能的。這裏是外科醫學最近的成功，以求減輕痛苦和延長壽命。

縫紉血管新法

許多年來外科醫生認為最困難的工作，便是把那柔弱的被割斷了的血管縫紉起來。去年這個問題引起芝加哥大學三年級學生雪尼，史密斯的注意。他認為外科醫生所需要的便是一種像他的祖母用來墊着縫紉破襪的蛋形東西。如果有這樣的一件東西，把血管墊平，縫紉起來便容易了。可是血管縫好了後，墊在血管裏面的東西怎樣呢？

史密斯研究結果獲得解答了。他用若干根大小不同的消毒過橡皮管，管中盛滿了涼化了的右旋糖。等到右旋糖凝結後他把它們隨意切成一段段，把橡皮去掉，然後在右旋糖外塗上一層在平常體溫會溶化的膠衣。現在外科醫生施行手術時，只須把割斷了的血管用夾子制止血液流動。然後將兩端套在這條右旋糖棒上，就可以把血管縫紉起來。縫好再把夾子拿掉。等到血液恢復流通時，條糖棒和膠衣便會在血液中溶解。

今年六月，史密斯得到醫學博士學位，開始當練習醫生時便獲得特殊榮譽，這在青年醫生中是少有的；他獲得很高的嘉獎并且看到他所作論及「血管繞繞法」的文章刊入著名的外科交庫裏

新的合金——維太林

受傷或潰爛常常破壞了骨部關節骨白上面這一層象牙般光滑的軟骨，使大腿骨跟它磨擦起來，結果這一條腿痛苦難了，因為骨頭和骨白結牢，關節不能轉動了。那時施行手術也不能把它分開，因為新的軟骨尚未長成時，它們已經結牢了。美國蘇省公立醫院的畸形病外科醫生史密斯，他德遜認為他可以把一種杯狀的東西放在大腿骨上面，這樣骨的再生可以防止，等到新的軟骨長成後，再施行一次手術，便可以這杯狀物移去。

史密斯，他德遜醫生起初試用一個玻璃的杯狀物，可是它總因為病者的體重而破裂了。假象牙，黏土和金屬都不合用。三年前一個醫牙生告訴史密斯，他德遜醫生有一種新的合金名曰維太林 (Vitalium) 是聖安東尼的却蘭斯。S. 茹納布醫生所發明。維太林是百分之六十五的鈷，百分之三十的鎳，以及百分之五的錳，它跟別的金屬不同，能夠深入體內，不至損及肌肉。史密斯，他德遜，他得選一九三八年第一次試用這種維太林製的杯狀物，此後，別的外科醫生照這方法製了數百枚，幾日之內，病人便會移動他的腿而沒有不舒服之感，兩個月內，他便會離床步行走了不久連這也不需要了。

只須史密斯，他德遜醫生又把他的計劃更改：維太林既然對人類的肌肉這樣適合，所以這杯狀物

根本無須移去。第二次手術也可以無須舉行了。現在，在梅育病院中，骨科手術應用到金屬時只用維他命這一種食料。

皮下注射的神經組織

毀形神經組織的產生和代謝作用，人與鼠身體中其細胞的細胞核是不附，神經因受到破壞或損傷而割斷的神經，不能與普通生理狀態其細胞核由廢棄以來，終不能重新生出。百公美至本島，兩個生理學家的生物學家，以注射法使鼠全身發生運動，其肌肉會吸收小液劑，其神經膠質，其可以採取不用纖維而將神經膠質神經膠質。該膠質，等神經聯結後即溶化於人體中。

骨上注射伯林浴血劑

血液的注射神經地，有傳導與含氣接觸時，便會凝結，凝結果就有這種自動凝結的成分，而就是血凝液中有膠質性的血小板，其注射使下腔小液的割傷，他要血流不止而致傷喪生，一切的外科手術便也束手無策。

但是小血片也有兩個弊病，就是割傷後，小血片在血管的內壁凝結起，齊人血流通，初斷在九一六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員，從狗的肝臟中提出一種肝汁來，能遲滯小血片凝結作用，但終因該肝汁有毒，不宜適用人體，直至最近才由發明糖尿病療法的俾斯德及毛萊等醫師，從牛肺中提出一種無毒的赫伯林，服後在割傷時，將赫伯林滴於血管內，入體可以防止血流。

斷，同時還可避免血液中毒的危險，所以以前因小血塊凝結而致命的佔總數百分之八十五，自採用赫伯林素後，這數字就大為減少。有人調查一千五百例，其中六百例是經醫治而癒，其餘四百九十四例是死於敗血症。赫伯林素又試用來醫治以前一種名叫心臟內膜炎的無法醫治的細菌傳染病。這種病是由於血液把心房周圍的筆膜擊穿，血球自血球達到心房把細菌殺死。現醫士們希望利用赫伯林來打通擊穿的筆膜然後再把細菌清除。

新書精華

德國的貿易政策

自孤

原名：You Can't Do Business With Hitler

譯者：Douglas Mimer

關於現在世界局勢的書籍，在美國受到一般有地位的人士讚許的，無有過於這本由道格拉斯·密勒所著的了。他現在是美國，丹佛大學教授，過去曾在柏林任美使館商務參贊，凡五十年。

如果希特勒擊敗英國，他便要把阻礙他統治歐洲，非洲及小亞細亞的最後障礙排除了。他可以壟斷了這塊廣大區域的人力物力了。他便要稱雄於大西洋，地中海，紅海，以及印度洋。如果美國那時想喝令他止步，恐怕是無能為力的了。對德國攻擊的最後根據地便要消滅。歐陸封鎖政策也要宣告終結。

然而，我們在美國可以獨自生活嗎？我們可以跟納粹們貿易而不要跟他們作戰？

回答是不可以。

因為我在柏林美國大使館為美國商人服務有十五年——其中六年是在納粹政權下——我想我

對於這個題目有幾句話可說。

納粹們對美國的痛恨比之對他國要更利害些。他們常常說世界上有兩個不能和合的地極德國是秩序，規律和科學進步這一極；美國呢却是民生政體的，無政府，以及腐化的基督教義這一極。我們的生存便不贊成他們種族和經濟的強論，我們堅持要印出和廣播真實的消息而他們都要禁止。而且單獨我們美國便具有使他們認為的這個世界是值得征服的戰利品了。除非我們也襲擊他的世界勝度內。希特勒的勝利是不完全的。

據這樣說，是根據了跟納粹領袖們的密切交往以及詳細研究國家社會主義書籍，傳單和報紙，從他們開始執政時便開始研究，那時他們還比較不認真，常常侈談最後的目標，我是從種種證據，逐漸構成這些紀念。

希特勒雖然要繼續他們過去那種活動。那時決不會有和平條約的。他一定要繼續下去。極端主義原本是具有掠奪性的。德國的商業政策的整個方針便專來攻擊其他的人。希特勒斷了放復員他的軍隊。或者結束他這個經濟戰爭。他對於年齡太幼不能參加目前這大戰爭的孩子已經答應讓他們參加將來的戰爭。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寫下：「人類在戰爭裏會強大起來。在和平的日子也只會腐爛了。」事實上納粹並不是為了和平而組織的，他們對和平並沒有準備。一旦和平來到，他們便要不知所持的。

但是納粹們把他的新秩序在戰時裏，一部分的被征服民衆出產制執行會多麼久呢？我以為他們也就能夠造成一種穩定局面，因為了不破壞的。在數個區域裏，納粹們將控制權拿出來，和金錢的供給，本願從他們的新秩序中便具小紙幣。

加拿大那十哩比滿各島的一小部分。我們必須找到新的進款去賄賂那龐大數目的工人和工業，以並他們都是担任製造運往英國、歐洲、南美，甚至日本諸國的貨物。我們將被迫跟希特勒交易，否則便要我們的經濟機構驟然改過以致使數百萬的美國人受到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跟希特勒做生意，我們是做不過他的。

在我的柏林辦事處，我在牆上掛了一句從希特勒的報紙社評上錄下來的一句格言，大約是這樣意思：「只限對於自己的同胞才有正義和溫情。」我要時常對着這條格言看看，才不至忘記納粹們是不會公平對待我們的。

有一家美國公司在來恩地區有一種大工廠，他們的出品大量從德國的工廠運至巴西。巴西正跟德國那樣對匯兌也有限制，所以這些貨物的代價是不許從巴西匯至德國的。這家美商公司倒也願意把他們的錢存在巴西，因為比較接近美國。

有一天德國政府命令這公司的職員兩星期內把這筆貨款匯回德國，否則該公司在德支行的職員都得坐牢。經過相當談判之後，在美國的總公司只得匯了一筆巨額的現款到德國去作為這批貨物的貨款，現存在巴西和德國都攔了一筆錢了。

我國跟德國的互惠商約尚未滿期前，有一天作者到外交部去抗議他們歧視美國的豬油出口商。外交部人員解釋說，過去三年中美國始終以它的平均售出量的百分之四十五運銷德國，而且德國對待其他國家都是一例的。那時伴我同去的美國人便拿出一份德國跟丹麥所定的密約的原文，該約允許丹麥的運銷比例是百分之六十五。那位德國官員只略顯不安的樣子。他說現在無論何事都是這樣做的了。當德國政府給人發覺不誠實之舉，同時他們簽在商約上的簽字也蒙受恥辱時，這

位德國高級官員却只能給我這樣的答覆，

納粹的經濟學者曾想出一個極不成實的依靠欠債度日的方法。他們把許多小國家的全部收購以很高價格購去，同時解釋說當然他們不付現款，但是這些小國家可以從德國獲得各種貨品以作付款。

這些小國家很容易便墮入彀中，譬如，南非政府受國內羊毛商的敦促把全部羊毛售給德國，跟德國交換火車機頭。汽車零件等類貨物。不幸南非政府後來所得贏的德國汽車，定價較美國出昂為高。德國的火車機頭工廠似乎不能製出適合南非鐵道之用的東西，同時各種電器用具、機器和工具的出口又在禁止之列，因為德國陸軍需要。所以十二個月過去了，這筆羊毛交易仍然記在帳簿上，南非政府並沒有取到作為價值的貨物，可是，第二年和第三年的羊毛又是跟第一次那樣售去，德國獲得他們所需的羊毛，織成軍隊用的制服，而非洲呢絨至今尚未獲得適合的德國貨物。

德國人利用這個方法，獲得巨量貨物的供給。德國的經濟部便把這些貨物在現款市場上再度出售。售價高低不必計較，因為這些貨物是賒來的，却售得現款；這些現款可以用作宣傳費用或購買軍用品，這些欠賬橫豎不須償付，到了戰事發生，便可以一筆勾消。

德國用這個方法，把巴西的咖啡，保加利亞的煙草，希臘的葡萄乾等等再度出售，得來現款用以向英美兩國購買飛機另外，一個美國公司的代表在漢堡看見兩船卸阿根廷牛肉，是德國以八分錢一磅向剛國賒來的。這兩艘船的貨並沒有卸下，便原船駛鹿特丹，以五分錢現金一磅的價格售給荷蘭，換一句話便是，每磅虧本三分錢。這筆現款使用，以購買大批乾草，顯然是德國陸軍

急於需要的。

讀者文摘月刊

二三〇

因此，我們已經再三證明跟德國的誰做生意實在是不可能的。他們的貿易方法是具有政治和軍事的目的，實行起來總是取不公允，欺騙的手段。

一般相信我們能夠跟戰勝的德國進行滿意的貿易關係的美國人可以看看從一九四一年三月份的德美商業月報所錄出的兩段文字。一篇評論說：「德國每年很容易能夠從美國購到三四百包棉花，質量的外麥，罐頭肉類，水果，鋼。以及多種的製成品。」但是在第十二頁上，納粹經濟部秘書埃立克·奈曼把德國的真正經濟目的說出來了：「我們希望做到的便是使我們在糧食和必需的工業原料無須依賴外國。別的物品，尤其是在緊急期間不可缺少的東西，我們可以繼續從外國獲得，以我們過剩的工業出品來跟他們交換。」

換句話說，納粹們并不要求我們購買糧食，同時他們也不要從我們輸入必需的工業原料。那麼我們怎樣把棉花，小麥或銅出售給他們呢？因為根據的納粹的國策這些東西都是不許輸入的。

跟戰勝的德國實行以貨易貨有可能嗎？沒有別的美國人想到跟納粹德國以貨易貨的交易像我們那樣了。對有我們的貨物，以貨易貨的比率，總是規定的三與一之比。譬如，美國的胡桃商人想換價值十萬元的胡桃跟德國易貨，但結果發現他們必須向德國購回價值三十萬元的麻袋和布喇織絲以作交換。這話說，這個胡桃商人必須找出一千萬元現金，而且只有把這錢麻袋織絲在美國再賣出才有收回這筆錢的希望。

至於工業製成品，以貨易貨的比率更要高些。德國經濟部准許美國汽車公司把汽車和另外件輸

又跟德國貨交換的最優條件便是十與一之比。換句話，一家美汽車公司把價值十萬元的汽車和另件售給納粹們，却一定要購回價值一百萬元的德國貨物！

況且，在以貨易貨時，德國貨物定價大都高些，美國貨物却要低些。例如一九三七年我費了許多工夫把美國產十萬噸梅子跟德國交換多種貨物，但是德國政府對我們運到漢堡的梅子

每磅只肯出價三分錢。在太平洋岸即使是最劣的梅子。價錢也較這個數目高。但這些梅子

卻是多美公司爲了要從他們在德國失敗了的事業中獲回一些，往往被迫接受一些不是無法推銷便是跟他們的行業完全不同的貨物（如有刺鐵絲管給胡桃商，這些貨物只有貨拉和常損壞

的牙河聲在市場上銷。在這一類的，有一家油公司接受了八百萬隻口琴，以償付他們的煤油。又

有一家工廠出售了一副製汽車的機器，却換回來二十萬隻白燕鳥。

德國實在並不是付不出他們的欠帳。德國政府停止支付握在美國人手裏的德國公債利息。到

來這些公債在市場上價值僅到每元只值五分。那時德國政府便靜靜地把公債收買了，因此藉他

們的不守信約而獲得利益。德國政府用同樣的方法聲稱不能償付那些輸入德國已久的美國貨物的

貨款，但是他們却有許多錢來津貼在外國的真傳。因他們從沙赫特博士學會的儘管讓債台高築不

必担心，因爲他們本來就沒有甚麼債的。這並非一一。

「我們知道跟國社黨黨部接洽是可以解決一些事情的。」我便把此事通知黨部。隔了幾天有一個

德國的貿易政策

舉着黨的制服的青年到我的辦事處來。他對我說他很願意幫助那家美國公司。「事實上，」他說，「我已經幫助過十七家別的公司了。」

「辦法如何呢？」我問。

「首先，該公司必須指定我做他們在德的董事之一。」

「這個要多少錢？」

「每月八百元。」

公司對他這個提議表示同意，一時他們的困難都消滅了。

可是勒索的人總會常常提高價目的。另一個納粹官員又來作一個新的決定——說這種美國飲料是猶太人的，純粹的阿里安人喝了會給它污漬了的。

這公司的人又來跟我商量，我便提議我們去請教德國勞工陣線首領羅勃脫·雷伊博士。雷伊博士提議由該公司出資，遣送一個納粹代表團到美國去調查這種出品到底是否猶太人的。這樣照辦了，他們便正式提出報告，證明這種飲料可供最純粹的阿里安人喝而無種族被玷之危險。

不幸，那個作第一次決定的官員又提出另一個決定，說這種飲料雖非猶太人的，但它總是外國東西，不應給優秀的納粹黨員飲的。於是我對公司當局解釋，他們最好去跟個官員交涉，看看要什麼代價他才肯更改他的決定；不過我認爲最好的辦法，便是把他們，在德爾的生意結束回美國去。

想跟納粹們交易的商人，當知所以選擇了。

如果希特勒獲勝。美國事業要怎樣才能跟這樣的一個專事勒索，有利益都歸自己，欠了債不

願償還。定了合同却不遵守的政府發生日常關係呢？

納粹如果在歐洲勝利，他們便要利用一切經濟力量，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攻擊。德國國家銀行行長兼經濟部部長的華爾特·馮克曾正式宣稱此次大戰之後私人從事國際貿易是不許的了。一切貿易都要由各政府間進行。那麼，美國政府必須擴張它對事業的控制。以便能夠有堅強的陣線對付納粹的壓力。

如果我們要用他們的武器來跟納粹作貿易戰，我們必須把現在我們的整個經濟機構推翻了才行。美國政府必須參加各種貿易的競爭。它必須根據了定好的價格跟德國交換貨物。這一來美國政府不免要把進口貨物強制分派給個人和商號了。很快的結果，便是我們要採用規定價格的方法了。

如果我們的政府是這樣地被迫直接跟外間世界貿易，結果以致在國內要厲行事業統制的辦法，我們怎能維持我們的自由競爭呢？我們必須成立一個官僚勝過國民個人的局面。這一來我們便要走上國家社會主義之途了。

在遙遙的將來，我們的世界跟希特勒的世界會有一個不宣面戰的局面，我們要不斷地維持這個殘敗的軍事組織。這樣的兩個半球的長距離對敵，會使美國人的生活引起革命。這一來我們的社會法則會破壞了，我們對於一個較豐富較自由的生活的希望也要幻滅了。美國便會從一個文明的時代變成一個被圍困了的漫漫長夜了。

這一幅美國伶仃無侶的陷在極權國的世界裏，受到納粹勢力的壓迫不得不放棄了民生主義的經濟的圖畫是不一定成爲事實的。我們仍然有時間——但并不多——在希特勒征服英國之前去有

德國的貿易政策

效地干預阻止他，我們現在所做的，要決定我們此後許多的經濟史呢。

魯易斯安那大學
在胡埃，郎管理下的奇觀

這樣的太學

汪 堂

Harnett F. Kane 原著 謝原書 · Louisiana Hagride

看起來，除了在好萊塢的攝影場內再也不會有三所像胡埃、郎（Haney Jones）主持下的魯易斯安那大學（以後簡稱魯大）這樣的學校了。他以前以州長的資格，於一九三〇年提議把它歸自己的手裏，「正如別由政府機關那樣」他不獨在教職員中安插了許多他自己的心腹，以及把學校的事務也「郎化」起來，從買保險到購買冰淇淋筒都是如此。而且他是真的愛上了這所學校，把它當作他的「寶寶」，因此造成學界未有之奇觀，求學竟成兒戲了。

從一所規模很小學生人數只有一千六百人的學校，魯大在胡埃、郎及他的承繼者管理下，學生人數增至八千五百人，規模之大為美國大學中之第十三位——就在哈佛大學之後。學校會建築了四十座，其中許多用的是聯邦政府的錢，校內還有一座用人工掘成的湖以供掉舟之用。學生們養了一頭印度老虎做「馬四哥」（Masco），特造了一座價值一萬二千元的四周玻璃，空氣調節的籠給它，每逢到外埠去養足球時，還要用汽車拖它去。還有兩架飛機，供體育部使用。它滾遍全國找覓足球人材，當學期終了時，又用它們把那些入送回去。

胡埃、郎對於魯大這樣注意是有三點原因的：感情的，實際的，復仇的。他從前一向便想進

州立大學去，這是鄉下孩子的美夢。現在他在校內辦公心中自然感到說不出地心滿意足了。每當他在校內出現時，總有一羣崇拜他的男女學生包圍了他。那時他感到最得意的便是對這些學生打報醉話。『好呀，孩子們，』『好呀呀，姑娘們，』『常常在學校商店裏，他叫他們『儘管吃吧——』』『戰談請客，』他又把這所的巴東略斯的州立大學作他的政治活動的廣告牌子，他的高談闊論的鑼聲板，最後一點，便是他可以向紐俄林斯的杜倫大學報復，後者拒絕送他一個名譽學位呢。胡打，即發過誓要使杜倫大學變成一所小小的紅磚牆小學堂。

胡埃，郎的主張是：『男女青年有恐入大學者都來歸我，』但是要容納這一陣陣來到的青年，新校舍仍是不夠用的。正在沒有辦法的時候，胡埃，郎注意到足球場座位下面的空地地方，普通總是開為飲冰室之類的店子他却用來給大學二年級宿的學生用些木頭，水泥和灰泥，便搭成一間狹小的房間，每間住四個人，放兩張雙層木牀。正如有幾個記者所寫的，足球場『座位四千五百，廳堂千五百。』

胡埃，郎購了一所鄉下總會給魯大學生，會所內從更衣室到高爾夫球場樣樣都備。每一個學生都是國王，或者至少是一個網球健將。他叫入建二個游泳池，當工程將竣時他散步經過。『這是最長的游泳池嗎？』不是的，西岸有一個約長十尺，『把他放長吧！』胡埃，郎說。

他建了一間價值百萬金的胡埃，郎野屋，房子裏面設備了藥房，書店，俱樂部，運動員訓練室。優秀的運動員都住在那裏，飲食精美，起居舒適，好像是佳種的牛那樣，後來有人，『當然不是胡埃，郎——』認為這樣子未免招搖，因此這班運動員便遷往一個同樣華麗但較為僻靜的處所。

胡政，那想組織一隊優良球隊去打收柱命的球隊，并且使魯大在國內足球界出出風頭。他發出命令：去收買最好足球人材吧：在油田裏也好，在生學堂也好，在鄉間也好，他自己權督訓練這個球隊。有一晚在華盛頓，一個體育記者在胡埃的室內。胡埃便叫人到舞廳內檢二十二把小椅子來，把它們排列成兩隊足球隊，對他們的朋友說：「你把諾特丹大學的戰法告我。」

魯大賽球獲勝時他喜歡得流起淚，敗了時他便哭起來。他在球場邊走着，高聲助威，「着脚，抓起一把草。有時觀眾忘記了看比賽，都看着胡埃，那比賽球還要好看呢。半場休息時，他便用言語來激勵球員。他答應如果他們打贏一場重要比賽，他要在自己的龐大樓頂上建一座豪華的宿舍。獲得分數的球員，他答應派他去做州政府的議事。杜倫對這樣舉提出抗議時，胡埃輕蔑地說：「杜倫的派頭真小。」

魯那去跟范特皮爾球隊定下日期要在吐納西州的「意斯城」比賽。魯大比賽時，胡埃現沒有幾個魯大學生拿得出車費跟去看。他便把鐵路當局叫來，說如果他們對魯大的青年不表示一點友愛態度，他要把鐵路的附加稅增加十倍。結果到魯意斯城來回車費只收七元。「那一個沒有七塊錢，」告訴我吧。「胡埃把他的旅館房間改成分派處，列隊經過他面前的人都得到七塊錢，跟去看不比賽的共有學生四千八。」

魯魯大限雷氏醫院在巴莊路斯比賽前，胡埃接到報告說馬戲班剛巧要在賽球那天來到，在何杜遊藝之外當天下午還有一場表演，他便打緊電話給那個尚在台撒斯州的馬戲班的班主。他不要期玩耍，星期一晚不許表演。班主這話不聽。胡埃索性爽快對他說：「我以為你一定不喜歡到巴東路斯來的。」「為什麼不喜歡？」你試過把老虎浸入水裏嗎？你有給藥洗浴的浴盆

這樣的大學

嗎？」你是什麼意思？」「老哥，我們魯易斯安那州有一些關於衛生的法律的。照我來解釋，你的每一頭野獸，在踏進魯州州界時，必須先在水裏浸一下。」結果馬戲班這場下午表演終於取消。

胡埃的足球啦啦球隊確是好看：二千名學生軍，二百名軍樂隊員，五十名穿紅着紫的女學生，男籃啦啦隊長。這一隊人的主要人物的胡埃，在隊伍前面，跳着，高叫着。他領着男女學生在對方球隊所在地的大街上遊行，半場休息時他們又在球場內鬧得不亦樂乎，比賽時他們在旁邊走着。

胡埃喜歡音樂，什麼音樂都好，只不要聽「那些唱高調的交響曲」；他愛魯大的銅樂隊，只略遜於他的球隊。他對兩者都同樣熱烈，但在樂隊方面却不受規則所限。他把樂隊人數從一七五人增至二百，又增至二百另十人。一音樂助學金「隨處發給正如他誘勸足球球員的香餌一樣，他派人到別的大學樂隊和學校的附近去物色有中學畢業程度的音樂人材。胡埃常常跟樂隊指揮花上幾小時工夫研究樂譜。「把這八分音符改為十六分吧；這裏要加重一點。」他哼着，唱着曲調，他作了「人人皆王」這一隻曲。他給魯大設了一個音樂院在美國南部可以算得空前；有無數的練習室，八寸具大鋼琴。「你們數數看，」有一次領導客人參觀時，胡埃這樣說過。

魯大的入學人數大增；但是胡埃還要設法使它增加得快些，使它成爲「全國也許是全世界的規模最大學校。」他知道他不能在舊式的宿舍再多容納些學生，可是他想像到一條條街上，建起兵營一般的房子，每座五百呎長，分成許多小間，一個學生住在裏面，可以讀書，還有點睡的地方。「我要在這種房子裏供給他們飲食。」

在胡埃心目中，魯大是他自己的，有一次他爲了酬答足球隊的隊將阿比，密卡爾，要選他做代表巴東路斯的參議員。密卡爾的資格一點也不合；他年未滿二十一，他又不是巴東路斯人，而是密昔西北人。有一個大學生寫了一封信在校刊內發表，說胡埃此舉實在是對民主政體的嘲弄。印好時胡埃先看到一份，他下令把四千份校刊全數銷毀。關於那個編輯，他說：「我要開除他，開除他的一家人。這是我的大學。誰也不能批評我胡埃，卽怎樣使用我的錢。」

然而大體上魯大的學生都是馴良的。有許多的孩子，胡埃看着他們讀畢大學的，已經到了有投票權的年齡，又都是出身有地位的家庭。所以幾百這樣的學生都受到「照料」，既不是領到助學金，也不是因爲他們沒有錢，而且爲了他們的親屬的政治信仰和他們有方法使他人相信他們是政治的「後起之秀。」

當胡埃臨終時，他最後的一句話是：「我不知道我的魯大的孩子們要怎樣了。」可是，胡埃的黨徒一日當政，魯大仍然是立法機關的寵兒，因爲其後幾年間魯大發達得較前更甚。

因爲如果能夠獲得政治上的傑出地位，任何一個學生，未畢業前，便可以獲得州政府的職位，所以學生們爭奪着在學校裏的職位。飛機把大批的競選傳單在校內天空散下來，同時敵黨的宣傳活動却給他們用催淚瓦斯和拳頭驅散了。

胡埃的兒子魯賽，卽年方弱冠却也當起領袖。他想出一個方法，便是特地選出一羣女學生，穿上浴衣，赤露的背上寫上了LIONING（卽字）又免費分送冰淇淋筒和棒糖，誰投票選他都可以享受。別的候選人請了魔術家表演給學校裏的投票人看。有一個啦啦隊長却請了一班黑人擦鞋人免費替人擦鞋。舉行火炬遊行時，還要請演武技的表演，以及女學生跳躍舞庭助興。有一

個「匿名」的候選人自稱做「蒙面怪客」，穿了黑袍和面罩，騎馬在學校內出現了一星期，最後在燈光閃閃中把面罩揭去，原來是一個年紀較長的法科學生。

因為容易獲得的錢隨處皆是，魯大的學生們也拿他們的一份。當黑幕拆穿，胡埃的黨羽詹姆·史密斯校長被控侵佔五十萬元撥款，據說魯大學生半數以上都分到一杯羹的。

然而，胡埃管理的結果，魯大得到一些宏偉的校舍，維持得很考究；教員中倒也有一些有名人物，而且有了這樣的基礎，將來也許是南方宏大的學校之一。

市政按照商業方法管理
竟收到從來未有的效果

美國最佳的郡政府

拙存

Kurt Dezer 原著 原載 National Municipal Review

美國的三〇五三個郡，大多數向它們的市民徵收荒謬的重稅，作為他們服務的代價；投資雖達數百萬元之巨，但是它們的管理這樣地無能，竟不及一間小鎮裏的商店。這原因一方面固然因為管理方法的老式落後，而且政客們涉足其間，支出薪金過巨——同時公眾的麻木不仁，拿出錢來毫無表示。

七年前，佛琴尼亞州的亨里考郡的市民決意把一點常識加進市政管理面去。他們聘了一位有經驗而沒有政治關係的行政官，根據商業的方法來管理行政。現在，他們有的是專家們稱為美國最佳的一個郡政府。

亨里考是美國內採用郡的管理員計劃獲得效果的六個郡之一，雖然有好些別的郡府也採取一些變相的計劃。別的許多郡都不會步了他們的後塵是由於那些根深蒂固的政客們的反對，他們深知如果郡內實行管理員計劃，他們便要完了。

現在，亨里考的稅率雖然較老式的郡府低些，但是它對人民的服務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它們能夠這樣，是由於合併各部門，廢除冗員，用商業的辦法來代替政治的便宜主義。

美國最佳的郡政府

亨里考那幾乎把立區蒙市包圍了但并不包括它——所以不需納稅給市府。它的三萬居民半數以上以務農爲主；農民中有百分之三十是黑人。它的二百四十方哩把立區蒙的郊外圍繞了，共有一二五〇處農田，六條鄉村。它的土壤，人口，富力和工業都是平均的，但它的政府却不是這樣的。

第一，它是根據了一個收支相抵的預算，在七年內，它曾建造了三件自來水工程，把它的警察人數增強而且現代化了，把健康，衛生，經濟和公共工程放在一個有效的基礎上，又把一些紊亂的，多餘的糜費公款的辦事處改組成一個現代的經濟部。它廢除了一種納費制度，以前五位選任的官員每年藉此飽入私囊的款子達三萬三千元，它又減去了薪金支出一萬五千八百元。它曾使一千左右的兒童脫離防火設備不良的學校建築，建築了價值五十萬元的新校舍，增加教員的薪金百分之二十三，其他職員的薪金也提高一成。

然而同時它却減低捐稅又規定償還九十萬元的市政公債，決定每年平均償還三萬七千五百元。它的捐稅徵收率是以地產市價百分之四十五作根據，去年約計每百元徵收四角九分半，同時州稅率爲七角四分，國家稅率達一元一角三，所以一塊值五千元的田地的主人要付二十四元七角五分的稅。郊外居戶的所價值一萬元房屋須付四十九元半的稅，便可以獲得自來水和溝渠的服務，警局和救火會的保護。

以前每年要選舉二十五位政權獨立的官員，每個有自己專用的部門，購買自己的用品，指派自己的代表屬員，培植他自己的私人；現在只要選出七人：律師，事務員，郡長，以及四個監

察人員。這四個人（目前是一個保險掮客，兩個醫生和一個農場管理員）每年人各受薪四百元，每月會議兩次，担任郡董事會的職權。他們決定廣泛的政策，決定稅率 and 薪金數額，推選學校董事會。他們并不涉及工人，辦事員及警察等的職位，也并不兼顧到瑣屑事情，以前這種事情常常借去董事會許多時間。

亨里考的管理員，到今年為止，是由一位瘦長的工程師名叫威廉·F·台伊的人担任。他過去曾担任過史當頓郡的管理員。在亨里考，他的年薪是六千元，每日工作十二小時，不畏懼什麼政治壓力，設法使他的屬員像他那樣辛勤工作。他的最顯著的特點，便是認為公款應用起來應該像任何一個市民用起自己的現款那樣儉省。他又相信，鄉鎮的納稅人如果願意付稅的話，他們應該跟城市中的納稅人那樣，享受良好的學校，道路，警察和救火設備。

台伊就任時并不大舉「清理」他的屬員，他只對他們說：「如果你們是能幹而願意工作，忘記了政治勢力的話，留下來助我把這一團糟理清楚吧。」

現在的職員差不多有半數是以前的。別的都是些隨便指派的非必要職位的人都自己走了。尤其是這班公路人員。

以前，在許多郡裏，公路這一部門最多冗員。其中有些簡直是不好雇用的人，不是年紀太老便是有病不能工作，有些領着每小時一角錢的薪金。他們根本便無工可做。

「築路是一件建築工作，并非慈善機關，」管理員台伊說。他吩咐福利部把應屬他們的公事拿回去負責辦理。公路這一部門雇用的必須是強健有力的人。現在這一百名築路工人每小時的薪金平均從每小時三角至五角。

爲了頭等的道。以前是由四個不同的機關所建築及維持的，這些機關各由一個選出的監督管理。每個入者有他的工人和器具。現在合併爲一個單位，由一位工程師指導。他設有一處修理處專修一切鐵路機器。它又担任修理那三注六輛學後用的團體客車。十輛鋼將車。這道修理工場需款甚鉅。其結果每年可省費用五千磅，而且對公務服務更周。

幾倍前那所當補購了六十畝的農田，用來栽培地土和酒。它挖掘石子，每噸代價是三角二分。這石子的數量可以夠用五十年。以前向外面購買石子每噸需一元二角半。這一項每年所節省的金錢達一萬磅。

亨里考有四百三十哩道路，百分之七十九是路面堅硬的。它築路時並不收購土地，不管地主是怎樣有勢力的人。我們的需要許多新的道路，如許多放棄了的道路。人們是願意把地捐送的。台位對董事們說：在過去五年間，土地所有人送出了足以築成四十三哩新道路的地，並不索代價。

檢約跟政治的便宜主義很少攤手的機會的。一個選出來的官員要他拒絕一個手上有十萬鎊的商人，這很難的。雖然這個商人的價錢賤貴了幾分。亨里考購買用品無論大小都是由一個購買代理人辦理。他是個個指派的官員。他并不關心到選舉票，他只要保自己的職務，他的職務便是用去上的錢盡最多購些東西。去年他在五五六次的謹慎交易中，用去二十五萬元，比較舊日的購買方法爲上百分之六十。

三十三名全日服務人名半日服務的警察。由管理員所指派。每夜二十四小時，駕無線電警車在那郡公路上巡邏。郡長是這警部門的掛名主席。最近提出辭去這個銜頭。現在改聘一位有經驗

的警長，他設立了指紋和鑑定部，並且派他的屬員到聯邦偵查局的學校去學習。

當農夫史密斯前來質問爲什麼他的四十畝田地所付的稅要比另一個農夫。琼斯的四十畝田地所付的多些，經濟部的人員早已把回答預備了。從文件夾中他抽出兩張大卡片，一張是史密斯的田地的，另一張是琼斯的。

在每一張卡片上面繪了一幅他們所有的土地的正確地圖，註明了道路，樹木和土壤的種類等等。每一張卡片上貼了農舍的照片。每一所房子的形式等等都說明得很詳細。這位職員能夠指出史密斯的房子有一間磚石砌成的浴室，一具油爐，堅厚的牆壁，一個蓋了玻璃的洋台——這些優美的設備農夫琼斯的房子都沒有。

他還可以加上一句說：「因爲琼斯有十七畝毫無用處的沼塊，而你的田地，每一寸都是很好的。他的谷倉設於八九四年，臨時會倒塌下來。你的只建造了五年。史密斯先生，跟琼斯先生比較起來，你實在倖運了。」

聽到了這樣的解釋，對方大都表示滿意的，可是如果他不同意，還可以向上訴局提出。

延納稅款事件，從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二減少到去年的百分之十，一部分是由於跟當地銀行合作實行一種「預算計劃」。市民如果覺得不能把稅款一次付出，他只須跟銀行商量，可以分月交付。

一年前經濟部的人員發覺有一些郡府的職員及那些跟郡府有生意交易的人却延納納款。他不願反對，靜靜扣起薪金不發，賬款不付，直到他們答應分期支付。

今年聯邦政府把台伊從亨里考調去，要他負責首都華盛頓的市政。郡府董事會選出二十七歲

任過佛蘭克林鎮的管理員的。可馬赫費繼任。他依照台伊的方法做去，人員都沒有更動。

亨里考的市民喜歡這個計劃。去年選舉時，每一個候選人演說時，對這種依照商業方法來辦理市政都加以推許。他們都知道大家都不願回到往日那個樣子了。

你們的郡府又怎樣呢……？

這個小說裏的人物業餘偵探
現在終於在實生活裏出現了

業餘捕盜公司

冬文

Alan Hund原作。原載 The American Mercury

一九三〇年的某夜，美國紐傑賽州伊里沙白市警局的古斯泰夫，R，史迭芬警目把一位彈道學專家，一位顯微鏡專家，一位攝影專家以及一位紫外線及紅外線的權威邀請到他的家裏。史迭芬斯自己剛讀完了四年的函授學校的化學科。

「我今晚請你們來，」史迭芬斯解釋道。他是爲了一把斧頭。這把斧頭在一個人的家裏發見，這個人會跟一個最近被人兇殺的人發生過口角，斧頭上有紅色的污跡，所以警局方面認爲這個人是兇手。他們費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去搜捕他，後來我把斧頭帶回家裏化驗，發現這污跡并非血跡，而是油漆。這樣地貽誤了許多時間，真兇也許永遠捉不到了。」

史迭芬斯指出當地的警局沒有能力維持一個罪案偵查實驗所。「所以我要有勞到諸位了。我希望你們能把空閒時間，專門的知識和寶貴的器械免費貢獻給任何需要它們的範圍較小的警局。」

幾位客人表示同意。當一下業餘偵探一定很有趣。不久他們便合組了紐傑賽州罪案偵查實驗所，一個沒有利潤的組織。從那時起，這一班人（現在已擴充很大了）跟小城市的警局和郡長們合

作，解決了好些罪案。這種罪案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也許永遠不能解決呢。

起初，沒有誰對於這個由一個函授學校畢業的化學師做主任的罪案偵查實驗室所加以注意。後來伊里沙白的警察在火車站附近逮捕了一個黑人，認為他便是幾星期以來，使令當地居戶感受威脅的那個強盜。這個黑人說他是剛從密西瓦尼亞州的一個鐵礦偷搭載貨火車到此的。

「啊，這樣嗎？」一個探員厲聲說：「那麼你身上這八十七塊錢是從那裏來的？好，你試戴戴這帽子。這頂帽子是那晚由失竊的人家發現的。它跟這個黑人很適合。」

人因為這黑人始終不承認，警局便向罪案偵查實驗室所請求幫助。顯微鏡專家保羅·華爾滋博士便檢視這個犯人的衣服。他報告說這個黑人在伊里沙白遠不會到這等四小時，幾個星期更不用說了。他的衣服和他的鞋子都沒有沾着當地特有的一種紅土的微屑。可是他的衣服鞋子却含有鞋襻礦和錢銀礦碎屑。這兩種礦砂在本密西瓦尼亞州的鐵礦區中最高為豐富。這樣的發現更足證明這個黑人的無辜。還有這點確證：他們在這頂帽子裏發現精條金黃色頭髮，黑色捲曲頭髮一條也沒有。

那時，當地的專事嘲罵的人都不復作聲了。同時史迭芬斯和他的同事們又獲得一班愛研究罪案的人（其中牙醫生、音樂學者、微生物學者，甚至律師也有）幫助他們。美孚油公司答應在附近的化驗室替他們担任化驗工作，并不取費。這班業餘者消磨了許多個晚上替伊里沙白警局化驗試驗，供給照片，為法醫上之用而放大照片，試驗槍彈，鈕扣及別種證物。

某夜在木橋鎮的附近，一間樓下是雜貨店的一層樓的房屋失火。店主佛蘭克·金梯爾跟他的妻子同着在店堂後面，雇主安東尼，命尼夫婦住在二樓，那天晚上跟朋友到紐約去了。

當時在場目睹的有州郡的副執行官詹姆斯·S，懷脫。他注意到火勢漫延迅速。當火熄後，

他們搜查餘燼，發現一片帶有汽油氣味的地氈。懷脫後來又發現俞尼和金梯尼兩人幾星期前都保了巨額火險。

執行官署便把這片地氈送到罪案偵查實驗所去。史迭芬斯警目便把它送到美孚油公司去。這片地氈上的是那種汽油？他問道。幾小時後他不獨知道汽油的牌子，連油的等級也查明了；他知道這片地氈所含的是一種松節油，縱火罪犯最喜歡用的便是這種油。

當局於是向出售這種油的五金店，油漆店，及加油站探詢。在一家店裏，有人告訴他們最近曾有一個五十多歲面皮蒼黑的人，購了四罐五加侖重的這種油。在鄰近一個鎮上的一家漆店，這個樣子的人又購了五加侖的松節油。

探員們暗地追尋金梯爾，有一夜跟他到了一個蒼黑中年人名叫安會尼，披西台里的家裏，這個人原來是金梯爾的岳父。後來查明披西台里就是購買汽油和松節油的人。在梯爾的汽車間找出一條帶了汽油氣味的舊褲子——跟披西台里餅購的牌子相同，這一點證明金梯爾曾幫他的岳父縱火。金梯爾知道抵賴不過，只得招認，說披西台里是此事的主謀。俞尼也是其中一份子。三個被告都受到長期徒刑。

這件縱火案結束後，紐傑賽及紐約及本寧范尼亞之州的警局和郡長們開始把可疑的煙火，汽車，輾斃行人及各種離奇身死的線索送來，託史迭芬斯研究。遠至亞爾哩外，也有火送到，櫃封得緊密的盒子，裏面放了人體的各部分，要講毒藥專家研究。一片片的衣服，偽造的衣櫃，或假預齒，以及化學和醫學的問題紛紛湧到，實驗所由通信方法，把許多小城市的警探永遠不會解決的案子解決了。

這個實驗所現在已經有五十位以上的專家——從醫生和愛克斯光專家到礦物學家和手跡專家。他們有許多雖然遇到困難的案子要長時間工作，晚上和星期日都要工作，但是他們都不受子的實驗所辦理過五百七十件重要案子，解決了的在五百件以上。聯邦偵查局的埃格，胡佛說起這個組織，說過：「它的成就遠勝過警局在他們自己的組織內設立實驗室的企圖——因為警局方面常經費支絀，及平時事務較少，以至缺乏專門化的專家。這個計劃實在是別的城市所應效法的。」

小人物和大名詞

施八存

Shelwood Anderson 原著，讀者文摘特稿

在佛琴尼亞州我的田莊裏有一個人，他在那裏做了十二年農夫。他辛辛苦苦地工作，藉比度日。我每年夏天到那裏居住，冬天便往美國各地旅行。我遇到許多屬於所謂藝人這個階級的人民——如作家，音樂家，詩人，畫家。他們大都對人感到不快。

他們認為文明已經破碎了。我們這一個國家的事情不對，世界其他國家也不對。我想，當然沒有一件是他們的過失。他們說，這是人民的過失，人民實在太愚蠢了。

我想這一切本來都不重要，如果不是因為人民所讀的書籍和文章都是由這班男女所寫作的，所以他們影響及他人的思想。

這些作家，詩人和畫家似乎很匆忙。他們似乎沒有時間跟他們自己這個圈子外的人結交，所以他根據不會瞭解他們自己所埋怨的人民。人民便是一羣衆。他們只這樣一說便是了。

不久前，我跟一位朋友沿着城中一條擠擁的街道走着，他談起自己談了一小時，談起人生對於他是多麼可怕的一個難題。他說，文明已經紊亂了。爲什麼呢？他打起模糊的字眼。「人民太愚蠢了。」他說起「人民」，可是他并不是指那些經過我們身旁的千百人，因為他並沒有覺到他們。他的耳朵裏只是充滿了他自己抱怨的聲音。

我們經過一個青年和一個小女身旁，我聽見她說：「不必擔憂。以前比這個更壞的事情也有。」

呢。我們會渡過難關的。如果事情都是很順利的，我們便不會知道它的好處。我看見他對他笑着。這個男子的愁容消失了，我看見他笑着。

「這些愚昧的羣衆，」我的朋友揮了一下手說。他並沒有見到什麼，只是他腦中所想着的事。

「像牛馬一樣！你怎樣使他們明白呢？」

「我另有一個朋友是一個詩人。有一次我帶他到一個家庭去磨一晚上，他們便是所謂『中等階級』人物。他們見我的朋友是一個詩人，都有點敬畏。好一會大家談話都不很自然。」

一個二十左右的青年來探訪這一家人，他立在那裏等候她，他似乎手足無措，說話聲

音太響，而且胡亂地說着。他這女子出去後，我才知道他們從小便是一對情人，最近女的移愛

一個年紀較大的經營者很好，這的人，他喜歡這孩子。母親說：「她跟這孩子會快樂的。我不願再見到不快樂的事情了。」

「這母親說。後來我才知道這另一個女兒，她跟一個男子要結婚，他忽然神經錯亂起來。她自己

憂傷得幾乎也要神經錯亂。可是她却陪我們一同坐在那裏，她的愛傷，微笑着，談話，想裝出

沒有異樣。」

「她就曾好下的。」她的父親說：「現在她還是感到難過，但她決不會因此自認失敗的。」

當我們告辭後，我的朋友這個詩人問我：「在這樣地無聊的中等階級堆中看到什麼？」

這些便是我們聽到的名詞：「羣衆」、「中等階級」、「資本家」。幾個人在大工廠裏作

工；一個名詞，「羣衆」，使他們變成一律的了。用這個名詞的人們並沒有見到他們臉上的皺痕

；他們并不知道那些見解，問題，情感，使這幾千張臉孔這幾千條生命各不相同。每一個具有他自己的奮鬥和志願。它的悲哀是愉快。

「人民都是愚蠢的。」可是世間本沒有「人民」這回事。却有了個人。他可以被放入這「階級」或那「階級」，但他并不知道。他仍舊是他自己，一個男子或女子，決定他自己的生計，經歷奇特的事情，努力獲取幸福；努力做一個高尚的人。他知道他爲了什麼而奮鬥。他知道很清楚，如果必須的話，他願意爲它而死。這些喜用漂亮名詞而認爲「人民」是無聊的人，從來不會體驗到這種人生的奮鬥。

我曾跟一個婦人談過，他在一家工廠的機器間工作。她的丈夫已經死了；家中有兩個孩子要她贍養。她並不是管理機器的一部機器。她的孩子進學校；她閱他們的課本，這樣地教她自己，她談起她所管理的機器。「這是一件很妙的東西，」她說。「我的兒子知道它是怎樣做成的，他教我呢。將來有一天他要造一部較好的機器。我想這便是美國的理想。它說：『來呀！有事情要做，有些東西要待改良。沒有人阻止你。你們年青的都出去，去學，去工作，使那些東西更好些。』」

她是「羣衆」的一部份。她的生活並不無聊。她的生活是愉快而奇妙的。

我說起在我那裏這個農夫。許多年來他努力要使我這農田的貧瘠土壤改好些。他每年獲得一點進步。這些貧瘠的土壤在他看來是一件有生命的東西，一件有病的東西，要由他來培養復原。他是一個不愛多言的人，但常常說出他心中所想的事情。

常常我覺得聽那些大思想家說話太多了，便到外面去找他。他也許正在榨着牛乳。我跟他談

着，我腦中聽到的堂皇名詞都一掃而空。所有抱怨和懷疑也都不復存留。我聽着他說話時心中想着：「這便是『人民』了。這便是所謂平凡的人物」。我心中深願我的朋友也能旁聽着。這個農夫跟我談起他的生活，他所培沃的土壤，以及那天在田間他想起的一個見解。跟着他談鄰家的人們。那邊這一家的兒子從農業學校回來了，他學到許多新的見解。他的父親故意裝出不相信，因此跟他的兒子爭論起來。可是背了他的兒子，他便對他人說：「你們應該來聽聽我的孩子的談話。」他又談及附近這個青年跟一個城裏的女子結婚；唔，有一天他跌斷了腿不好走路，她便出來做了他的工作，并且好好服侍他。看起來她倒是一個好姑娘。

這個農夫把這一切告訴我。他使我感覺到，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感覺到，每一個人的生命總是一成一個世界。它也許是一個很小的世界，所有的一些事情在別處都不重要；但它是獨特的，它有它自己的色彩。

那便是對那些開口「羣衆」閉口「羣衆」的人的一個答復。這些人口說「羣衆」，却不懂這個名詞的意義。他們沒有看到這個空洞的堂皇名詞的下面到底是什麼，他們沒有看到自己的左右，自己的周圍有的是什麼，沒有看到那些正是「人民」的個人們，看到他們的生活的變化，看到他們的夢想和希望，它們慢慢會實現出來。名詞是死的，空洞的東西；「人民」是不會的知道的，因為人民是有生命的。

（附作者小說） 賽伍特，安特遜本年三月八日死於巴拿馬，時他正在南美旅行。這一篇短文是在他的房內找到，是他用鋼筆書寫的。也許是他最後的遺作。

安特遜十四歲時在奧亥奧離開學校，做一個到處流浪的工人。他担任一家油漆工廠的經

聖時，才開始把中西部的一個小鎮的人民作標本寫作起來。他所作的十多本書中
Winebun, Ohio (一九一九年作) 算是最有名的一本。

中國人在美國

林玄彬

原名：Shake Hands with the Dragon

原著者：Carl Glick

某日黃昏當我轉入唐人街時，我經過一家商店，門前坐着兩個老人。我聽見其中一個用中國話說：『雷鬼佬快呢。』

我便滾下來愉快地鞠躬答說：『你好嗎？朋友？』他們用微笑答我，我想，就是這樣了。

那一晚上，我在一家中國飯店進餐。當我去付賬時，收錢的職員對我說已經有人替我付了。『是誰付的？』我驚異問道。

『就是那邊街上你的兩個朋友，』這個人回答。『他們希望你離開唐人街時不要像你來時那樣匆忙。』

我從來不會這樣。中國人認為匆忙是沒有教化；跟他們一同過了一小時，嚼着香茗，靜靜談着，我覺得眼前的急迫變得不重要，同時一種新的觀點代替了它——中國人的觀點以為明大總會

來的。一種文化已經渡過了幾千年的，即使是二十世紀也會安然渡過的。

美國人看來，中國人總是似乎很奇怪，他們的習慣令人驚奇。但是去認識他們總是值得的。我自從在紐約第二街的教堂所主持的居留地担任體育指導之後，便跟在美國的華人交往多年。跟他們結識是一件很興奮的事情；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

很奇怪的唐人街竟是這樣一個安靜而和平的地方，因為它是曼赫頓區擁擠的一個地方。住在這條街上，一共有八千人。據我們的社會工作者說，在擁擠的住宅區內，罪案最容易滋生。可是在這個地區內，青年犯罪簡直不成問題。最近數年內，只有一個中國兒童被捕。一個警局的警長把這由告訴我：「中國的兒童自幼便受訓誨要尊敬長上和保持家聲。」

我不知道這是否是答案。我去找我的朋友吳滿迪，因為他對我國說過他十歲時他曾因逃學被捕一次。滿迪便提議我去跟他的父親談談，後來在一個下午，我們一同聚首品茗。吳先生是一位尊嚴的老人。他不常發笑，然而他的眼睛裏却帶了一種充滿笑意的眼色。

他對我說：「我的兒子在唐人街是第一名壞孩子。」

滿迪喃喃道：「我舊日的放蕩難道還要常常舊事重提嗎？」

「是的——因為我決不會忘記的，」吳先生答道。「不過他以後決不會再失我的面子了。」

「你怎樣管教他的？」我問。

「很不容易，」吳先生說。「我自己揮汗苦幹，來給他做一個榜樣。我這樣年紀的人本來可以玩一下的，可是我却願意把這犧牲了。但這是值得的。如果我不給他一個榜樣，誰來以身作則呢？」

他對我解釋，美德之中孝道爲首。始則孝敬一己的雙親，次則以同樣態度對自己的同儕。最後便養成自己的品格。

「唐人街中的孩子如果無禮妄動，」吳先生繼續說，「受人指摘的是他的父親。教養他的兒子是他對國家，對鄰人和對自己的第一責任。」

「可如果他太忙或是不願管及呢？」我問道。

「那麼他要失面子了。他的隣人，他的親戚，他的朋友和他的生意上的知交再也不會邀請他到他們家裏，此後也不會有人請他赴宴了。如果他對戚友失去面子，他還是拔槍自裁爲妙。」

「所以我們中國人是很威格的。我兒，你當年被捕時，是怎麼樣的？」吳先生吃吃笑着問道。

「請迪露出羞怯的樣子。」我的父親一連兩個月不跟我說話。他把我的玩具完全拿去了。每天下課後，我是不許離開家裏。我的朋友都譏笑我。我很不開心。」

中國人雖然是這樣嚴格，我却從來沒有聽見過他們虐待兒童。中國人認爲少年和老年是一個最快樂的時候。所以，最初的四年至六年中，一個中國孩子受到人人的疼愛。中國人認爲這個世界是一個苦世界，流淚的時候多過歡笑，所以一個孩子開始走上人生大道時，應該笑嬉嬉才好。從小時教他說是人生是愉快的，那麼，不管有何不幸，他長大成人，勇氣便不會衰減的，那麼到了最後他又獲得平和的生活，而且不會忘記當年的歡樂了。

正如吳先生說：「爲父母的努力使他們的兒女快樂，後來做兒女的，記起自己當年的快樂童年生活，因此便要努力使他們的父母快樂。」

所以對於嬰孩便不會怎樣禁壓。我從沒有聽見一個中國父親對他的幼小兒女說過：『不要這樣。』反之。總是一句肯定的話：『就這樣子吧。』據中國人說，學習的方法是要依照積極的行動。一個孩子剛會走路時，他們這樣子教他。父親自己充當教師。

中國人做父親的，認為辛苦工作一天後，回到家裏跟他的兒女玩耍是最愉快的一件事情。世界上再沒有像中國父親那樣地覺得自傲了。孩子剛會走路時，父親便帶他去探訪朋友。他去世後，有一個兒子承繼家業——這便是他對人生的最後等護。人到老年，有一個好兒子較之存款在銀行裏更為好些。

但是當兒子已經到了六歲時，疼愛便中止了。那時應該訓練他怎樣做人了。此後他終身不能忘記的便是對他的尊長恭敬。甚至在家庭內各人互相稱呼時也要這樣。家庭裏的人從不用大家的名字相呼。却要叫『哥哥』或『弟弟』這樣子。小孩子在一起玩時，年長的總是當首領。玩什麼遊戲也由他決定，排難解紛也要聽從他。如果他這一羣人中，有一個闖了禍，為首的便要引咎負責。

這種對尊長的敬意，養成了服從心，造帶了一個靜穩的家庭生活。家庭中的規矩是嚴格的。從小便要養成堅毅的性情，遇到苦樂都一視同仁的。

如果你向一個中國孩子問他長大時，願意做一個何等樣人，他的回答總是：『做一個像我父親那樣的學者。』因為在中國人的生活裏，學者所佔的地位最高。但是孩子們這個決心并不是爲了求學而去求學，而是爲了晚年可以從書本、詩歌、藝術、音樂各方面享受到樂趣而求學。這樣子常一個人年老退休時，他的生活是豐富的而不是寂寞的。

中國小孩幾乎把整日光陰在學校中過了。他們的知慧測驗平均成績在一一五以上，許多高至一三〇及一四〇。每天下午三時他們從美國的公立學校散學回家後，他們在街頭玩一小時，那時總有一個長輩在旁看着不讓他們有越軌行爲。跟着從四時至七時他們到中國人自己設立的中國學堂讀書。他們在他那裏學到孔孟一道，中國歷史和語文，以及其他科目。

在家裏，晚飯後，父兄們把中國古代英雄，詩人，及哲人的事跡講給他們聽；以及由口頭傳下來的他個這一家過去的光榮。許多是寓言，跟現在的種種問題都有關係。

我以為唐人街的人們生活這樣平和是由於做長輩的能以身作則；因為他小時候受到適當的教養，所以他便用同樣的方法來訓練他的孩子。

有一天吳滿迪打電話給我。他在去年已經畢業大學，現在正助理他的父親的事業。

『我的新婦明天來了，』他對我說。『陪我一同到中央車站去。我想着看看她的容貌如何？』

『你自己也不知道嗎？』我有點莫明其妙便向他問。

『當然不知道。』他說了便掛斷了電話。

第二天我在約定的時間去會滿迪。雖然是冬天，他的額上不免汗珠點點。他躲在人羣裏，時間一點點過去，他越顯出不安起來。突然他不復場促不安了。從火車上走下來一個年長的中國人，跟在後面，相距幾呎遠是一個中國少女。滿迪不由自主地走上去。這個女子對他瞥了一眼，便立刻低頭繼續走路。

『噢！』滿迪說。『我本來不應該這樣子。規矩很不好。家父如果得知一定要發怒了。』

我後來才知道，這并非寫信去買來的新娘。藹迪的結婚已經在教會內排好日子。他選中他的妻子這件事之前是經過長時期的考慮的。

吳先生對我解釋說：『美國人先發生愛情然後結婚。我們中國人却要先結婚——然後相愛，這樣子好得多。比較耐久些。』

我知道中國很少離婚的，可以說是簡直沒有這樣一回事，可是跟一個你從來未交談過一句話的女子結婚！

我問藹迪對此有何感想，他的回答是令人驚訝的。『我的祖父替我的父親選中我的母親。他是在結婚那天才看見她——現在我在這裏。所以這是對的。我的父親有好的判斷力。我相信他，我跟他替我選擇的妻子一定可以和諧終老。』

『替我的兒子找一個跟他最適配的妻子對於我實在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吳先生說。『自己去訪問年青女子和她的父母是於禮不合的。我便聘了一位專門做媒的人——一位王太太，她是四個兒子的母親。我送給她一百元和別的費用，如果婚後第一個育出的是男孩，她還可以多敲我一點錢呢！』

王太太是一個對品格有辨別專長的人，根據了經驗對人的心性瞭解很透徹。她的第一步責任便是把藹迪的一切澈查明白。她分別跟他的朋友，鄰居以及生氣的夥伴和那些不喜歡他人的談起藹迪。最後她對於他的一切都知道。他有許多優良的特點須加以鼓勵。他也有缺點宜設法糾正。

於是她便把藹迪的品格列出一個表格并且要利用古代的陰陽原理來替他選一個妻子。這個原

理很簡單便是要把邁迪所缺少這一半來補足他，使他成爲一個完美的人。譬如女子方面是強的，他便弱的。他便須是弱的，如果她是弱的，他便必須強。因爲邁迪是愛奢華的，王太太便替他找一個簡儉的妻子。邁迪喜歡到外邊遊蕩；他的妻子便須是一位怕羞而愛家居的人。跟邁迪結婚他便會克服她的羞怯心理，同時邁迪也覺得家居生活之可愛，便減少在外間遊蕩。

王太太的經過同樣的細心訪求，終於在波斯頓找到這樣的一個女子。王太太的報告很令吳先生滿意。於是兩家的雙親交換禮物，這件婚事便成立了。邁迪把他自己的照片送給他的未婚妻，她也把自己的贈他一張，除了在車站那裏偷望了一眼之外，他要我在行了婚禮後才真正見到她的面目。

他們是先在邁迪的家中，舉行了婚禮後，然後按照美國法律補行一次美國式的結婚。當然，婚後他仍舊要跟他的父母住在一起，除非到後來人口日繁時，他是不會分居的。

公寓的房間門已經加上一層紅漆。象徵佳運。婚禮定了在正午舉行。客人漸漸來了。邁迪坐在房裏。這房間便是他新婚的房間。他把自己的東西撤了出去的放上了他的妻子的父母送來的傢具：包括一隻紅色的衣櫥，一把紅色椅子和一張紅色的牀。她的衣服都齊齊整整，放在一隻紅漆箱裏。

正午來到又過去了。我們等待了一小時兩小時。邁迪更加發怒了。『她正在顯示她的溫溫有禮。』他低聲說。『夕陽西下前她便會來來的。』

終於有人輕輕敲着門，邁迪并不作聲。可是有人迅速把一根火柴投入門旁一隻放滿乾草的火缸裏。一時火光熊熊起來。房門開了，王太太扶了新娘進來。這個女子是美麗可觀的，穿了黑衫。

和紅緞裙，手上帶了金鑲玉戒，手中握了一把扇子遮着面孔。王太太避開這個火缸，可是新娘却從火爐上面跨過去，這樣子表示她把以前的生活發掉了。她給引進裏面的房裏。邁迪一直低頭對地板望着的，現在放胆上前了。

以後的儀式便是這樣，邁迪分別向他的雙親道謝，虔誠地叩了九個頭，答謝她的父母養育之恩，並且誓言要保守先代的聲譽，爲父母多育孫兒，對親朋要彬彬有禮。跟着他退到另一個房裏。現在輪到新娘行禮了。

禮畢，吳太太便把新娘引入新房內。婚禮算是完畢了。邁迪是一個已婚的人了。衆賓客便向邁迪的雙親道賀，却并不向新夫婦祝賀。

那天晚上的喜筵上，把新婦介紹跟家人朋友相見，大家舉杯向邁迪恭賀，新婦却獨坐在一旁沒有人跟她交談。但是到了午夜她便起立輪流向各桌上的客人舉杯勸茶——這是她第一次款待客人的敬意。我們接受了這杯茶喝了後，把杯子放回盤子裏，隨即放下一個喜封，作爲新婚的賀禮。我想，這個辦法倒不錯。這樣子到底誰給了多少都不知道，這新夫婦用這些錢可以隨便購買他們喜歡的東西了。於是新娘便向每一位客人獻上一顆檳榔，他們當即吃了。這一點表示我們承認她是邁迪的新婦了。我們便又向他的父母恭賀，然後告辭回家。

可是我卻不懂了。邁迪是這樣地跟一個他從來未見過一面的人結婚。他的新婦也是這樣子。他們怎樣，能互相了解和配合呢？後來我放胆，提出此事問吳先生。

他對我很有耐心。他說：「中國人有一句話，『同舟共濟』。我的兒子和他的妻子必須學會互相讓步。這樣可以養成他們的品格。他對她固然要以溫和慈愛爲主，她也要以同樣的慈愛答他。」

我的兒子正在開始一種偉大的冒險事業，他要去發現他的妻子到底怎樣。中國認爲求婚是結婚後才開始，並不像你們習慣的結婚後便中止了。」

邁迪結婚後一年，我在唐人街看見他。他正在推着一輛嬰孩車子，一面把他的小兒子給朋友們看。他傲然說：「你看是什麼？」

我只得相信他的婚事是成功了。

我最愛唐人街的一個時候便是過了午夜時。在那時候我們才見到長輩們——唐人街的領袖，緊守着他的本國習慣的老年中國人。日裏他們在家裏讀書玩畫。可是晚上他便到洋人從來不去的飯店裏去探朋友，他們喝茶以及討論政治和哲學問題。他們穿了舊褲子，寬潤的黑襖，和毛墩的中國拖履。你以爲他們身上不會有一塊錢。然而他們却是唐人街的最富市民。中國人認爲一個人越是有錢，他越是可以穿些粗劣但很舒服的衣服。

在這午夜時刻，他們最大的享樂便是談話。從來不憤慨激昂，總是悠閒無幽默，有時一個人會一口氣說上一小時不停。有時他們的孫兒孫女們走進來坐在我的旁邊，把他們說的話解釋給我聽。有時這些老人跟我談話，有時却不跟我交談。這是沒有關係的。他們現在正在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裏，一個老大中國的世界，爲甚麼別人要干預呢？

天方破曉，他們便踱到路角上的通告板那裏，板上貼了最近接到的新聞，跟着他們不說什麼便回家去了。到了晚上，他們又思量到世事的變化，準備發表適當的意見了。

吳誘迪結婚後不久，吳先生便從他的進口生意退休。加入老人之羣去。現在他終於能夠安然消磨他的晚年歲月，專心揣摩書畫了。他幾十年來孜孜不倦地工作。是爲了這件事。他便開始譯

王維的詩。這是他的『詩詞』。他常常花去一天工夫。翻遍他的中英字典，去找一個適當的字眼來表現原詩的神韻。除了事業和銀行中的存款之外，他很想留下一點學業的成就，將來他所賺來的錢雖然已經用去了，但還有這些東西給他們的會孫們欣賞。如果他這件工作未及完成便已去世，那麼講他日年老退休時便會承繼這件工作。

『自從大學畢業後，曾把書本拋開了一些時候，』吳先生對我說。『現在我又再打開書本，并且對詩人們的知識了解得深切些，因為我自己已經做了半生的人了。我現在可以學我的父親當年那樣做一個學者了。』一個退休的商人正要安享一下可是不知做什麼才好這種情形在中國人裏面是不會有的。所以在美國各地的唐人街裏面，你會看見老人們坐在茶室裏，或是炎夏時坐在門口輕搖着扇子。他們知道簡樸的歡樂是最好的事情。

是二月裏的一個寒冷之夜，是中國新年的大除夕。我們坐在吳蕩迪在唐人街的公寓裏舉行宴會。他的公寓的每一道門口都掛了彩色的燈籠。四千六百年來，中國人的家庭總是在這一晚，團聚的。

酒菜真好啊！流着鮮美的汁的燒鴨。我們狼吞虎嚥，我們行着酒令。我們時時刻刻對着時鐘看着十一但是沒有人提起這條龍。他自從去年這個時候便睡到現在，他的藏匿地方誰也不知道。人們簡直不知道他是否存在！

突然，當時鐘敲着午夜十二時，爆竹聲轟然響起來。甚至吳先也抬頭說：『真是古怪！這樣深夜到底有什麼事？』

我們披上外衣，連忙跑到樓下。人們從屋內擁出來。爆竹的火燄更增加興奮的情緒。『是龍

來了呀！」大家都驚呼起來。

正在這個新年誕生的時候，他從廟裏藏匿的地方出來了。他是一條喜歡戲玩的龍，樣子雖然兇却很愉快，耳朵搖着，嘴巴張開，紅色眼睛閃爍着，長長的尾巴上面釘了閃閃發光的珠寶。在他前面，一個穿了中國古裝的人，揮着一條紅巾，按着鑼鼓聲舞着。兩旁走着的是一班保護的人，他們手中握了刀斧。這條龍由兩人分擔舞動，一個人藏着龍頭，另一個躲在龍尾；別人便候在旁邊來接替他們——他是一刻不許停止的。

舞龍的人一會兒身體向前低俯，便又立起來，兇狠地搖晃着龍頭。他沿着長街走上去，爆竹在他的足旁爆發起來，他一點也不露出畏怯的樣子。他顯然覺得很高興。

除夕晚上他舞得并不久，因為第二天他要從朝至暮的舞一整日呢商店和會館的洋台上懸着一條條紅繩，繩端繫了萵苣和桔子。繫在這些果子近旁的是一個紅紙的小包，裏面包了鈔票。龍看了萵苣。它飢餓了；但是他有禮貌，他要不認不忙。他繼續舞着，跟着，當鑼鼓聲達到聲響最高時，他搖擺了幾下，突然躍上去，把萵苣吞下去了。他旁邊的人便把那個紅紙包放進他掛在身上的那一個箱子裏。這樣子一直到了夜裏，所有的萵苣和桔子都吃光了。龍是飽了，他便回到原來的地方睡了。

這些錢都交給中國慈善聯合會，當地的中國團體的一切改革，辦學校和救濟祖國的款項，都是從這筆款裏提出來。每一個紅紙包裏有多少錢，除了龍自己之外，不會有人知道的。

吳先生告訴我，在中國人看來龍是象徵自然和人生壽的一切好東西。他是象徵人類的創造精神，一個太現實的世界跳出，再度發現他自己的靈魂。他的最後承認自己跟自然萬物是相同的。

因為龍正如自然界，起伏的山峯據他的背；海上的波濤向海岸湧來時，好像一條飢餓的龍。河、流屈曲得跟他那樣。甚至當地震發生時，地也是會怒吼的。火山像火從龍的鼻子裏噴出來。但是他是人類的僕人而不是他們的主人。如果你待他好好地，他便成了你的朋友。所以中國人便舞龍，有趣玩笑吧搖着他的尾，使他成爲一個好玩的和平的動物。

吳先生繼續道：「如果這條龍便是代表自然的一切，我們大家不必害怕。我們出去跟這可怕的東西相會吧。只有不知道的才令我們害怕！我們畏懼而後隱藏着的不知什麼東西。如果我們窺探進這未知的地方去，我們恐懼便消滅了。跟龍握手吧！那便是和平之道。」

當中國人來到美國時，他們把自己從古傳下來的習慣一起帶來。這些習慣在我們的心目中是這樣地奇怪，我們不去設法了解，却抱了不敢相信和恐懼心理退縮了。但是，他們把自己的習慣跟我們的西方文化調換時，形成一種生活之道，解決了我們現在感到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

關於他們怎樣解決社會安全問題這一點，我想還是把探查禮的那件事舉出來當作解釋吧。當一九二〇年左右查禮開了一家生意發達的洗衣店。他工作很勤苦，操着一口洋腔派英語向主顧恭維，果然生意興隆了。

但是到了一九三二年，送來洗的衣服漸漸少下來。查禮看見別人向救濟機關求助。他知道如果他去請求，一定也會獲得救濟的，因為他是在美國土生的。但是他并不這樣，他在自己的洗衣店的窗上掛了一塊牌子，上面寫了：「不再洗衣了。終要回來的。再會吧，對不起。」他把欠賬全付了，便到他的「公所」去。查禮不用去請求救濟；幸得有這些「公所」，美國的一切外國人

中，只有中國人在經濟恐慌期間，無須向政府請求幫助。

查禮請我到他的「公所」去探望他。所內的客廳裏陳設了上等紅木傢具，壁上滿掛了字畫，還有絲繡的風景畫。彩色燈籠使室內帶了溫暖的氣息，綉刻很精的屏風，鑲嵌了金銀枝葉，更增加它的美麗。室中一隅有一個神壇，陳着他們的安神。神像樣子忠實而慈祥，安祥的臉上帶了一個神祕的笑容，似乎很聰明，什麼問題都能夠回答。他們告訴我這便是他們孫家的始祖。

在另一角上，在廚房門口近旁，便是全室內最不相稱的一點：那是一袋子的米。它裏面放了一百磅白米，從來不會空的。查禮覺得餓了，他可以隨便取食。

「這是我們這一姓的公所，」查禮說。「我出世的第一天，便是公所的一份子了。我的父親和祖父都是如此。我的族兄弟也是如此。」

這些族兄弟并不一定是有血統關係的親屬，他們不過是同姓罷了，正如姓史密斯的人互相以兄弟相稱，并且同樣史密斯這一族。

在中國，大約只有二百家不同的族，在美國的大約有六十，每一個城市中如聚有唐人街的，每一個氏族便會有他們的會所。你們的洗衣工人也計到那裏去消磨星期日的。跟他的朋友飲宴，玩玩麻將，靜靜地享受着他一星期中沒有享到的一點樂趣。

自從查禮學會走路時起，正如他的父親和祖父那樣，每年付十二元給他的孫姓公所。公所內的人都是一樣的，不管他是富有的進口商或是一個小小的洗衣工人。這筆錢儲存起來，由族中長輩管理以幫助境况困難的族兄弟。如果一個人族中人死了沒有遺下多少錢，公所便好好營葬他；如果婦孺沒有兒子，公所便養她一生。

「如果一個人付不出這十二元的年費呢？我向查禮問。」

他指着一塊通告板，上面貼了長條的紙紙，紙上寫着中國字。而那邊懸着的便是我所欠的債。如果我死了後還未清還，我的兒子最近的親戚便替我付，要等到我這條紅紙從那裏撕下了才成。

查禮不久便在他的一位族兄弟那裏獲得一個職位——供他膳宿之外，每星期給他幾元錢。

當中國人初在美屬殖民地時有幾個人款較多，做起事情便專攬起來。他看見加州的人怎樣組織「民團」來鎮壓騷亂，中國人便也組織一個類似的機關來主持正義，他們組織了第一個「堂」。它是由幾個較小而受到壓迫的家族聯合起來，正如「民團」那樣，他們跟惡勢力爭鬥所採方法未免厲害些。他們的除惡成績很好，不過「堂」從此得到惡名。現在，只有一箇中國人被刺死，報紙上便立刻喧嚷起來：「堂鬥又起了！」

現在，我們的現代化的唐人街裏的各個「堂」實際上等於我們的一些以服務為主的總會。它們包括一些商人，因為互和利益關係便聯合起來。它們也有總部，全國的辦事員和他們自己的慈善機關。堂鬥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同族中如有爭執便由公所來處理。不同族的人發生爭執時，便在一堂與助俱樂部內解決。有些事端從前總要引起流血的，現在要交給慈善聯合會辦理，由唐人街各組織中的長輩來評判，他們具有至高權力。

我聽到一件事，可以表明現在的「堂」鬥是怎樣。事實是這樣的：最近有兩個中國人發生爭執，相方互助毆毀之外，還動手打起來。這兩個打架的人立刻被押到「堂」的俱樂部去，這件事要公開解決。

兩人因為在公共場所打架，所以都受罰。但是先動手的人罰得重些。他是真正犯罪的人。

「你的父親怎麼樣？」他們這樣問他。「他可是學問不夠，不能好好教教你好好用你的言語嗎？難道你是那麼無理可辯，這樣地不懂詩意語句的妙處，以至非動武不可嗎？」

中國人十九世紀末來到美國的，都不願過美國人的生活。他們記得一八八〇加州的排斥異族的暴動，因此他們對我們的採取不納主義，繼續像他們的祖宗在中國所過的那樣。

現在青年的美藉中國人的眼光是不同了。他們生在美國，畢業於美國的大中學校。他們正跟別的「外國人」那樣是美國人。但是他們常常提出一個問題：「除了飯店和洗衣店之外，我們能夠找到什麼別的職位嗎？」因為我們美國的事業都是不容納他們的。

如果我是一個美國雇主，我一定要雇用一個中國青年。我知道我對於自己的商店一定會發現更大的愉快和興趣。只要想像一下一個中國職員在辦公室裏是怎樣的；他是怎樣地鎮靜去應付意外的事情；他是怎樣地敏捷和講去撞走一個討厭的客人；他的行為又是怎樣地誠實而忠心。

在美國的中國人對於總有一天為人了解和容納這一點並沒有失望。他們組織學術研究會，聘請演講人指示他們青年未來的新世界中有的是什麼問題，他們都是有耐心的。

「我們願意居留在美國，」他們說。「我們願意成為這個民主國家的一部份，跟別的來到這裏尋求自由的人們有同樣發展的機會。」

一九四〇年這個十月裏，當美國的青年（包括一切美國人和移民）都要登記聽候抽調入伍，紐約唐人街的公立學校內的登記委員見到一件令他們驚訝的事情。當那些委員早上六點鐘來到辦公的方地時，他們看見一千多名的美藉中國青年分四行的列隊立在那裏。他們從市內各地來到集

在一起的。

我問吳滿迪他們爲什麼要這樣，他微笑說：「這是一個祕密。我要大家看看我們中國人是我們準備我們的職責我們是美國公民——我們在這裏投票，我們生在民這裏。我們青年不特想對我們的長輩，并且對美國人民證明我們都願意盡我們的一分量，使民主政體能夠成功。」

讀者文摘月刊

一七三

讀者文摘

★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初版 ★

定價每冊國幣五元五角

著者

美國讀者文摘社

譯者

羅辦臣出版部

發行者

羅辦臣書報部

重慶第一模範市場七號

印刷者

重慶福利印刷所

地址：重慶會家岩五八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Readers Digest

8143610

“An article a day”

OF ENDURING

SIGNIFICANCE IN CONDENSED PERMANENT POKKLET FORM

\$6.00